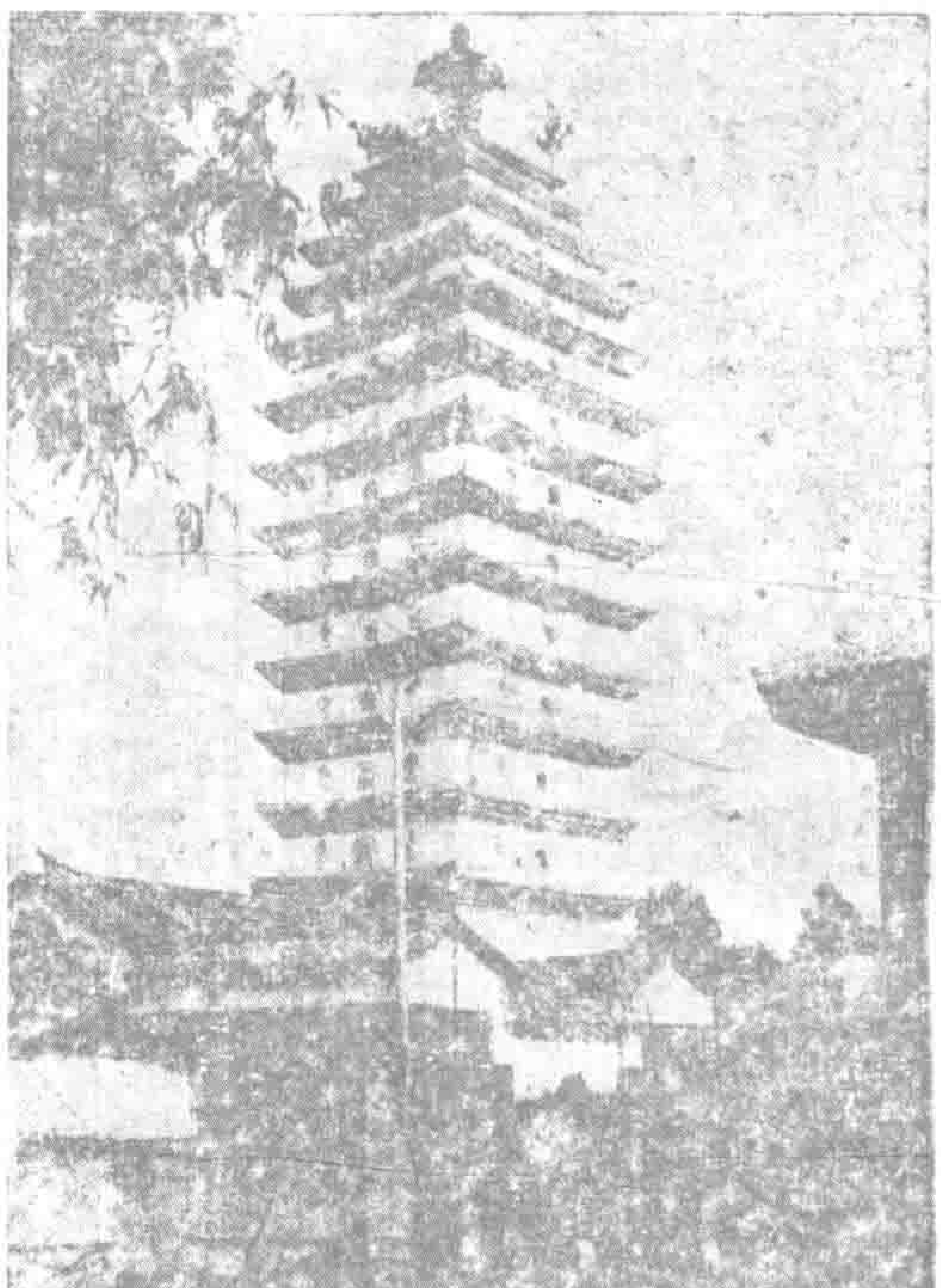
旅行雜誌



昆明東寺塔（元代[illegible]）

陳其英攝

民國三十三年四月

第十八卷 第四期

桂林出版

CHINA TRAVELER

Vol. 18 No. 4 April 1944

Published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KWEILIN, CHINA

海商業儲蓄銀行

◆民國四年創立◆

內地分支行處

重慶　成都　華西壩

宜賓　樂山　自流井

五通橋　萬縣　西安

桂林分行：中北路祉祥巷二號【電話】二〇五〇　二〇五一號

寶雞　貴陽　昆明

衡陽　沅陵　吉安

屯溪　梧州

經營各種存款放款匯兌儲蓄業務如蒙惠顧竭誠歡迎

堪稱西藥總匯之

桂林 中國大藥房

總店 中北路 電話 二八八七

支店 東旭路（中正大橋東境） 電話 三〇〇三

營業項目

中外著名成藥

化學藥品 藥典製劑

工業化學試驗標準藥品，器具

顯微鏡•色素，用具

醫療器械及軍用衛生材料

製造化粧品，糖菓用各種香料及香汁

另設配方部：專配各國醫師處方 精確穩妥

支店特設診室：敦請註冊醫師應診

電話購貨 隨接隨送 據方送藥 迅速便利

貨質精良 定價低廉 服務週到

如蒙賜顧 無任歡迎

桂林中國大藥房總店謹啓

電報掛號 五六七三

民國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介紹中國名勝　發展旅行事業

第十八卷第四期目錄

旅遊中的道德問題……唐渭濱……五
天南偶拾……王　偉……八
弋陽圭峯紀遊……劉翼青……一七
梓潼名勝記……李致剛……三九
東南西北（滬渝紀程之二）……慶　修……一五
北盤紀行……傅南華……四六
河西……周耀平……五七
粵漢沿綫的溫泉……陳其英……六八
海南島之黎苗……胡　兒……七五
勾漏紀遊……高雁雲……七一

民國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闡揚中國名勝
發展旅行事業

醴陵的勝景……徐蔭祥……九四
雨……劉平格……八八
阿爾卑斯山……姜蘊剛……九〇
宜賓市况一瞥……李恭楨……五四
憶惠陽……葉喜林……三七
北征（一）……劉平格……九九

雜俎

路毀鞋，鞋亦毀路……大中……七
青山綠水……大中……一四
莫把通衢當客廳……大中……五三
不好意思……仁譯……三五
慰勞珍聞……仁譯……四五
昆明鱗爪……繩祖……六七
交通參考資料……一一四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三十日出版

廣西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各廠產品質料精良式樣新穎零沽批發價格相宜訂購定製交貨敏捷如蒙光顧請向本公司採銷部或各營業處接洽

出品

純淨白糖　仕敏土

陶瓷器皿　玻璃儀器

足力酒精　皮革用具

各種機器　各式書表

總辦事處

桂林：鳳北路四十號

電話
董事會二一四八
總經理室二八五三、
總機 二七六四 二九八〇

長途電話：二一四八

電報掛號：〇一二〇

營業處

桂林：中南路六十九號

梧州：九坊路一四一號

柳州：培新路二十八號

南寧：興寧路　號

旅遊中的道德問題

唐渭濱

道德的起源，實由於社會之接觸。有接觸乃有彼此之分際，相與對立。如何使彼此各保持其應有之分際，不相侵越，以免其損人利己；如何使彼此各貢獻其應有職責，共同合作，以期其兩相為利，於是有道德之需要。道德之所以維持社會秩序而減少人類衝突，其宗旨與法律相同，但法律重在制裁已然，而道德重在感化未然；法律之制裁偏於他動，而道德之制裁偏於自動，前者比後者為消極，而後者比前者為積極；前者治標，後者治本，故道德比於法律尤為重要。司馬遷謂：「法律者，治之具，而非澄清政治之源也。」這個意思，就是說法律屬於扶植道德之一種手段，道德乃為政治教化之最後目的。社會接觸的範圍愈廣，程度愈高，種類愈繁，所需要的道德亦隨之而愈為重要而複雜，同時道德愈益發展，社會相互之間乃克互相尊敬，互相親愛，互相摹仿傳習，互相協助合作，政治法律經濟教化種種作用，乃克與道德互相配合，以堅強羣體之結構，以增加羣體之本能，人類社會乃日趨於進化。

人類愈進化，社會組織亦愈趨於繁重複雜，其接觸亦愈形成為多方面的。初民先有家族及婚媾之接觸，繼而擴充為部族，繼而擴充為民族國家，最後乃進於世界人類之大接觸。世界大同之現代，往古所謂老死不相往來之部落組織，雖欲蟄居荒僻閉關自守而不可得。此時之人類不僅有家庭組織，宗教信仰組織，更有政治組織，學術組織，生計產業組織，以及社會各項組織，因此一身恆兼有多方面的接觸，交互綜錯，經緯萬端，不惟國內之民衆結合，愈以密切，即在國際之人事關係，亦日見接近，此不能不說是現代人文之一大進步。但是家庭，教會，政治，學校，產業，教會等等組織，大都由固定之組織分子，於固定區域之中，經營其固定之作業；其平時所接觸，仍多限於本身分子之相互間，而罕能擴展於本身以外，以與外界相接觸。此項接觸範圍較為狹隘，性質較為簡單，殆可謂為靜態的；如其各項社會組織，向外接觸，或於同類組織之相互間，例如學校與學校互相參觀，工場與工場互相比賽；或於非同類之相互間，例如學校與工場互相參觀比賽，甲區與乙區互相訪問見習，是即由靜態而入於動態，其接觸之範圍，愈繁雜而擴大，又遠過於靜態之時期，因此，其所需要之道德，比於靜態時期，亦必特別加重，而且增高。

上述動態的接觸，雖不限於旅行與游歷，而旅行與游歷，要必於此中佔有重要地位。旅行游歷之目的，雖有考察政治，研究學術，經營事業，傳布宗教以及純粹旅遊性質種種不同，而其為廣汎的社會接觸則一。當其未進至此項廣汎的社會接觸以前，其耳目所

閡，常囿於社會單位之本身以內，同處日久，感情已洽，性情相習，隔閡自少；一旦進於旅行游歷之途中，其同舟同車同廂之人物，除却本身團體以外，又參有若干面目生疏語言隔閡之新人物，在此新環境之接觸中，可以發生好感，亦可以發生惡感，可以傳習美德，亦可以傳習惡德；而且此項廣汎接觸之新人物，新環境，又隨其旅程之進度而逐日有所變更，故其傳染感化之效力，無論物質方面，精神方面，好的方面，壞的方面，皆屬異常廣汎，迥非靜態接觸所能比擬。例如新生活運動，當其施行於一校一廠一機關一團體之時，其效力只及於某校某廠某機關某團體，比及進入動態的接觸，於是既往所施行於某校某廠某機關某團體之新生活運動，乃克推廣於同車同舟同廂之廣汎的社會，其效率之廣汎，不言而喻；但是惡德惡習之傳染，亦有同樣效力，而且惡德惡習之傳染，比於美德美習，更易且速，歷來有若干流行病以及惡德惡習，其初先流行於某一地方者，其後由於旅遊之媒介，竟至擴充於全世界之各方各隅。故動態社會接觸中之道德問題，比諸靜態的社會接觸，更爲重要。現在有若干小販，每每利用此項動態之社會接觸，以宣傳其廣告，此輩在火車輪船中宣傳一次，比其在一村鎮之挨戶訪問，效力爲大，然則負有宣揚教化之責任而以傳布道德爲職務者，又焉能輕輕放過此一機會？

動態社會接觸中的敎化工作，亦自有其困難之點；一者分子複雜，程度參差，因而示範爲難，仿行亦大不易；二者當事人與環境之配合，逐日變更，縱有極清潔而整齊之旅館設備，經不起少數惡客之一度破壞；縱令旅客行李清潔，經不起一度之汚穢傳染；三者旅途中之環境設備，精粗不一，既非家居之秩序有常者可比，而且奔波疲倦，縱令平日極有生活紀律之人，此時亦難免不有所厭煩怠倦；四者對於旅客之敎化工作，每苦時間太短，不免一暴十寒」，平時之學校訓練，部隊訓練，經過累月之長期管敎，加以同班之互相維繫，一旦散入大羣社會之中，尚且不免爲洪爐所鎔化，何況旅途中之一曝十寒，勢難持久。因此種種，動態社會接觸中之道德，比於靜態中更難維持，但是惟其如此，亦更有維持之必要。

我國通都大邑火車輪船，關於旅游中之道德宣傳以及設備，近年已在逐步改良之中，類如乘客不可妨碍他人，不可任意吐痰，以及恪守秩序等等標語，未嘗不收有若干效驗，所惜文盲太多，雖有標語不能認識，而識字之人，亦不甚注意及此，或且視爲小節，無關重輕，因此守紀律者恆少而不守紀律者反多。推求其所以然，我國向以家庭爲單位，敎育子弟則尚私[illegible]，保護家園則雇鏢客，即在交通工具之車馬，亦多出於少數人之單獨行動，故其習慣行動觀念理解，恆與大多數集合之團體行動不同，以至大規模之合資生產，集體農場，合作事業，團體行動，頗不易於發展。新式團體行動之較爲發展者，仍不得不推學校及交通事業中之鐵路輪船，爲富有

社會結合團體行動之意味。但多數國民，既未在其他各項組織中，養成共同生活團體行動之習慣，一旦加入新式交通工具之中，彼仍守其單獨行動之固有觀念，任意行動，不守規律，亦不足怪。其實旅游中之道德，並不具有如何深文與義，令人費解，例如不可赤身露體，有礙觀瞻；不可狂呼亂坐，妨礙他人；不可亂擲香烟頭及果皮等類；不可攜帶汚穢物品；不可無票乘車；不可夾帶私貨；不可汚辱勝地，不可損害古蹟等等，要而言之，奉公守法，以己度人，在人情法理之中，均屬極其平凡，極易了解之事項，凡屬具有常識之人，但令酌理準情，據衷自衍，縱無戒教規箴，亦知所以自處之道。陪都之交通車站自經去秋改良之後，折去木柵，乘客循序上車，一洗既往之惡習，可見旅遊道德，並非難知，要在力行；而欲希望大多數人之身體力行，一方需要各個人之反躬自省，同時又需要社會之互相提倡。最好在車站碼頭火車輪船各交通衝要處所，於警告標語之外，並由交通機構之員工，相機爲旅客擇要申說，並獎勵旅客作同樣之義務宣傳，如其遇有不正當之語言行動，尤應不客氣的予以忠告。如此在社會的共同監督之下，人人皆具有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感想，易於提醒其反躬自省之觀念，比諸一二憲兵警察之監視，似乎更爲有效。

作者承乏於旅游事業已二十年，於旅游之甘苦見聞較多，深有感於旅游中之道德問題至爲重要，如其不能及時改良增進，小則增加旅客之危險，大則妨礙社會之秩序，耗財費時，公私均有不利，因此不辭譾陋，聊述所懷，以就正於國人。

路毀鞋，鞋亦毀路

大中

優良的道路，鞋不毀路，路亦不毀鞋；粗惡的道路，適與相反。

優良的道路，既平且堅，雖經雨雪浸潤冲刷，并不存水，路面亦少變化；所以車輛照常行駛，少有妨碍。粗惡的道路，路面根本便不平正，而且質地鬆軟，一經雨的冲刷，雪的浸潤，質地愈形鬆軟，一經車輛脚踏，凹凸愈甚，路面因此積水愈多，再加上多數行人輪番不息的輾踏工作，不但土路化爲泥塗；而且車道上的爛汚泥，又經行人携帶以傳布於磚石築成的人行道上，以致無論石路土路，概成泥塗；如膠漆之具足黏性，吸引人足，使泥足難於自拔；縱使着有上好皮鞋，幾經水浸泥汚之後，亦不免於綫斷底脫，布鞋更不用說！

雖有人說優良的道路工程浩大，化錢又多；這亦不必盡然。舊式的石板路，化錢不多，亦還不至於像馬路那樣泥濘難行。

天南偶拾

王偉

賣花人是可感的

初到昆明，就賃居於近日樓附近，此時最使我引起注意的，「金馬」「碧雞」兩牌坊以外，就是花市。

花以朝爲市，當晨曦初上的時候，近日樓下面就來了賣花的女人，漸漸地跟着旭日吐艶，也噴出各種各樣的芬芳，粗枝大葉的，細巧玲瓏的，該有花有葉的，該以葉勝花，該有花無葉的，賣花人小心翼翼地把她修剪整理，把她重新打扮，要弄得比長在枝頭還好看還引人。

買花的人和看花的人都跟着花來了，有步行而來，也有坐車而來，有專誠來買也有順便走過買一枝二枝看一看聞一聞的，大概到了日將午，花市已闌珊了，賣花的提着空筐緩緩回家，祇有落英匝地餘香繚繞於近日樓畔。

花市之花，係圍近日樓下的近日公園而陳設的，園中有噴水池，池也有花木，不過那花木是種植在地上而不是採折在筐中的，宜看不宜買。如果節近端陽那公園內陳列鉅大名貴的花木，如珠蘭，白蘭，建蘭，等等，其軀幹之高大，枝葉之茂，花之盛，爲我們江南人所少見，不過這些花，但也能看不能買的，大約係名門大戶拿出供大家玩賞玩賞的，可惜這種群芳會僅僅我到昆明的第一年看到一次，以後的幾年端陽就不見，不知是否花已凋零，還是不肯拿出來給大家共賞？

說起花市之花，實厭太繁太艶太馥郁，不如看到一枝二枝，或偶然聞到一陣幽香來得玄妙。譬如觀梅，太有名太盛的地方，我倒不大喜歡，反不如深谷絕巖間有一枝挺秀着花不多爲佳；可是花既爲市，與賞花看花自然不是一會事。

花市以利爲目的，買花的有以送人情爲目的，有以供神爲目的，有以供人看爲目的，有以自賞爲目的，其目的各不相同，遂各異其趣。但賣花的人總是可感的，也如縫衣人，無論送人、供神或自賞，都能給予心靈上的安慰。

萬千壯士振臂疾呼

仙人掌在江南視爲一種可珍的植物，種在小小的磁花盆中，不肯長大，經幾年的培植，也不過如四五歲小孩手掌大小的一塊，青青的長出幾顆刺，當於書齋中當盆景，既不會開花又不會抽枝放葉，不過以其不易長大且稀少而名稱也不俗，於是寶貴起來。

一到雲南，小小的仙人掌長大了。四埂荒野，山巖亂石間隨處

皆有，甚至牆頭屋簷也會叢生，其掌之大之多，恐會使江南人不信，不但大而多而且還開花，黃黃的小花生在綠色多刺的掌尖，頗好看。看到這種仙人掌，似乎確有一種力量，你看一隻隻巨大的帶刺的手掌，挺拔的向天而舉，是不是雄壯，是不是有堅强的力量？我常在山上散步，瞭望一排排高舉的仙人掌，心裡總覺得非常興奮，好像有萬千壯士振臂疾呼，引吭高歌。

本地人到七八月間，多將仙人掌掛一隻或二隻於門上，據說用以驅鬼避邪的，這辦法很好，以此有力的巨靈之掌，打擊鬼怪，一定比張天師還厲害，僅僅以仙人掌三個字的大名來鎮壓鬼怪，恐也綽綽有餘的。

仙人掌開了花，還會結果，結的果青色，可食，味甘如蜜。

松針

松針常綠而清香，我們用以蒸包子，蒸肉，薰魚，蓋茶棚等等，但昆明還有一種特別的用處，為他處所未見。

每到除夕，家家戶戶都用松針滿舖堂上，一家男女老幼都席地而坐，在地上吃年飯，飯後也坐在地上守歲到天明。過了年，自元旦起至初五日止，每頓飯都在地上吃，甚至有在地上吃飯一連吃十天二十天的，據說這裏面有一段民族史話：

若干年以前，居昆明的漢人，實在受不了滿人的壓迫了，於是大家約定在除夕的那一天，將到家裏來騷擾的滿人殺死，但殺死後官兵一定知道，要來搜查，屍首雖已設法移去，可是堂上的血跡，一時不及洗掉，情急智生，趕快將松針滿舖，掩蓋血跡，後來每年到了除夕，就用松針來舖地，人就圍坐在地上吃年飯，成了風俗。

平常遇到婚喪喜慶，也有用松針舖地的，既青香，又軟滑，好似地毯，化錢甚省而效用甚大。

松為歲寒三友之一，終年常綠，四時不凋，其忠貞的精神，值得欽仰的，我們用松針來舖地，來裝飾一番，也覺得很有意義，所以我看到有松針舖地的場所，總喜歡在上面多走幾回，腳底下軟綿綿滑溜溜，又彷彿踽行於深山大松林之下一般地清幽。

如果坐在松棚底下，慢慢地喝一杯茶，剛巧茶客稀少，也沒有嘈雜聲，偶然會有一二根青青的松針落在杯中，輕輕浮在綠色的水面，會觸發你無限瀟灑的心情。

文明街

夜有點寂寞，有點可怕，更有點神秘的，但這條街不怕夜，不怕寂寞，不怕神秘，一到了夜，就漸漸活躍起來，燦爛起來，你需要什麼有什麼，用的看的吃的，有數十萬元的骨董書畫，也有半文不值的廢銅爛鐵，磨肩接踵的都是賣買人，想以市面上看不起的代價，添置些所需的，也有人情願收令人意想不到的少數錢，割愛他手

所拿的衣物；但有的果然以少數的代價買到一件很滿意的東西，可是同時失落了比新買到的價值貴十倍乃至百倍的東西。

一個龍鍾的老人，或一個襤褸的青年，手裡提着半條棉絮一頂舊呢帽，或一雙破皮鞋，站在黑暗中，低低地用顫抖的聲音想得到一點代價，他們不敢在電燈光下露面，好像怕人見了他，又怕人見了東西；好像這東西是自己的，又好像是別人的，因為想買東西的人，有的要買清白貨，有的要買不清白貨，所以叫他們裝成什麼樣子好呢？要迎合他又要迎合他。

學生們也會跑到這裏來，因為此地有別的地方買不到的書，如果假期完了，初初開學，書局裏的教科書還沒有到，此地也許可以買到舊的，手頭不寬裕的學生們當然想在這裏找一些廉價的書來讀讀。

到此地來買東西的人，都應該帶來一雙如鷹的眼，如猿的臂，如螞蟻的耐心，否則一定要失敗，你要知道這五花八門陳列的東西，一半兒是真，一半兒是假，此外還要蒙上一層「夜」。

細磨細琢的東西

走盡文明街，再過去的那一條街，是專賣象牙的，如果文明街稱之曰「百貨街」，那末這條街可以稱之曰「象牙之街」。

到昆明來的人，差不多都想買一點象牙，至少一顆圖章；買象牙的多跑到這條街來，街雖狹小，舖面也破陋，而進進出出卻多是衣冠楚楚的人，這些人想買點細磨細琢的東西。做細磨細琢東西的人低着頭，帶起老花眼鏡，運用他多年的匠心，想買的人跑進店裏去，他就捧出一大堆他的藝術結晶，任你選擇欣賞，如厭他不夠精緻，他會取出鑰匙，開開小箱子，再取出一包來，第二次取出來的雕刻似乎確比第一次拿出來的來得精細，牙色也比較瑩潔，如果看你的神色還不十分中意，他再會從一個小紅木盒中拿出一方圖章，並輕輕地說：「先生，這是最好最好的，象牙心！」第三次拿出來的又比第二次的淨潔，微微帶點紅色，上面所雕的一個獅子確很玲瓏，買象牙的人就選中這方買去了。交易成就，買主走了之後，帶老花眼鏡的又從第二次拿出來的小箱子內選一方，置在小小紅木盒中，等第二個買主來時，再獻出他的至寶。

賣象牙的人一天到晚低着頭靜心做他的藝術工夫，買象牙的人也緩緩在此徘徊，在此欣賞，有很多賣象牙的店，也有很多買象牙的人，這條街既可稱之為「象牙之街」，也可稱之為「藝術之宮。」

敵人有一次轟炸昆明時，炸彈落及這「藝術之宮」，本來兩行不堅固的陋室，被炸得七零八落，寧靜之氛圍被打破了。

一般人以為象牙產在雲南，其實象牙產在緬甸，現在緬甸已淪陷於敵，象牙都被魔爪攫去了，緬甸不獨有象牙，還有其他可珍

可貴的東西，敵人因爲覬覦她的所有佔據了她，「象以齒焚身，」緬甸也因她的蘊藏與地勢關係而遭了殃。

這條象牙之街，自緬甸淪落後就冷落了，象牙不能由緬甸運到昆明，這班帶老花眼鏡的人雖有細磨細琢的本領，也無所施其技，祇有天天盼望着收復緬甸，等到滇緬大道重開時，再開開藝術之宮的門吧！

突不破的門

有蔡松坡先生在雲南起義護國的歷史，於是昆明有一座護國門，一條護國路。

護國路在昆明城之東南，爲全昆明最寬闊之路。昆明的街道，從前都是小方石砌成的，這條路也是石砌成的，中間有一座護國門，很雄偉，建築不同於「金馬」「碧鷄」兩牌坊。牌坊製以木，而護國門用銅鐵鑄成和近日樓不同在一路而同一方向，本地人稱近日樓爲大南門，護國路爲小南門。

護國門前，已大成爲一個小小商場，賣的東西，除香烟糖果外，最多的是肥皂有見成堆成箱的肥皂我走過時常常起一種感想：凡是經過護國門的人應該自己反省一下，我底面我底心有污點嗎？如果有污點的話，在此買一塊肥皂去，去洗一洗面，洗一洗心。

敵人攫去了海防又佔據了緬甸逼到我們的國境雲南就扭負起拒敵於國門之外的重任，我們「護國之門」屹然豎立着，敵人休想再進逼一步，此不是戰壕，不是什麼防綫，是護國之門！戰壕防線都可用砲火突破，而「護國之門」無論如何堅强的兵力無法攻破的。斯巴達有名言曰：「以石爲城，何如以人爲城」所以這座「護國之門」，看看是用銅鐵建築的，其實不是銅鐵，也不是磚石，是四萬萬五千萬人的心鑄成的，這許許多多人的心，用砲火能攻得破嗎？

淺淺斟慢慢嘗

到昆明以西去作客，主人陪你坐在火盆傍（除夏季外，火盆經常生着火）用一隻小小土製的杯，放進半杯茶葉，置水，擱在火盆傍，然後同你慢慢閒談，一會兒，這杯裏的水沸起來，主人不理牠，繼續和你談話，五分鐘，十分鐘過去了，眼看得杯裏的水乾下去，水已變成凝褐色，主人仍然不理，等到杯裏的水快成枯黑色的時候，那末主人把這隻杯慢慢的拿起來，將茶汁傾入另一隻小磁杯中，對上少許開水，恭敬地端給你喝，喝下去覺得有點焦而苦的氣味，後來微微有一點香——這種茶叫做烤茶，用以敬客，用以自遣。

當一個風雨的寒夜，主客們在斗室圍坐火盆，談天說地，任這小杯的茶汁在火邊煎熬，偶而提起來倒一點喝喝，讓濃郁的香苦味停留在舌尖喉頭，其味別於喝一杯龍井或一口咖啡，可以說到

深夜，喝到深夜而不散，不過喝多了有時會苦得使人難受。

因爲是烤茶，所以不能滿杯滿碗的狂飲，即使客人多，主人會托着一只茶盤，盤一隻隻小茶杯，杯裏祇有淺淺的一小口茶水，一個人一杯傳遞過來，如果杯裡斟得滿滿的，反爲不敬，倘想狂飲的客人，對這一小杯中的一點茶汁，祇有苦笑。

據主人說：喜歡牛飲的人就不配吃烤茶，烤茶雖少而其解渴的成份等於滿杯滿碗，慢慢地慢慢地喝，自然口舌生津，但我總獻其味太苦，寧願多加半杯開水，大口喝下去，大約還沒有懂得此中三昧的緣故吧？

玉石俱焚

我們稱之爲翡翠的東西，雲南人稱之爲玉石。這玉石二字，似嫌太籠統，些玉石並不一定指翡翠，但你細一想，也對，因爲翡翠總究是石裏面的一塊玉。

這種玉石產在騰衝過去的密支那以西的一帶，那裏專以採玉石爲生的人很多，也有大規模組織的公司，終年經營其事。

玉的外面是包着普通的石頭，外行人是看不出來的，內行人就能知道裏面有沒有玉，但玉的好壞不得而知，有本領有眼光的人就能辨出裏面的玉質，如何光澤如何，往往一塊毛石，有的人看來不值錢，有的人認爲寶貝。

做這門營業的人，可以致富，也可以傾家蕩產，因開採時費了多少人工，得不到一方佳玉的比比皆是；也許頃刻之間，即獲珍品，一方面固然是靠經營和經驗，一方面還要靠幸運。

騰衝綠化一帶的人，常常用馱糧食及當地出產物到出玉石的地方去，回來時順便帶一兩塊石頭馱回來，有時也居然無意之中得到佳品，但大多都是不成器的。有人說：騰衝綠化人大多以玉石爲朵，玉石砌牆打灶，實際就是拿回來不堪雕琢的廢料。

現在這幾處產玉石的地方，都陷於敵人之手，不知被蹂躪到如何情況，眞所謂「玉石俱焚」了！

輕輕的笠帽

笠帽，可用以蔽日，可以敝風雨，用處很多，各地皆有。到了貴州帶笠帽的比別處多，到雲南帶笠帽的更多了，——尤其滇西一帶。

凡是一位姑娘，結了婚以後第一次回到娘家去，必須帶一頂笠帽。帽，也是用竹篾編製，黄色也有綵色，裏面襯有有顏色鮮艷，有三對不同色綵的長長飄帶，一對繫在頸上，防風吹去，一對飄垂在胸前，一對垂在背後，十七八歲的面如蘋果的少婦或姑娘，帶此笠帽，搖此綵帶，迎風飄舞，自然增加無限風情。

編製笠帽的竹篾，劈得愈細愈好，帽的重量，也愈輕愈好，一頂帽的重量，最佳者，不得超過二兩，但普通帶的，大都沒有這樣好。

自祥雲以西，氣候漸漸不同，烈日可畏，笠帽的功用也更大，男的女的出來都帶此，暹之舶來品的軟木通草所製的價錢相差倍蓰，所以大家都樂用國產現在舶來品有錢也買不到，笠帽更抬起頭來。

比蘋果還美麗

雲南產水果甚少，而梨的種類却很多，最佳者當推海東雪梨，產大理，海東兩字殆指洱海之東的意思。嫩甜而爽，水份多。其次爲寶珠梨，產呈貢也甜嫩

僅僅雲南驛一處地方，產梨有十種，火把梨到火把節前後大熟，熟時一邊紅似櫻桃，一邊綠似芭蕉，顏色比蘋果還美麗，本地人須俟其熟成軟綿時才以爲好吃，而我以爲不若脆時爽口，不過略帶一點酸；此外有略酸的千二梨，很酸的鷄東梨，水邊梨，蜂皮梨，甜的紅頂梨，硬綿梨，花紅梨，小而甜的海棠梨，甜而嫩的長把梨。

會澤有一種梨，其甜嫩不亞於雪梨寶珠梨，不過沒有聞名。宜良的甜梨頗好，但水份不多。

此外還有一種浸梨，將梨浸入水中幾個月後才取出來賣，顏色發黃，且有氣味，聞之令人作嘔，本地人有嗜此的，昆明及各地有出售。

涼鷄米綫

餌塊，米線，爲昆明最普遍的食品，差不多每一條街都有米線鋪，但另有一條街是專賣米線的，更熱鬧，生意更好。

大約晚上八九點的時候，這條街便燈燭輝煌起來，人影幢幢；川流不息，到了十點至十二點鐘，更擁擠不堪，街的兩邊擺滿了米線攤，擺桌子板凳，佈滿了臨時電燈，吃米線的坐下來，斟二兩升酒，切一盤涼鷄，來一碗悶鷄米線，慢慢地飲酌，吃完走了，又有人坐下來，又照樣的吃，涼鷄不够，加一碗猪脚，遲去的人沒有座位，祗有立在一邊等缺即補。

這露天食堂何以如此受人[illegible]趨之若鶩？當然有特出處：第一涼鷄與衆不同，肥嫩鮮三者兼而有；第二米線湯好，因爲有鷄和猪脚的滋味在裏面；第三是在市中心，地點交通便利。雖然在露天，雖然是油膩膩的桌子板凳，吃的人比在餐廳酒樓有味，顧客有販夫走卒，也有文武官員，到此來者頗有一律平等「有米線大家吃」之概。

說起這條街，居在昆明的人沒有一個不知道的，而且大多數都是這條街的顧客。

互相慰藉與祝福

在家裏吃飯吃得膩了，偶然到野外去吃一頓，覺得很有興趣，這種機會農人得到最多，當農忙的時候，一家老小都在田裏，三餐

或四餐飯在田埂或河邊樹蔭下吃，可是這種飯是家裏送出來的，或天明時跟鋤頭等等一起帶出來的冷飯菜呢，更不必說，不是硬乾菜就是鹽豆子，他們永遠嘗不出野餐的滋味。

[illegible]在昆明，在雲南驛，我看到農人們眞正歡樂的野餐了，一家老[illegible]比較新的衣服，携了活活的雞，生的米，錫碗等等，到野外綠蔭深處，搭起土灶，宰雞洗米，炊煮起來，熟了之後，大家就圍而共食，很安閒，很快樂，可以說一年中僅有的快樂，（因農人們在過年時也很少吃雞的）後來我知道這是祭神，農人們捧了雞米香燭紙錠之類，到[illegible]去祭神，祭畢之後，就在野外歡聚一餐，為了神大家快樂一下。

神，賴了他們有隻雞盂飯之享，而他們賴了神，得嘗[illegible]一[illegible]，大家互[illegible]藉與祝福，神和他們，他們和神的關係更[illegible]切了。

青山綠水

大中

詩人吟詠自然總要提到青山綠水；宋元人作山水畫，亦好用大青大綠，這許是指南方山水而言。如其為黃河長城一帶寫照，與其說是青山綠水，毋寧說是黃山赤水；至於興安嶺祁連山等處，可以說是白山黑水，較為切貼。

建興五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環湖北路十五號

電話：二〇一九號

業務要目

[illegible]金

鋼鐵原料

機器另件

建築材料

東南西北（滬渝紀程之三）

慶修

六月八日。五時許起身，洗漱後到昨日原地方擬吃豈漿，則已售罄，就吃了些桂花湯糰，聊以充饑，然後又擺渡至車站，去打聽車輛，仍不得要領。終日除寫信看書外，祇是好好的吃了兩餐飯。

次晨三時半卽起身，僱挑夫將行李挑過江，因昨日與某鹽車司機約定搭他的車去龍泉，不意抵站時，方悉司機失信竟於昨晚將車開走，此訊係由站上某饅頭店老闆所告知，心中懷恨司機輕諾爽約，殊不知他亦有說不出之苦衷。昨天他固然答應得好好的，沒有料到車主今晨會忽然的要隨車而行，他旣捉了「黃魚」又不敢讓車主知道，爲退兵之計不得不將車開出車站約兩公里的地方去等在那裏，使我們無法向之交涉，同時，可以叫車主和他的友伴有司機台位子可坐。我們的行李較重，車主愛惜自己的車子，決不肯任司機的「黃魚」多帶物事，加重車子的載重量。我們撲了一空，尙以爲車子昨夜開走了，殊不知還停在前面公路上的灣坡處，及到聽見機器發動的聲響，趕上去看時，已經開行遠去，悔恨之餘，祇得另作別圖。這時站上停着兩輛卡車，看光景似在收拾，大有開行的現象，詢之車上機匠，諉說需檢理，不致開行。者於公路旅行，富有經驗的，當然知他是詐，經過一番外交手腕，訪問得司機姓馮，現在某小飯館內進早點，卽走去和他周旋，訪知此兩車是××行所辦的××工廠的救濟車和貨車，前者△日准開龍泉，後者則視能否掉換車胎，以決定是否同時開行。我們當向要求搭乘到龍泉，那位司機回報我們說稍候替我們設法，我們就在站上守候。直到該廠的廠長來到，馮卽向前說明與該行的種種關係，該廠長見不是毫無關係的人，就告訴我們說這車開往龍泉，是專載本行董事長四十幾件行李，此外，搭車的有一位是本城天主教堂的外國女傳教士，一位是地方法院長的夫人，本行一位職員和董事長派來押運行李的當差等，所以這一輛小小的救濟車，似乎已經超過了牠的載重限度；不過，倘使可能的話，這位廠長答應給我們將行李帶到龍泉去，至於我們人呢？就恕不能搭乘了。我們站在一旁看他裝載行李完畢，全部放置停當，似乎還有很多餘下的地位，我們當卽要求該廠長，讓我們將行李裝上，因爲這時我們已知道黃華昌兄經徵得該廠長的同意後，附乘此車赴龍泉，我們的行李如果跟車走的話，一則可以拜托黃君幫同照應，二則行李去了，僅剩下兩個空身人，事情就簡單了。作者的意思，最好先和該廠長商定津貼他們一部份的汽油代價，馮以爲大家都是至好，可以不必，於是他就動手，和工人一陣忙碌，將行李中的五件望車上搬，又找了許多粗的繩索綑紮得非常牢靠。我們見車上諸人都沒有吃

早點，車開後不知何時可以吃中飯，於是又買了許多饅頭鹽蛋送他們大家帶在路上吃。車子發動了半天，終於開行，我們愼重拜託車上各位，尤其黃君，請他於到達龍泉之後，將行李暫爲寄放於建華公司，容我們本人到後，前往認領；這樣，看他們上了路，我們就帶了餘剩下的兩件行李過江，仍回花園飯店，另開了兩間外院的房間住下，專等明日開行的客車，搭往雲和。

六月十日。四時起身，盥洗畢，即過江到公路局車站，找着在該局做事的熟人張君，請他替我們按已登記的號碼購得兩張到雲和的客票，計正價每人爲一百十一元，行李每公斤按十五元四角計算，全程是六十一公里點四四。票子到手，心定了一半，於是去吃油條大餅，另買了許多新鮮雞蛋，煮熟了帶在車中以備充饑。

原定五時半開車，結果到六點多鐘，站上的手續才辦竣，浙江的公路，經破壞和淪陷區喪失的不算，所剩下的僅是這一條由麗水到龍泉的公路，這兩輛燒酒精的卡車並不是普通的客車，祇是做車裝了蘆蓆棚，乘客和行李，都擠在側頂棚下面，所以上車時大家爭先恐後，都想獲得好的地盤；我們兩人算來也不弱，所以早早的上去佔好鋪邊的兩個地位，將鋪蓋作墊子，也還舒服。

上車之後，但覺搭客和行李魚貫而上，不消傾刻功夫，車廂裏面擠得已是水洩不通，但聽得一位搭客嚷道：「那個箱子壓不得，裏面盛的是雞蛋！」繼而又聽見一位少將軍官喊道：「喂，朋友！我這裏面有一隻新的五磅熱水瓶呀，買買要上千塊錢呢！小心不要闖碎了！」

車子原定五時半開行，因爲站上的人和客人交待者辦不清楚，遲延到七點鐘方纔出發，經過南山，梁村，石塘，葉村，局村，到了雲和，大約是十點鐘左右，恰巧雲龍段的車正等在雲和的站上，驛叫我將行李趕緊望那車上搬，他搶着到售票處購得兩張票，我們於是乎又在去龍泉的車中了！由雲和到龍泉計程共七十五公里，票價是壹百三拾伍元，行李每公斤是十八元八角。在這段車中有幾位女客已佔着較好的坐位，因爲她們先我們上車，可是等我們擠進去，再加上後來有七八個中央軍校的學生，在最後十分鐘內購到車票，奔山倒海似的堆壓上來，那些女客，因爲經不起這番的波動，祇得放棄原有的鋪位，這時我的被包裏面放着一個白銅的臉盆，早已給他們睡在上面壓得不成東西，大家這時祇求彼此相安無事，也就能了。

可是，因爲車中擠得過滿，車行時搖動顛簸得非常厲害，身子擺不穩，手無處拉攀，腳又站不定，震動時，東倒西歪的把五臟六腑裏面藏着的東西都像是要擠出來似的，混身筋骨，沒有一處不酸疼，作者坐在行李堆的頂上，雖然很費勁，可是腸胃還沒有什麼不舒服。不過女客中就有幾位嘔吐大作，其中一位小姐坐在我的旁邊，看上去像有一點支持不住了，眼皮望下掉，臉色青白，不斷的打

噁心。我看準她很難過，就要她靠在我的皮箱角上略為冷眼養神，又拿我的皮短衣讓她當枕頭用，這樣她總算沒有出毛病；此外，男客中暈車的也有好幾人。

車到赤石，須要擺渡，因為公路橋給大水冲斷了；我們由車上下來，走至江邊等小船擺渡，當時，就有中央軍校學生當中的一個發言道：「我們方纔的排列太不經濟了，這次上車應當重新排過，行李歸行李，坐人的地方坐人，好好的整理一下，必定可以很經濟而又使大家都舒服」。我們其餘的人聽了這話，自然都異口同聲的贊成，立刻響應說：「那末，就請幾位武裝同志費心調度一下罷，我們一致擁護的」。那位軍校學生也就應承下來，說道：「好！就由我們來佈置吧！」

在候船和擺渡的時間，看見一個小販，挑了一担柑子在賣。離開溫州後，很想吃柑子，雖然有些微苦味，却很能止渴，況腹中有些饑餓，就買了幾隻，送兩只與那位女士，叫他吃了可以減少胃酸，不致作嘔。她請教我們的姓名，我們也問她的履歷；原來她是浙江人，在法院做事，新近奉調至龍泉的，年歲約在二十四五左右，容貌秀麗，舉止端莊，服飾入時，談吐不俗。過江後見幾位武裝同志首先上車將車中行李略事搬動，便自己揀最好座位坐下了。其餘的搭客見他們都已坐下，便也就螞蜂似的擁上車去，祇剩下幾個女客留在後面哭笑不得。我們招呼她們上車，因為既沒有踏脚的地方，攀登相當困難，免不了連推帶抬，將她們扶上車去，然後自己爬上去坐在車屁股後面。車子開行甚速，欄板很低，又沒有把手的地方，若不是時刻小心翼翼的，就會摔出車去；總算這一段路可以從車子的後面看沿途的風景，比以先關在籠裏面，任什麼看不到却强多了。公路沿着甌江下游的河流走着，遙望天馬雞冠貫嶺天平羣山的支脈，心胸一快，經過武溪，來到道太，穿過道太大橋，在鎮上略事休息。公路局的分站上人說前面經過大溪河時，因橋已冲毀，車子不能過去，須要下來，步行過江，另換一車繼續前進。

換車時，原車在離河很遠的地方就停住，另車則相距約有三里路之遠，一時僱不到挑夫，行李都得自己拿。周小姐望着自己的大件小件空着急。我們兩人每人一個舖蓋捲，搬搬原是很省力的，却是眼望着這一位單身出門的弱女子，看她束手無策，倒是不能不顧而去，祇得替她拉伕式的找了一個修路工人，既沒有扁担，他也不肯挑，好容易說好讓他背一件，提兩件，我們一人再替她提一件，總算慢慢的運到了目的地。我先到，他們還遠在後面，我怕司機不肯等，祇得用調虎離山之計；原來我在途中遇見一羣修路的工人，圍住一個汽車銅匠似乎要動手毆打的模樣，便告訴我們車子的司機說：「你們去看看，那邊鄉下人一大堆要打一個機匠呢！」他們聽說趕緊都去營救！祇留下一個看車的，他們去解圍約莫擱了十分鐘功夫，這樣，我和周小姐才得從容走到。

[illegible]在車中肚子漸覺饑餓，取出煑熟的雞蛋來充饑。軍校的幾位同志則在途中買了許多餅，其中一人取出梅乾菜燒肉，看他們吃得很香。用梅乾菜燒肉，去掉湯，用油紙包着帶在路上吃，這是他夫人想的妙法；據他說他的妻子就耽心他路上吃得不好，可是今天遇着這幾位狼吞虎嚥的同學，一頓就替他吃光，也就不能獨自慢慢的享受了！

兩點鐘抵達龍泉站。我們僱了一名挑夫將行李搬到建華公司，打聽李祖庠君的住處，問明在五福旅館，趕了去，值他們出外吃飯未回；當將行李暫時寄存李君房內，留下字條，便自出去找尋住處，一連走了五六家，沒有一家不是客滿，而且稱是比較好的客棧，也都骯髒得很。龍泉這地方不大，自從浙江的省會遷到雲和之後，因爲雲和本身缺乏經濟的條件，所以祇能做政治的重心，其他一切和金融商業運輸有密切關係的機關都須設在龍泉，所以這兩年來，龍泉畸形發展得非常迅速，由一個小縣而躍爲浙江省[illegible]雖然浙省祇剩下殘餘的局面，[illegible]的經濟樞紐，並且還是銜接江西和福建的必由之路，人口激增，市面飛漲，可是因爲交通不便利，物質條件不夠的關係，所以感覺人煙稠密，房屋不敷應用，物價騰貴，生活費用高昂，客棧無日不是滿坑滿谷，物價號稱居全國第一位，營造建築事業非常發達，可是因陋就簡，儘管開快車，仍然趕不上實際的需要，因此我們想盡方法，會找不到一間住處。到車站一帶去訪問，則十幾家小客棧都是連客堂裡晚上都要搭舖，實在沒有辦法了。我們祇得和一家茶館商量，夜間十時打烊以後，我們借他們的桌子拼成床舖，好在我們自有舖蓋，祇須不露宿，就是早晨六點以前，必須起身，我們也願意。說定之後，我們就到社會服務處的食堂去叫了點東西吃，然後往裏面附設的浴室洗過澡。忽然心血來潮，問社會服務處的幹事，能不能於晚間在他們的食堂搭舖借宿？幹事回答說食堂是包出去了的，得和食堂的管事商量。食堂的伙計們說他們晚上都睡在裏面，所有的櫈子，他們自己都要用。又想起浴室裏面不是有籐椅臥榻？再去和澡堂的老闆說，也是同樣的答覆。我們不得要領，仍祇好找社會服務處的幹事請他幫忙。這時該社的正副主任都已公出，祇留下一位幹事姓陳號福星，是本地人，很能體諒出門人的爲難，當時就想一個辦法，叫我們在該處空着的一間廂房裏權且過夜，用他們辦公室的長板凳，拼起來開舖。我們到廂房裏一看，見很大一間房，空無一物，非常潮溼，因爲從來沒有收拾過，裏面堆有許多垃圾污穢不堪，我們就老實的告訴陳君說不能住，還請他另外想法。正在沒得主意的時候，陳君一位同事從外邊走進來，聽我們在說找住處的事，就說：「宿舍裏面，還有空房，因爲尚在收拾，所以沒有人進去住」。陳君也很贊成，當下商量停當，開一間空房，讓我們暫住，好在祇有三兩天的事。

我們請教那位幹事的姓名，知他姓章名華字淡如。他自動的

帶領我們由賢良坊十五號走到楊巷十二號的職員宿舍。章君將茶房叫來說明我們借住的情由，就由茶房引我們上樓在一間空房裏用長板凳擱起兩塊很新的門板，搭成兩張鋪。我留下佈置，肆卽到五福旅館去取行李，並在街上買了一把白鋼鎖。收拾停當，帶上門，我們就到車站一帶去打聽×××汽車的消息。

這事情有點蹊蹺．按說呢：他們的車早開一天，路上沒有看見他們，總不致於拋錨，無論如何早應當到了。何以我們到建華去問行李，行李沒到，到中茶公司去打聽黃華昌兄，又說祇有電報說日內可到，尚未見人？這其中說不定有了什麼差池！車站一帶的司機和吃汽車飯的人都說沒有見到××的車經過，到交通管制站去問，則明明那車已於昨日傍晚開抵。問不着頭緒，還是去找李祖庠君，他地面上人頭熟悉些，或者可以替我們問出個端倪來。跑到五福旅館，李君仍不在，經過一家茶館店，却遇見一個在麗水花園飯店當茶房的少年，據他說車子到了，他便是搭車來的，不但救濟車來了，那輛大卡車也開來了。他們早已定規一同開來，因為怕你們搭車，所以推說輪胎不好。我們這纔恍然大悟。可是黃華昌兄和行李又為什麼沒到呢？在路上走着，如墮在五里霧中，正在想不出一個道理的時候，忽然碰見那位搭修理車的該行職員，我們忙趕上去問他；他說因為車子載重過度，廠長說恐怕危險，將我們的幾件行李在雲和卸下來了。我們這纔明白中途變卦的情形，若不遇見他，還始終以為他的車沒有到咧。

六月十一日。早晨在路上走，闖見廠長，當下問他為何既讓我們的行李上車，又在半路放下的理由，他回答說恐怕鋼板斷。我們說既然已到了雲和，這短短的七十餘公里，又何妨送佛送到西天呢？他說不能因為我們的行李，致損壞機件，他不能負責，給我們帶到雲和已經算是仁至義盡了。我們說如果我們自己在車上就無所謂，現在連累了我們的朋友，叫他在雲和又有什麼辦法？這不是存心給我們開玩笑麼？回答說他沒有辦法。在他認為很對得起我們了，在我們呢，認為這區區幾十公斤的東西，無論怎樣他就是再勉強些也得給我們帶到終點，否則不如當時乾脆不叫我們裝上車。如此質辯了半晌，也毫無結果。與其談廢話，無補於事，不如趕緊去想辦法，打聽黃君的下落要緊。於是趕到公路局和站長商量打電話至各處訪問。也打電話到雲和站上問該站站長，據他的回答說看見這樣一個客人帶了幾件行李到站上來交涉搭車的事，因客車開行的時間尚未決定，他等不及，就僱了架子車去了。我們問清楚時間，趕緊又打電話到赤石站去問，則回答說看見這麼模樣的一個人，押着兩輛架子車到道太去了；計算時間昨晚當在武溪附近的地方過夜。又打電話到武溪站，據說已經動身；計算時間，大約今日午後當可抵龍泉。我們午飯後就在汽車站附近的一個茶館裏面等候，心想這樣酷熱的天，害黃華昌兄替我們照看行李，不

坐汽車而坐架子車，他自己沒有行李，本用不着受這種罪，現在爲我們受累，這是萬分的過意不去；心裏怨恨××的車不該下如此的辣手，後悔自己作得太不牢靠，對華昌兄又是十二分的抱歉。等了約模有兩個鐘點的時辰，看來已是四句鐘，驊提議到郊外去出迎，作者非常贊成，卽同向公路走去，走了約一公里的路程，祇見遠遠的兩輛手車，上面裝着行李，一個人在旁邊，撐着傘在烈日下步行，想來必是，急迎趕上去，果然不錯。我們見了他，說不出的高興，忙問他經過的情形。原來車子到了雲和，他們無論如何不肯再帶×廠長吩咐卸下，工人就立刻動手，華昌兄和他理論，他先說我們的五件行李綁在一起，可能將他們的行李震散跌落下來，華昌兄說我們當時買了一二十根粗棕索自己動手細紮，不但不會影響你們的行李，抑且加强全車裝載物件的連緊和穩妥情形，何致於散失呢？廠長祇得又抓別的塞詞，說假如鋼板斷了，是誰的責任呀？不由分說一忽兒功夫，就將我們的五件行李拆下放置地上，也不管有人照應沒有。黃華昌兄見無可挽回，祇得向他說道：「我和他們兩位物主，也是初次見面，和你同他們的關係一樣，他們拜託我幫忙照應，也正和拜託你一樣，現在你毅然決然的把他們的東西，留在此地，那沒有什麼說的，祇好我來頂這爛斗笠，像有辦法行個方便而不肯，我沒有辦法的人，卻不能也學你的樣；好罷！我來接管就是了！」。黃君本打算替我們寄存在雲和汽車站上，怎奈雲和的站長不肯負責保管，不得已帶着走，這一路上的辛苦就可想而知了。

結果，那汽車的司機仍是給了他一千元小工另有犒賞兩輛手車還花了八百元，眞是說不出的寃枉。我們將行李安放定當就去找華昌兄請他去洗澡，古禮替朋友接風，謂之「洗塵」，我們這意思可以說是够誠摯的了。洗完澡後，當下約定到天香樓去好好吃一頓夜飯，我先到地方法院去邀周小姐來做陪客；席間，我們對於華昌兄的古道熱腸，見義勇爲的精神，十分欽佩，對於他爲朋友的犧牲，受託終事的態度，着實稱頌了一番。他年紀還很輕，已經做過許多事情，所以如此老成持重，學問才識也很高明，可以說在近世青年中不可多得的朋友，我們經過此番波折，竟交着這樣一位患難知己，雖然有些損失，可是有得有失，焉知非福呢？

六月十二日。昨天承李長水君的介紹與軍車的司機接洽好今晨附乘到建陽去。兩輛一九三六年份燃燒松節油的「雪佛蘭」放空回福建，正好我們想到南平去，由李君介紹認識了他們的兩個司機，都是閩南的華僑，曾在新嘉坡一帶居住多年，現在避難回國，在車隊裏充當司機，李君和他們同鄉，是漳州人。約定今晨六時半出發，我們到了時候，就將行李挑至車站附近的某小客棧內等，轉眼一個不小心，一把油紙傘就不翼而飛了，祇得臨時再去買一把。車中很空，途中盤山過嶺，道路甚是險峻，除曾經停下一次修理煞車外，一路上非常平順，十點半就駛抵浦城。本來可以接連往

前開，怎耐司機們如同到了家一般，非停下來休息不可，並且有許多私事要辦，所以就歇在一家名叫泰豐園的客棧開了一間房住下，洗臉時看，這家小客棧是新建落成的，樓上四面凌空，每間房如同輪船上面對甲板的艙房，壁上還懸掛着許多鮮紅的聯軸，標榜積翠，實際上老闆是紹興人。我們到稻香村吃過飯後，就到電報局去訊問打南平長途電話的事，因為南平的中南旅運社，聽說很不容易找到房間所以非預定不可。誰知到了電報局一問，才知道長途電話台已因空襲疏散遷移到鄉間去了，距離電報局約有五六里路。我們走到德勝門外一所老廟裏面向管理員請求登記，據說要守候數小時說不定六七個鐘點也打不通，再看許多商人在那裏打電話接通得很敏捷的，並且管理員對他們這班做生意人的顏色也自有不同，我們好言向管理員磋商是否能提早點，他不理不理睬，後來還說要快，頂好自己裝專線，氣得驢什麼似的，知無理可喻，爽性不打了；走回時在田岸上一尾水牛，剛從污泥中爬起，鄉農牽了回家，我們走牠身邊過時，這條牛一尾巴打在我的身上，刷了一條爛泥漿，真所謂「禍不單行」是也。

在各處隨便走走回到車站，本想去縣商會訪龍泉那位周小姐的令兄，他是省政府派到各縣視察的；周小姐曾一再託我到了浦城時去找她的哥哥，因為她到龍泉後安頓下來的情形，她的令兄那時還不知道，請我帶個口信，就說她現在也還相安，後來我們因為買些東西竟忘了去。在車站一家北方館子內吃過飯，買些新上市的花紅吃，這花紅異常昂貴，每担售兩千元，比米價還高呢！晚上睡得不安，因為後面糞缸的臭味，陣陣地吹來，且感覺跳蚤為難，我們用油布樟腦餅還能一禦，次日是星期日，五點一刻即出發，朝陽艷麗，田園風光非常嬌嫩，行不數里，忽見兩輛商車並列，橫斷前路，原來是壞了；好容易請他們推到路旁讓出一半路面，已費了許多時間。我國人在公路上太不注意所謂「公路的禮性」在這一層上面，尚大有下一番功夫宣傳與教育的必要。記得從前在美國公路上有一次我們的私車因為大意忘了加油，致在半山當中很荒僻的地方斷了燃料，正在無可奈何的時候，對面忽然來了一輛車，車中素昧平生的乘客見我們「拋錨」在路邊，立刻停住下來問明情由，自動的告訴我們說最近的加油站，距離約有四公里，他們可以替我們去買幾加侖汽油，用桶裝來灌入，然後開到那裏去再加，等他們去買了來加好之後，他們說這油桶是向汽油站上借來的，我們可以帶去繳還。這種互助的精神，禮讓的習慣，在美國公路上是一種風氣，遇到任何車有困難時，必定要停下來問問是什麼原因，那怕明知你已在修理時，也要問上一句「我能幫你的忙麼？」或是「有什麼需要我的地方嗎？」這樣的公德心，的確是一種極好的美德，值得我們效法。

沿途尚未出什麼毛病，山路迂迴，起伏頻仍，出去二十二公里，

將近臨江縣的地方，車頭內的風扇皮帶忽然壞了，八點鐘開抵硯甲市，就停下修車；八點半到石陂吃些早點，十時過蔣漢口，同行的另一車機件損壞，無法再開，因爲同是第十二總隊的輜重車，祗好將第二三六五號字牌照的車拖在我們所坐的一車後面。到十一點鐘，拖曳用的鋼繩也斷了，祗得就道旁電線木桿上所掛的鋼索絞下一根來對付用着；這是犯法的行爲，可是當時也沒法加以阻止。一點鐘，抵達吉水站，吃午飯後再繼續前進，這時祗走三十幾公里即可到建陽，可是不爭氣的鋼索，因爲鐵絲都是向一個方向轉，經不起兩車當中忽鬆忽緊的擺動，很容易起一種迴旋作用，俗語名之曰「燈籠」，遇到泡起的地方，不消三五分鐘，馬上就會震斷的，所以走不到三五步，就須重新接一次，接的時間需費刻把鐘，而有效時間却不到五分鐘，這樣蛇慢下去，不知要到何時纔可達到，反正無濟於事的，不如不管那車吧！我提議我們的車先開到，然後設法來救濟，於是把那車上的人和東西一起搬上此車，祗留一個副手在車上看守；這樣總算五點鐘左右開達了建陽。算算龍泉到浦城，不過是九十五公哩的路程，浦城到建陽也不過是一百十七公哩，總計二百餘公哩的距離（票價每人由滁州到雲和是一百十一元，由雲和到龍泉是一百卅五元）竟走了兩天，未免好笑！

到了建陽還須擺渡過江，將行李搬至中南旅運社第一招待所，已告客滿，我改找了一個女挑夫帶路去找旁的客棧，也都客滿，祇有一家常州人開的東南旅館則特別通融，答應我在客廳裏設法架兩張舖。及回到中南驛，說與其到東南去睡客廳，不如就在中南食堂裏面設法，和該所經理再三商量搭了兩個舖，吃過飯就睡了。

在浦城和建陽兩個地方，匆匆的一住一晚，雖然沒有看到什麼，可是覺得兩個地方的農產品都很富足，食味非常好，其他的食物也很便宜。爲什麼龍泉的物價是如此的高昂呢？後來研究出來，理由是：雲和是浙江省政府的所在地，以一個不甚充裕的地方而設上許多機關，人口陡然增加數十倍，其他的實業機構又因雲和的物質條件不够，諸如銀行，工商業機關以及運輸事業的辦事處，不得不設在龍泉，於是乎龍泉一變而爲一個重要的商埠，可是因爲牠本身的供應能力不够，發展得如此的迅速，交通又不便利，所以造成供不應求的局面。物價因而飛漲，聽說一碗湯麵竟賣到十元！其他的東西，也無一個不貴，這可以說是一種畸形的現象。

六月十四日。昨夜吩咐茶房今晨三點半來叫醒，果然一分鐘也不差，就來倒水招呼，起身吃昔燒餅，即赴建陽總車站購車票，在站外小食攤上坐着等開車，賣報兒童特別的多，終飯的樣子似乎很好吃，惜未一試。六時半開車，九點抵達建陽，見鐵筋洋灰的大橋爲洪水所衝斷，甚爲可惜。我們坐的客車是德國（Mercedes-Penz）廠所造的「DIESE」牌字燒柴油的車，力量很大，祇

是聲音非常嘈鬧，車身也震響得厲害，我們的行李，因借到其他搭客的車票，一同過磅起掛，所以祇算過六十公斤，否則行李票的價錢必是大得可怕；從建陽到延平共計一百八十里的路程，票價每人是一百六十五元五角，車內擁擠，所以到了建甌，非下車來稍為伸伸腿不可，豈知回到車中時，見兩個婦人將我們的坐位佔據，幸而是對號入座，經與交涉，讓出。憲兵來檢查身份證後，等了一忽兒，車子開向西站的修理工場去加水。據同行的人說是因為司機夾帶私貨，必須要開出車站始能帶上車。其實這短短的路程，出發之前，必已將水箱內的水加足，何至於就要添，無非是藉口罷了，方開到西站外沒多少時候，忽傳空襲警報，俄而緊急警報又到，車中人頓時着了慌，因為建甌的飛機場離此不遠，而西站又是存放汽油的所在，決非安全之所，催司機趕快開出，於是乎急急忙忙發動沿着公路開去，此時我們也不知道究竟敵機自何方向來？有多少架，祇知加足了馬力向前疾駛。車中人不斷的伸出腦袋到窗外去看，究竟天空中有無敵機；當時有人主張即刻停下來，人都躲到路旁去暫避，但多數則認為與其在很明顯的公路上面給敵機留下一個目標，還不與乘敵機尚未露面之前，趕快開出到一有遮掩的所在去；因為車子震動得厲害，坐在車中，不免覺得渾身有些發麻，常識不夠的搭客都驚疑前面機件裏發生的電通到車裏面來，每人身上都傳了電，在路口鄉打聽得飛機已經過去，大家放下了心，繼續前駛，十點十五分抵距建甌四十三公哩的南雅口，再半小時到房村，在車站上見告示牌上還寫着「注意緊急警報」字樣。二時半抵達南平，因為在疏散期中，午後三時以前，車輛一概不許進城，所以祇能停在城外，將行李留在車中，自己步行到中南旅運社，問房間毫無辦法，祇得與韜兄通電話，韜兄和啓詩兄當即由家中趕來，堅請到他們的住所去。我們因為尚未吃午飯，就在中南食堂吃過飯，然後同他們到百合化學工業社，稍事休息，到德園浴室去洗澡，當晚主人備了些酒菜替我們接風，打擾實在過意不去。

六月十五日。今日悶熱，陽光極烈，上午與韜兄夫婦在街上閒逛，水蜜桃每斤二十六元，價廉物美，楊梅也很可口。南平的店舖中，西洋貨很不少，據韜兄告：福州一度淪陷之前，曾有大批好的東西，流入南平，其中以西洋人賣出來的家用器皿為最多，成套的西餐用具，洋磁浴缸，腳踏或留聲機，無線電收音機之類，都很便宜，他如鐘錶自來墨水筆之類，都美不勝收，近來已漸漸的絕跡，因為多半給人收買去了，可是從泉漳一帶偷運進來的舶來品，仍不在少，飯後與啓詩兄等打「不列棋」到十時半始歸。

六月十六日。九時赴梅豐園訪余若陶兄和殷德明夫人，訪陳德培君及其令弟，談至午飯後，到省立醫院去就診，配了些藥水回家。四時許，烏雲密佈，傾刻雷雨交加。

六月十七日。今晨尚未起床，聞電話鈴聲在隔室響甚急，正待

起身去聽，但聞鄰室一位百合的職員搶着去聽，因爲他從床上猛然起來，他又患着貧血症，所以急忙之間，發了一個黑眼暈，剛到電鈴旁邊，跌倒在地，閻在一隻做化學用的玻璃缸上，被玻璃割破了項部喉結下面的一塊，血流如注，當時大家都着了慌，手忙脚亂送他到醫院中去醫治。吃過早點之後費鴻年君來談。午後因天氣燥熱，到德園洗澡後，往中南保險公司赴金費兩君的約會。中南是省銀行投資辦的，承該公司經理顧薄梅君領導至各部份參觀，佈置雅潔，設計週到，在延平可以說是不多見的房屋。顧君說下次如能再來，希望住在他們公司內的客室；的確，浴室也很寬敞臥房很舒適的。同席有何孝詒君伉儷等，是晚的菜餚，是很好的福建口味，其中以「嘓咚」（一種山中產的田雞，藏身石岩內，肉嫩味鮮，爲閩省一種特產；命名的意義，不知是由於牠跳入水內的聲音呢？還是因爲牠叫的聲音？質之在閩久住的人，也不能回答這個問題。）爲最別緻，而以「蚌」（音胖，是一種海中的蛤蜊，祇有福建沿海一帶才有，且有一定的季節，故不易吃到。）和鱘魚爲另有風味，此外顧君尙有託人從江南帶來的紫陽觀所製的醬腐乳，都是在當地不容易吃到的好食物，我們口福誠不錯。

六月十八日，因爲左牙床痛，七時左右起身後，就提到省立醫院去掛號就診，劉醫生檢驗不是牙齒的毛病，就特介紹給外科主任王醫師會診。王光超院長是當地外科的名醫，據他說是初期的顏面局部痲痺，愼重囑咐我戒除煙酒，否則恐怕將來轉劇，就會有眼跳臉歪的象徵，他替我開方配了外敷用藥，叫回家用燙水熓，可以使發炎的地方消腫，另外買了些Sulfa的藥片服食以期內部化膿。

上午到中南新村訪任家鋸兄及其夫人祿酧女士，到華僑興業公司訪陳協理德坤兄後，回至住處吃午飯。飯後午睡至三時，到國際理髮舘剃頭，因天氣炎熱，再到德園去洗浴，晚飯後因天雨，在家作橋戲，我因左臉仍痛，所以九時就睡了。今日在中南食堂見正在舉行結婚禮，新郎衣中山裝新婦着旗袍，來賓多半短衫赤脚，倒是因爲氣候的關係；可是儀式的節目却非常冗長，一切繁文縟節，應有儘有，而介紹人中有一人着「夏威夷」衫短褲赤脚，毋乃矛盾？在這種流汗揮扇的天氣，典禮自以從簡爲是，既不能從簡，則服裝應當比較整齊些，庶合乎莊嚴隆重的意義。

六月九日。今日氣候仍悶熱，進早點後，何孝詒君來談福州近況，因何君日前由省城返，盛讚彼地景物，我們很想去遊，祇是難逢快船，稍次些的又不舒適，且須備證書，手續麻煩，有熟人設法大致還不困難，可是要候着那艘設備優良的汽輪，恐時間不容許了。午後徐茂之君偕其夫人來談；晚飯的菜是一個揚州厨子做的，同席有前建廳主任秘書兩位，劉徐二君已脫離政界，從事實業。

今日四時左右，雷聲隆隆，大雨傾盆，夜間因牙痛，通宵未能入

寮。

六月二十日。(星期日)今日騮的夫人動身，我們都到車站去送行；車開之後，同到中南食堂吃早點，費鴻年君談與滌生濟民都是同學，談了許多從前在日本留學時的故事，費君不久將放洋去考察工會事業。六時到城隍廟新村赴徐肇基陳德坤兩君的約會，同席有華僑興業公司的總經理鄭揆一君。鄭君頗愛好音樂，飯後將留聲機打開，唱了許多古典西洋音樂的唱片，極爲怡情悅性；正在興高彩烈的時候，忽然間想起一隻戒指遺忘在家中桌上，即刻趕回家去尋找，已是不脛而走，想必是爲女傭收起，幾經查詢，不得要領，因爲遺失一樣最可珍貴的東西，實在覺得有些心痛，悔恨不及，徹夜不能成眠，心想任何東西丟了都不妨事，爲什麼獨於把這戒指去失落了呢？

六月廿一日。四時因不能再睡，即起床穿衣，遍處搜索，總不見那戒指的影兒，心中非常焦急。懸賞女傭，叫她找出，許酬以千元，並且哄她說這戒指并不值錢，不過是朋友所贈一件極有意義的紀念品，因此希望拿回。但是直到我離開南平爲止，仍如石沉大海，始終未尋到；明知是女傭所竊，可是又不便採取劇烈的手段叫她還出來；雖然軟硬的方法都用到，終是無濟於事，這是此次旅程中，最不幸的一件事。六時赴集團軍李總司令官邸赴余若陶兄之宴，飯後與殷夫人鄭總經理等談至一時，獨自步行回家。

六月廿二日。五時到車站搭車赴永安，車票每人二百零四元，廿五分抵水南站，檢點車中人數，計限載二十五人，六百公斤，兩者都超過。現在公路上客運擁擠，車輛缺乏，這是不能免的現象，所以車內竟有卅五人之多，行李當然不必說了。五十分抵西芹鎮，六點卅分抵青州，八點半到高砂過魚溪灣，五十分抵沙縣，見李子極鮮艷，當即買了些吃，沙縣李皮極薄，肉亦嫩，咬開來，一色紅水，似鮮血一般，清甜香脆，每斤祇售八元，眞是上品。九點半開車，忽然發覺司機不知去向，派人尋找回來，接着又是查票，延捱了許多時候；這時已開出南平六十三公哩，距離永安還有八十二公哩，公路的路面不算好，可是沿途兩旁的野山慈菇花開得遍山都有，甚是好看，記得離開上海的時候，Easter lilies要賣到百餘元一打，如果將野地裏這些山慈菇花採下擺在上海，豈不是可以售得很大的一筆錢麼？十點十分到羊口仔，卅分到梅列，我們的車子是一輛燃燒松節油的福特車，氣味惡劣，車中有幾人竟因此暈車，看他們的神情，苦痛得很，可是又愛莫能助，出沙縣三十一公哩，到了三元，據說有許多重要的政治犯都拘禁在此，那時已十時五十分，車剛停站，上的負責人又塞三個搭客上車，這時車中已患人滿，動彈不得，站上的人卻不管，經過十餘分鐘內部始重新安排停當，接着再開，十一點四十分到莘口，十二點卅五分到貢川，但聽得一位女乘客直目瞪眼的瞞着兩位武裝同志聲色俱厲的斥道：「我們也是二十八營

裏面的，眼睛睜開了啊！」原來那兩個兵任意的搬動那婦人的行李，惹得她生氣，故面申斥的，這也叫「强中自有强中手，」「一蟹吃一蟹」也。一點半始開抵永安，一百四十五公哩的路程，足足走了八個半鐘點；出站即到中南旅運社的招待所，在延平曾來電話預定房間，在四十一號住下，約略休息，即到快活林浴室去洗澡，五時許，鍾尚文兄備了一席菜送至我們的臥室來吃，並約了省政府許多朋友作倍。此時永安厲行節約運動，憲兵會到房間裏來盤查，雖然在座有省府的秘書，物資管制委員會的秘書和督察長，建設廳的秘書等，可是憲兵毫不客氣的詢問菜價是不是按每人四十元的限制？會否用酒？似乎執行職務很嚴厲的，這種精神是抗戰以來的一種新氣象。可是我始終認為物價是不必限制的，節約因宜寓禁於徵，使課捐涓滴歸公的運送到前敵將士的用途上去。飯後，我們對於物物交換的辦理，討論了許久，永安的物資管制會提倡鄉農以農產品來交換機製品，可是合作商店不能供給布疋，鄉農無雞卵可以供城市中的需要，即此兩宗最重要的商品尚沒有辦法，其他的物資更不必說了，所以我以為管制物資的關鍵，還是在乎弄得出實在的貨物，如果生產的來源沒有，平價和限政都是不能生效的。

六月廿三日。昨日連下陣頭雨，今日天氣仍陰，午後又下雨，七時起身後，到省立醫院掛號，請外科某醫生診治牙床痛的毛病。這位醫生是一個日本留學生，在我前面的兩位病人，因頭上生癩，這位大夫當時取出一本已經很陳古的日文醫學書來翻了許久，照着書中所開的方子，叫那病人回家去如法泡製。等到我向他訴說我的病狀時，他瞪目無以答對，祇說是風大，我見他說不出個所以然來，知希望他診治是無益的，白跑一趟，出來就到從前慶雲表妹在永安居住時所自置的一所小洋房去看看，裏面頗精緻，雖然現在產權已屬別人，可是裏面還可以看得出當日慶雲表妹設計的心思，所留存的一切和一切在表現出她的趣味和心裁，外面還有一個小院，種植着花樹和菜蔬。

繼到省參議會的大會堂去參觀蔣主席暨蔣夫人訪印度時所攝的各種照片展覽，陳列得非常整齊；看完後，訪鍾尚文夫人一談；午後五時半，嚴家理君來伴同到英華樓吃晚飯。嚴君是嚴範蓀先生的令姪，北大畢業，頗具幹才，現任民政廳第四科科長；飯後，在街中散步，沿折去府城的城垣原址改築的馬路走去，遇徐長曾、劉振棠二君，永安的市容，自經省府遷來以後，日有更新的氣象，現在街道已很寬平，有的用折下的城磚鋪築，結實平坦，較之初來時的偏僻簡陋，着實進步得多了。

（未完）

五〇一三九八

弋陽圭峯紀遊

劉翼青

贛東山水瑰麗，人文蔚起，而弋陽尤奇。其山之怪絕者，首推圭峯。而其人物之卓然足以法百世者，疊山謝枋得先生也。先生為季宋孤臣，文章氣節，彪炳宇內，馨芬萬古，其卻聘書「慷慨從容」二語，忠貞之氣直薄雲漢，茲圭峰者，即其少時游憩之所也。今且與之並壽於世，嗟夫，此所謂地靈人傑，而人傑亦所以地靈歟？

疊山先生有詩云：

三十二峰峯最高　閒踏高處與人豪
近觀嵩山一培塿　俯視彭蠡無波濤
眼明始見滄海闊　心閑却憐塵世勞
後百千年誰獨立　萬古一覽皆秋毫

即所以詠圭峯也，

圭峰一名龜峯，在江西弋陽縣南二十里許，舊說二十五里者，小徑也。有峯三十二，今又有謂為三十六峯者，按弋陽縣志疊山詩及徐霞遊記皆云三十二峯，而今寺僧所刊山圖，則有三十六峯，意者古時僅發見三十二峯，後增其四歟？抑好事者為僧家添造拼成三十六峯歟？近人之遊是山者都云三十六峯，若云三十二峯，聞者且嗤以為妄矣。諸峯具狀不一，變化萬端，有肖物者，有肖人者，亦有肖飛禽走獸之態者，其名因之。

疊龜　螺螄　畫壁　玉笏　雙劍　醉人　戲蟾　香爐
木魚　金馬　羅漢　朝帽　明星　鸚嘴　猿猴　道者
如意　金雞　撒網　臥牛　玉兔　金鐘　展旗　圭璧
掌扇　天柱　龍舌　金城　斷墻　迦葉　咬羊　錦屏
象牙　獅子　洪鐘　仙鰲

是今所謂三十六峯也。

按斷墻峯一名斷橋峯，錦屏峯一名百瓶峯，咬羊峯一名蛟羊峯。述異記「蛟羊似羊而無角」。迦葉峯一名靈芝峯，又名人趾峯。民國二十三年作者初遊圭峯曾一見之，峯頂如蓋，上下細，儼如靈芝仙草，又如足趾朝天之勢（俗名倒著靴），神態畢具，盡極造化之奇，詎於是年崩坍，坍之夕，狂風怒號，砂飛石舞，屋瓦俱鳴，轟然一聲，疑地震，但見星火彌天，上衝霄漢，山僧驚怖萬狀，迨啓戶視之，則峯毀矣。從此名山為之減色，遊者莫不深相惋惜焉。

尚有香盒、觀音、蜃樓、石倉、石人諸峯，皆不名，或有與今名大同小異者，若金鰲、玉柱、仙犬諸峯，考之弋陽縣志有龜峯圖記言之甚詳，茲錄其原文以備參考。

龜峯圖記

邑南二十里有山曰龜峯，陡石骨立，聳於天半，奇峯羅列，千靈

萬狀，各極其態，而秀削成形有可指似者。邑志稱三十二峯，不盡列其名。山有古寺，壁間刻石多名人題詠。徐善遊記謂自郭南渡河十餘里，山勢軒豁，眾境頓開，所謂金鰲玉柱仙犬諸峯，宛然在目。又前行里許，復有兩巨峯，劃然如劈，寒流一泓，廣尺有咫，則化生池也。（池上石壁，有化生池三大字，爲宋朱子之書。）又里許最高一峯，四面削成，上有層累三石，皆作龜形，號三疊龜，此龜峯之名所由來也。（或又以其巍然特達，儼如圭璧，插天際，故亦曰圭峯）疊龜之左曰雙劍，右曰觀音。遙見一峯，時有雲氣往來曰蜃樓，附之者戲蟾，與蜃樓相對曰石倉，附之者龐嘴，兩翼蜃樓前有峯如巨旆曰展旗，石倉前有峯截然平整者曰斷牆。（圖作斷橋），自此迤邐而右曰象牙，曰獅子，曰如意，曰香爐，曰香盒，曰靈芝，又一峯如人形曰道者聽經，若皆拱揖於寺前。而寺後復有仄徑可踰複嶂，以達山後，扶曳而行至半嶺，得一石室曰摩尼洞，（圖作水簾洞）有台曰振衣，有岩曰伏虎，自此踰嶺，雙崖中裂曰一線天，前曰書帶峯，旁有石室，疊聲高呼，山谷答響，曰四聲谷，惟石人峯在五里外，竟不可見。徐君此記亦可謂明白如畫矣。因取舊圖考之與徐君大同小異，互有遺漏，圖內所列明星玉筍錦屏螺螄洪鐘醉人數峯，弋水奇觀四大字，徐記皆略而不詳，而記內所云觀音蜃樓石倉獅子石人諸峯，及一線天伏虎巖，圖中亦未及之，想徐君當日作記時，亦必有所本也。節錄於此，以補其未備。

此外又有「圭峯八景」之說，民國以來，交通漸繁，遊人日增，弋陽士紳，張鏡海孫志達二氏等並組「圭峯整理委員會」力事改善前剿匪司令趙觀濤氏增建亭樓點綴一新，茲綜其勝景凡十有五。

四聲谷　一線天　化生池　牟尼洞　紅岩石　雨花台

仙人橋　無聲泉　鎖雲橋　鰲魚石　伏虎巖　棋盤石

振衣台　思危亭　三十六峯樓

自鉛山舟行三十里抵河口鎮，此江西四大鎮之一也。爲遞史紙集散地，距弋陽約七十里，自河至弋，取道有三，乘贛閩縣公路車直達，一也。沿橫河支路步行（或雇肩輿）三十里至橫峯縣，改搭浙贛鐵路火車前往，二也。乘河口按日班船順流而下，三也。惟浙贛路沿線自一度陷敵後，公路鐵路尚待恢復，惟有舟行可靠耳。

既抵弋陽城，即可治裝作圭峯之遊，出南門，過浮橋，經水南街至汽車站沿公路西南行，輒見極目處有巨峯矗立，烟雲繚繞，黛縹碧，飄渺如幻，群山起伏其下，晦明離合，各有風致，如一幅馬遠山水，峭骨嶙嶙，蒼勁浩邁，令我欣然神遊於宋元人畫裏，竟不知身在眞山水間，方悟宋元諸大家之作，皆自天下奇山異水薰染而致，筆筆自然，無一筆不眞。日處丘壑，目染心會，靈感觸發，施之楮墨，豈有不傳神者乎？可笑一知半解之徒，謂我國者畫重神韻而不重寫實，謂山水畫多托之畫家之想象，而非自眞山水中得來，公然以此

五〇—四〇〇

我中國藝術豈不謬哉。古人云：「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庶幾得之，非博學遠遊，徒然閉門造車，謂爲出諸想象可乎？若輩不覩眞山，偶觀畫品，輒戮爲想象境界，此皆曲解東坡居士「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語之病，坡翁立意果如若輩所云耶。圭峯之山，皆嶔然獨立，頗類桂林，然其[illegible]面面可觀，似又勝之；但欠瀑布急泉耳。徐霞客遊記云：「初非特高，特以魁然自異，二百里外能見之，安仁望之如屏（安仁即今餘江縣名）弋陽望之如雙闕，鉛山河口望之如怪雲從空墮，貴谿望之與石人峯相倚，又如醉象偃臥而昂其鼻也，蓋其靈異若此。」余初不之信，及後於鉛貴途中見之，果然。不禁叫絕，行抵山口，山勢頗豁，金雞圭璧諸峯，躍然在望，板橋畔，弋陽縣烈士墓在焉。題其碑者爲前主席熊式輝將軍也。既而抵化生池，池懸截石壁上有朱子所書「化生池」三大字，惜未細覩，其上曲然如臥波者爲鎖雲橋，舊圖稱鎖雲峯山口之絕勝也。穿林而進，碧篠垂蘿，京蔭拔拂，溪水迂流，清淺鑑底，好風頻送，雖盛夏可以忘暑焉。又前跨石橋，仰見綫陰深處有石牌坊一，額曰「瑞相禪林」，拾級而上，有瓦屋數棟，毗連而築，即寺院也，既登客堂，見壁間題詠甚多，中堂懸張鏡海（長江）氏一聯云：

太華諸峯爭峭拔　靈龜三叠最神奇

下廳又有竹聯云：

山徑入行修竹裏　仙家犬吠白雲中

按瑞相寺，唐乾寧中茂蟾法師所築，初名靈跡；其後名數更易，始得今名。歷來名僧輩出，頗稱隆盛，危素有信州龜峯瑞相寺記，叙述甚詳，茲并錄之，文云：

「信之弋陽南去二十有五里，有山如龜，南北望之，則羣峯叢映，歛焉如一，東西觀之，則兩山對峙，南聳銳而獨立，北還[illegible]而臂引，睨其背，則橫亘峭嶒，如堅壁固壘，冠首有堞，面其前則攢巒復嶺，蟬聯尾錯，矗矗巍巍，更相朝揖，其將至也，四視環合，若無從而造焉。既而登崖繚岫，斗折以入，環以衆山，而峯之得名者有二，一峯曰石層，能吐納雲氣，以占雨暘，其中峯曰石龜，唐乾寧中僧茂蟾作寺其下，名曰「靈勝」，至宋眞宗改曰瑞相，太子少保趙公抃，龍圖閣學士韓公元吉，皆嘗賦詩，丞相陳公康伯請於朝，更曰「顯親崇福寺」，今復名「瑞相」，其寺僧有得於學者，子瓊，光應，重仁，皆載傳燈錄，其有道而居是山者，曰闇菴光，雲菴慶，曹原生，山堂淳，柏庭永，孤雲權，其由此出主名刹者，徑山蒙菴聰，雪峯螺菴發，觀其人則知其足以爲茲山重也。國朝延祐五年，禪師從正主是山，明年有鬱攸之變，逾十年規制悉復舊觀，又三年以老求退，薦禪師德學自代，八年之間，法席大盛，至元五年燬於火，有此殆天數，豈不開成柱[illegible]復悉諸好施者，鳩工掄材，雄麗倍於他日。於是俾其徒行觀來京師屬余爲之記，今國家崇尚釋氏，崇塔峻宇，徧於京邑，大都

縣官作之，嗟夫，勞民力而求福田，豈佛之心哉？嶷乎瑞相之異，獨因其州里之有餘貲者相與成之，則正學二師之行孚於其人可知已，抑其山川之勝，足以致其徒坦坦施施而來趨焉，則繼傳燈而見於紀錄者，將相望而出。余考昔之記其地形而述其顛末，使幷刻之。」

然自滿季以來，歷經內亂，寺宇燬者十之六七，今所剩僅觀音堂，祖師殿，伽藍殿，客堂，方丈室，而已，殘碑斷碣，湮沒荒草，惟佛鐘尚兀立寺前，大有飽經滄桑之態。「圭峯整理委員會」欲募捐為建新宇，因抗戰軍興而止，寺旁有老楠一株，老幹參天，卓然不羣，聞某師長欲伐作棺木未果，此君亦太殺風景矣。嗟夫，千百年來，人事大變，而此樹巋然獨存，今復得免斯難，不亦幸乎。鄭日奎詠老楠詩云：

信郡千里無此樹　此樹何年植此處
不同桃李競芳妍　獨與蘿蘿結高致
老幹參天根盤石　石亦稜稜相與媚
蒼波碎裂漬苔痕　黛色離披走雲氣
童童一蓋春復寒　不因霜露而彙瘁
亦不煙雲不日月　幽愛千尋長幕地
密葉吹聲鳥不度　翠虬卷浪笙竽沸
武侯廟柏孔廟楷　奇崛豈不與之類
尤物從來招鬼妬　此獨鬼物相呵衛
棟立亦中繩墨用　匠石不遇樵斤避
我來支石坐其陰　暫覺枵腹飽奇趣
高歌漸乏驚人句　數言約略其大意
寂寂空山今遇賞　何必巴州光福寺

又讀溫庭筠重遊圭峯宗密禪師精舍詩云：

百尺青崖三尺墳　微言已絕杳難聞
戴顒今日稱居士　支遁他年識領軍
暫對松杉如結社　偶同麋鹿自成群
故山弟子空回首　葱嶺惟應見宋雲

以為弋陽圭峯即宗密禪師駐錫處，今年春，於中大圖書館偶閱江西通志，亦見是詩，是以益信，然危素記內竟未涉及，其所列高僧之名，不下十餘，然名皆在宗密下，按宗密禪師唐代果州人，俗姓何，受披剃於遂州道圓禪師，一日誦圓覺經大威悟，幾覽華嚴疏，欣然曰：「吾逢圓覺心地開通，今遇此疏，何其幸哉，」乃以書達清涼國師澄觀，稱弟子，著論疏九十餘卷，會昌元年坐逝，塔於圭峯，其弟子為立碑曰：「圭峯定慧禪師傳法碑」，是為華嚴第五祖（商務版，緇林尺牘曾載宗密禪師與清涼國師往來信札）一代高僧，使博學如危素知之，未有不書，然余屢詢圭峯寺僧，咸云山中並無宗密塔碑遺蹟，豈不異哉，近查各地通志及名勝輿圖，始知中國名勝之以圭峯名者凡六：

（一）新會圭峯　在廣東新會縣北二里，一名玉臺峯，上多松竹，瀑泉出焉。有祈雨壇、朝斗石、白沙講堂、玉台寺、白石塔、圭峯閣、玉虛宮、水月宮、半月池、羅漢石、石筍廟、瓊華洞、漱玉池、搗藥巖、少室巖諸勝

（二）連縣圭峰　在廣東連縣西北十里，高百丈，衆山環繞，惟此峯端立，儼如執圭。

（三）惠安圭峯　在福建惠安縣東北四十里，與黃崎山相對，其北有大聖崖，崖壑幽絕，東臨大海。

（四）長沙圭峯　在湖南長沙縣西四十里方輿攬勝「尖山在長沙縣西一名圭峭」

（五）鄠縣圭峯　在陝西鄠縣東南紫陔峯東其形如圭，下有草堂寺，寺東又有小圭峯，「圭峯定慧禪師傳法碑，」卽在是山。

（六）弋陽圭峯　在江西弋陽縣南二十里，卽作者所遊。

於是始知宗密禪師修道之圭峰在陝西而非江西，江西通志之載溫詩，實謬誤者也。

瑞相寺周多竹，山僧破之，刳去其節，聯數十竿爲輸水管，自石壁引山水入廚下，水流甚緩，綿綿不絕，工省價廉，不啻簡單之自來水裝置焉。若於承平之時，利用山泉作噴水池數眼，於寺內，池周植四時花卉，構小亭於其旁，供遊客休憩賞玩，亦足爲山間增清趣不少也。

自廚下出耳門，經輸水管旁穿竹林拾級以上，登振衣台，台在半山腰，依崖石爲基，圍以石欄，設石桌石墩於其中，可飲可奕，上視巉巖絕壁，森然逼人，壁上有「弋水奇觀」四大字石刻，字甚蒼勁，不知係誰家手筆。倚欄而望，則弋陽城郊皆在几席之下，水南文星塔在陽光反照下若銀劍一柄，閃爍可愛，葛水蜿蜒而西，細如一線，江山萬里，浩浩漫漫，好風拂面，怡然忘倦，讀舒振奎詩：

披襟誰共楚台風　萬里寒山眼界空
一自整衣高處立　直將兩袖納洪濛

幾有不可一世之槪，台右側爲無聲泉，其水出自石罅，悄然汩然，絲絲不斷，鑿一石臼以承之，石臼旁穿一孔，水滿則自孔流出山下，終歲恒流不涸，亦不暴漲；或謂洗此泉能令瞽者目明，恐不可信，惟泉殊甘冽，以烹山茗，清涼可口，舒氏亦有詩詠之。

活水源頭一鑑泉　鳶飛魚躍共澄鮮
夜深風靜蛟龍臥　雲在波中月在天

自此踰嶺至叠龜峰，四面陡峭，巍然獨出，山頂有三石層叠，狀皆如龜，翹首北向，號曰「靈龜三叠」此龜峰之所由得名也，其左一峰拔地高聳，峭直若劈，中分爲二，號雙劍摩天，披雲，景殊壯麗，胡夢泰有詩詠之曰：

倚天雙劍自何年　夜夜精光射斗邊
神物不應常試用　故教韜櫝匣中眠

其旁為一線天，峰巒中裂，巖縫微合，僅可容身，行壁間，但覺陰氣襲人，冷然欲慄，仰視巖顛，惟見光明一線，石皆森然，若將墮者，既達彼端，攀石而上，至一石室，巨石倚疊成谷，截然中懸，是所謂四聲谷也，疊聲呼之，四山響答，乃取所携大爆竹夾箒燃之，聲如鳴雷，萬山俱應，轟然隆然，乍如急礮齊發，萬馬奔騰，千軍怒吼，驚天動地，幾忘置身深谷焉。讀敦廬長程時燧氏有句云：「衆山響應四聲谷，大地光明一線天，」洵非虛語。

下四聲谷達三十六峰樓，趙觀濤將軍所築也。墻壁咸用山石砌成，嵌以水泥線條，樓作二層，通風處一，室內復有更衣室，浴室，地板悉塗紅漆，窗皆三道，外鐵板，中鐵紗，內層則為玻璃。南向一平台，可以觀山，門前有石級可直通瑞相寺，此樓端居羣山環衛中，嵐煙岫雲，晨夕百變，遊客至此小住二三日，可以滌塵洗慮，領略山林之樂，暫作風光之主矣。

下嶺返瑞相寺，出寺前，飄有修竹千叢，綠雲壓徑，道者峰屹立空際，道貌儼然，凝神趺坐，芒履袈裟，幾疑為人工琢成。余與舍弟克鴻曾為攝影一幀，贈友傳觀，莫不稱奇，張景江氏有詩詠之曰：

高僧飛錫駐山頭　芒屩袈裟清欲秋
自有身心成鐵石　了無色相到雙眸

其旁有香爐木魚諸峰，狀皆逼肖，其尤奇者，為如意峯，亭立如枝，頂曲卷，有臨風招展之致，謝家樹詩云：

好物天然去琢磨　高標銀漢影婆娑
閒來擊破珊瑚樹　玩弄瑤台仙掌多

緣山徑曲折登思危亭，披襟當風，飄然神快，北望展旗洪鐘諸峯，如衛如杖，東有峯曰獅子，峭拔如柱，頂有石獸具蹲踞之狀，隣峯瘦銳，毀然骨立，曰象牙。再高為淨瓶峯，（即錦屏峯）磊嶷端莊，極頂有樹，惜不能攀登耳，謝氏亦有詩詠之，詩云：

問誰鎔鑄寶瓶時　初闢乾坤即有之
欲注銀河秋水滿　人間天上寫新詩

鄰近一峯，平整若截，曰斷墻，其下即咬羊峯（一作鬥羊峯）二石對峙山巔，若相觸然，舒振作詩云：

疑是初平叱化來　羝羊相觸勢崔巍
終朝不牧牛山草　留得青青萌蘖胎

圭峯汽車站外有靈芝峯遺跡，覩景淒涼，不勝惋歎。昔李夢陽遊圭峯，亦極贊靈芝之奇，曾有詩云：

弋陽縣南山下寺　三十二峯羅列奇
最愛紫氣生石鼎　絕憐青嶂削靈芝
峭岩險壑還人世　古往今來自鬢絲
尸遣野陽維玉騎　合留崖月照金巵

西南望三十六峯樓在萬山叢裏，竹樹參差，迎風飄曳，墻屋鮮然，白雲繞之，如夢幻仙，默誦白樂天「樓閣玲瓏五雲起，其中綽約多仙

子」之句，不覺神思飄逸，有拔宅飛昇之想，塵煩世慮，洗滌殆盡矣。

戊寅之春，余嘗與朱子世侃，舍弟克鴻遊是山，宿於三十六峯樓，午夜山風乍起，草木震盪，屏息聽之，時或奔騰叫嘯，若決江河，又如衝鋒陷陣，吶喊助威，令人悚然而恐，正襟危坐，俄而風息，有清悅之音悠然出山谷，不辨若屬，克鴻曰「此殆所謂山響歟？」繼聞松濤梭梭響巖壑間，清趣無比，四更時分，風送鐘鼓梵聲，聲頻頻入耳若斷若續，此山寺之晨課也。時尚未明，山居一宵，不啻暢聆一夜天然音樂，旋律離奇，非食人間烟火者所能譜製也，及今思之，猶覺悠然在耳。翌晨，烟雲瀰漫，千峯萬壑，如籠烟紗，遙望醉人峯，斜倚石壁，醉態醺醺，造物之奇，可謂匪夷所思。余倡議作後谷絕頂之遊，侃與鴻咸拍手稱妙，侍者熊海水亦欣然願為前導，然後谷人跡鮮至，野草塞徑，高與人齊，寺僧云，毒蛇野狐甚多，不可遊。凡遊是山者，大多環寺周覽其大略，未有履艱歷險而作絕頂遊者，至是乃歎服霞客終生之遊，洵為千古所難，登峯之念，益以堅定，遂下三十六峯樓，自後谷披草而前，至一山麓，松樹特多，攀而上，未及山半，即汗如雨下，氣喘不已，乃解衣，藏諸草叢，摘松枝一束覆其上，以為下山認取之標識，蓋恐遊人雖鮮，而樵者不息，漫然置之，徒招竊取耳。休息片時，復鼓勇邁進，約半小時，抵一石巖，其下為水簾洞，怪石層累，不可俯觀，海水取大炮仗，臨風燃之，疾力擲下，至山腰而鳴，其聲彭隆，山谷齊應，聲勢之巨，不減於「四聲谷」也。下視三十六峯樓，若小兒積木精巧微妙，不復有控制群山之狀矣。繼上，巖愈高，石皆如鐵褐色，寸草不生，俯瞰寺周諸峯，歷歷如畫，所謂眠牛峯，山下視之，惟見其首，至此則臥態畢現焉。舒振奎詩云：

天地為欄夜不收　函關曾伴老僧遊
高眠迥望桃林外　多少騎牛人覓牛

寺僧曾云，圭峯絕頂下嶺產石耳，向有一河南客登山採擷，縛粗索於山巔巨樹或石罅上，一端懸空，人則攀繩上下，朝登絕頂，暮宿山寺，習以為常，久之風雨侵蝕，繩漸霉爛，而其人不察，某日正摘取間，繩忽中斷，人遂墜落深壑，粉骨碎身矣。偶經危崖，則悚然而恐，未敢輕率肆行也，由此覩龍舌天柱撒網諸峯，皆在目前，而崖谷間隔，竟不能登，朝帽一峯，尤魁然獨特，其頂微屈，如古帽然，王思任詩云：

千奇萬狀是龜峯　造物多般賣吉凶
朝帽一峯尤捏怪　給人覿面不相逢

可謂得其神趣。繼上山尤突兀，而土石混生，荊棘叢叢，不辨去路，摸索前進，手足並用，木刺針人，皮多破傷，及抵仙人礄，登螺螄峯極頂則弋陽城廓，茫茫如在霧中。圭峯後山之綿亘數百里者，皆如雄師勁旅，遙相護衛，乃高誦杜詩「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之句，不禁手舞足蹈，大圭上人有圭峯絕頂詩云：

危石青入雲　上有千歲木
我來臥其間　天風響巖谷

玩味此詩，不覺飄飄然欲羽化而登仙焉。再前則為深壑所阻，不能進，乃循向路下山，取視草間藏衣，安然如故。

己卯初夏，陪許子瑞麟，丁子蔚孫等重遊，酌酒振衣台上，玄談忘機；是夜，天青月朗，萬里無雲，步月登思危亭，亭色如銀，與芳草碧樹，相映成趣，奇峯亂壑，點綴尤美，諸人話匣大開，倏忽子夜，而毫無倦容。及返三十六峯樓四顧無聲，萬籟俱寂，諸人興猶未闌，欲余安適之樓房，一探牟尼古洞之勝，領略山宿真味，遂命海水肩行李前導，諸人持燈隨之，度後谷，鑽草莽而行，時夜露已降，衣履沾濕，及抵岩下，循狹石上行，約數百步至洞口，迴顧來徑，寬不盈尺，下臨險壑，危然欲墮，幸道旁野草蔓延，掩人眼目，否則恐不敢置足矣。洞口滴水如簾，經年不絕，故又名水簾洞，徐霞客遊記謂此地有飛瀑懸空，景殊壯麗，然余輩未嘗見之，殆另有一瀑泉歟，抑古有之而今無歟。既入洞，寬約丈有八尺，深丈餘，高亦如之。左有石臼，右有石欄，中橫石床一具，寬僅尺餘，高低不平，不可臥，石壁上刻「招隱广」三字，聞山僧云是昔日僧人閉關之所，舊設柵欄，今已毀，於是鋪席就坐，海水欲持燈返樓，諸人慮其孤行，恐遇野獸，給仗持之，又於洞口連呼「到否？」應曰「尚未」，則乃呼之，及其行漸遠，聲漸微，見燈火亮於樓窗，余等始安然就臥，洞內空氣鮮暢，涼靜無比，亘風不能入，猛獸不能攀，岩水滴濾石上，尤增靜趣。酣臥及旦，見大霧瀰山盈谷，坐觀煙景，如臨米家山水瀰渺之狀，非目覩不能領其神妙於萬一也，迨海水來挑行李，濃霧漸稀，然猶盤峯繞壑，景益奇麗，乃相率出洞，至雙劍峯，迴望洞口，白雲出沒，若吞吐之狀，時或山在雲端，如拔地懸空，令人神往不置。讀謝家樹詩。

世界包藏一粒中　洞雲深鎖半天空

牟尼妙相三千種　西士移來面目同

幾如身誦塵寰蓬萊仙境，若可望而不可即者，徘徊翹望，不忍遽離，午間在三十六峯樓稍臥，下嶺返瑞相寺，與山僧閒談，據謂圭峯寺為鉛山縣峯頂山慈濟禪林之支派，峯頂位於鉛山縣北十五里，一名鵝湖，寺宇之大，僧徒之衆，為贛東禪寺之冠。

夕陽依稀中別僧歸城，時霞光放彩，峯巒明淨如洗，泉流涓涓，山鳥啾啾，但覺山中一花一石，一草一木，無不牽人情緒，回首頻頻，不勝依依之感，讀桑山先生詩：

路盤屈曲蛇行鱗　嶺危萃嶺龜紋異

俯窺毛悚起宇宙　仰捫手得探星辰

斜陽隱魂硃砂魄　暮霞幾縷胭脂色

來朝海氣汎扶桑　擁其金輪光赫赫

諸人咸感茲遊之樂，遊罷歸來，莫不喜形於色焉。

余遊圭峯凡七八次，曾一度隨家父母遊，歸途遇雨，避入農家，狼狽之狀，至今未忘，惟當時一日往返，未盡暢遊耳。計前後同遊者，家父母及王子平先生，許子瑞麟，丁子蔚孫，朱子世侃，李子燕民，含

五〇—四〇六

弟克鴻等侍而從者，熊海水，陳才生，歲辛巳三月二十七日，余嘗與克鴻擇其景之至勝者攝為照片藉誌鴻爪，瑞麟屢囑余為之記，祇以數年之間，流徙無定，未遑執筆。癸未中秋之夕，獨居坪石，對月懷人，排思無極，遂濡筆追述其概略，聊呈家父母及諸遊侶，兼饗後之遊者。

不好意思

仁

某次李庚夫人 Mrs. Ronald Regan 準備招待一班特別貴賓，所以事先親自小心的檢視各種用具。檢視既畢，特別寫了一個紙片說：「你若擅用這些面巾我一定打死你」，用大頭針釘在那一捆供給貴賓使用的新毛巾上。因為李庚先生最喜歡取用新的毛巾；而她的意思是要把這些新毛巾留給貴賓使用。

來賓到了，她異常快樂，異常興奮；匆忙中竟忘却把釘在毛巾上的紙片去掉。過了兩天，那班貴賓告辭之後，他收拾各種用品，纔發覺那一捆新毛巾原封未動，而那張上寫「你若擅用這些面巾我一定打死你」的紙片，仍舊好好的釘在毛巾上面。

（譯自美國婦女雜誌）

新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鐵工廠

製造
經濟部特准專利之
新農式紡紗機
已採購本廠出品者
廣西省工業試驗所
廣西企業公司 廣西銀行 合辦桂林紡織廠
中國物產公司
衡陽建成實業公司

紡紗廠

採用自造
新農式紡紗機
精紡二十支十六支
十四支十二支棉紗
商標
金堡壘
金潛艇
金坦克

廠址：桂林良豐
電報掛號：一一五〇
桂林辦事處：桂北路四一二號
電話：二一四七轉

經濟部

中國植物油料廠

柳州辦事處

分處	分處
梧州·桂林	古宜·鹿寨
南甯·全州	宜山·祿步
長安·榕江	金城江·大安

啟進農工生產　調劑商業市場

製造部

衛生食油　精煉茶油　30號機油　40號機油　50號機油　代柴油

汽缸油　剎車油　調水油　建國肥皂　經濟衣皂　濟黑荷皂

貿易部

桐油·桂油　茶油·茴油　生油·皮油　菜油·牛油　樟油·梓油　國貨顏料

薄荷皂　芝蔴油　篦蔴油　棉子油　化學酸類

本處地址

柳州水南村電報掛號：二七八四　電話：四九四

業務組：培新路　電話：○三二

五〇—四〇八

憶惠陽

葉喜林

去年夏間，從香港逃難出來時，旅費罄了，等待一個朋友匯款、費接濟意外地竟在惠陽稽留了十天。在惠陽時，我住在一位朋友的報館裏，這報館是西湖邊的一角殘樓——是一個城樓的舊址，這殘樓矗立湖濱，西湖景色，盡入眼底，時值溽暑，樓上十分涼快，薰風拂來，令人忘却暑熱。惠陽是粵東前綫的一個要點，敵機時時光顧，居民每天上午七時以前，即于飽餐之後，疏散到郊外。而西湖對面，亦即為居民之疏散區，因此，每天躲警報，我也躲進西湖去。山水之間，是為我們遊玩的所在。可惜的就是迭經兵燹，和敵機轟炸，大部建築物，已摧毀無餘，倍覺荒涼凋敝，令人感歎，而在當時當地的居民，並更無閑情逸致，談談湖光水色的了！因為我是一個過客，多少總有一些遊客的心情，山邊湖畔，當然也就多徘徊了幾腳。在西湖中，如蘇堤，如朝雲墓，如陳競存墓等，都稱得為勝蹟。而我的一個過客心目中都值得一時的留戀的。記得陳競存墓畔，有着這樣的一付對聯是：「勝地喜重遊看勝蹟湖山，風光猶昔；」「雄材未展對殘花寒食，感慨如何？」

惠陽在我的腦海中一向就好像是一個多災多難的地方。我的故鄉本來距離它就不遠，我的故鄉是在東江下游；記得我尚在小孩的時候，惠陽這地方就爭奪了好幾年。在我們故鄉附近父老相傳一向就認為惠陽是一個鐵城，攻不下的。有一個民謠，說：「鐵練鎖孤洲，當鐵水面浮，任君天下亂，此地永無憂」，這就可見一般人認為它是險要了。

惠陽真的是一個兵爭之地，廣東內戰時代固少不了它的份兒，前年敵人發動華南戰爭，也是在它濱海地區（大亞灣）登陸，而它亦首遭淪陷。這幾年間，它就前後給敵人蹂躪三次。就在我經過惠陽這一次，敵人也就退出不久，而這一次敵人的殘殺，也最為兇狠，據估計這一次全城男女老幼被殺，至少有三千人——這數目字，據說決不是一般新聞記者口吻的估計，而是實實在在，祇有多而無少的。惠陽被炸數次後，一般建築物被炸毀的數目，也是出人意外，無可估計的；人們指一個地方的被炸，亦不外最多說它全部建築物被毀而已，其實惠陽一般民房店戶的被炸，是超過這數目的。為什麼？那就是一幢房子，炸毀後再起，建後再遭炸毀，一而再，再而三，譬如最繁盛的水東街，所有店戶都是嶄新各家店戶都已不知經過多少次重建了。在惠陽做生意的人售出貨物，即將需被炸的損失，預加在內。譬如一商店，全部資本要十萬元，那他就一定要在兩個月內賺回他的十萬元股本，以備他的商店于兩個月後被炸毀時重整旗鼓。不過，假使他們的運氣不好，兩個月未到，而商

店卽被炸毀，那就一蹶不能再振，祇好怨天尤命了。

惠陽地勢的險要，固是事實；不過在近代的戰爭上，這種所謂險要，効力是微乎其微的。這次敵人卽給它一個很好的試驗，它已不能憑藉它自己的險要保衛自己，不給敵人蹂躪。所謂攻不下的鐵城，所謂永無虞的地方，那祇不過現在他們鄉下父老腦袋裏的話語罷了！

不過，這裏我也不能不憶及惠陽的另一面了。我們也知道，它是一個兵爭之地，也是一個交通要樞，這幾年來更因地方環境的特殊，一般游擊商人，藉着接近香港（淪陷之前和淪陷以後）交通的便利，也都麕集在它身上。它也是一個發財的所在。其中賺到大錢的亦不少人。此種人物，我們不能否認其中大多數是發國難財者。譬如今年粵東空前的糧荒，卽和私梟偸運米糧到敵人佔領區有關的。（粵東私梟運粮資敵，我在去年擂蕩報論「香港的荒粮時，已略談及這情形）在這地方，最賺錢的也就是這些工作和這些人物了。（在粵東一帶私梟偸運出口的東西，還有鎢礦。）惠陽的一切據最近一位由惠陽來的朋友說，情形和我經過時還，是一樣。

在惠陽我這十日的印象，至今也已一年多了，我似尙未磨滅。我住的濱湖一角殘樓，每日朝暾初昇，和夜月窺窗時，凭欄向着西湖天外凝思的影子，現也仍還使我一樣的出神。我更記得：當時我且不離手地在默默的捻着一串佛珠，企求抑制一下我自己的情感；這心事，除了附近的一位青年死者外，却沒有人了解的了。

東江之濱，江水悠悠，這裏長眠着一位年青人，因爲他，我對惠陽也就更不會忘掉了！然而，這隱痛，也就將和我今後的一生相終始了！

三十二年十一月廿六日

光榮之頁

查本會於新生活運動十週年紀念期間舉行陪都各機關團體學校暨重慶市餐館旅館公共場所清潔規矩衛生秩序檢查一案前經二月二十三日召集各考核機關會議根據考核人員報送檢查表公開評定成績依評定結果 貴所成績最優列於甲等第一名依照清潔規矩衛生秩序檢查獎懲辦法之規定應予獎勵除將考核成績表呈報 會長並於報端公佈外茲特派員持函贈送新運標幟乙個黨國旗各乙面以示鼓勵即希 察收並希加強推動藉宏效果爲荷 此致

重慶招待所

附送新運標幟乙個黨國旗各乙面

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啓三月十三日

梓潼名勝記

李致剛

一　建置沿革：

梓潼縣名，始自西漢，當時並爲廣漢郡治，新莽更縣曰：「子同」；郡曰「就都」蜀漢照烈帝嘉霍峻守葭萌之功，又分廣漢以北，別爲「梓潼郡」，以峻爲守焉。晉孝武移郡治涪（按即今三台縣）宋齊梁皆爲「梓潼縣」。西魏稱「安壽縣」。復於縣置「潼川郡」。隋開皇初郡廢，復稱「梓潼」。唐宋元明清皆因之，惟宋代縣屬於劍州（按即今劍閣縣；）清則隸綿州直隸州（按即今綿陽縣），民國廢州初屬川西道，現隸第十三行政督察區。

考乾隆梓潼縣志序云：

「梓小邑，由郡而州而縣，建置有年矣。歷漢晉唐宋迄今，沿革不一，而梓之名特著。梓固名邑也哉？東距劍閣，北臨江油，西連綿陽，南界潼川，（按即今之三台縣）山御崚嶒而發出，石田磽确而莫耕。巴蜀沃野千里，而梓不與焉。梓猶瘠土也哉！詢其山？有馬閣雁門之勝，而硱磄磈硊，求所爲楩梓杞楠之材，無有也。詢其水？有潼江劍泉之奇，而溪流磧礫，求所爲叔鮪王鱣之鱗，無有也。火井鹽泉，食貨賓矣，而梓非其地；濯錦黃潤，布泉麗矣，而梓無其產。梓眞瘠土也哉！所可幸者，風俗簡古；士女淳樸，瘠土之民好善，梓其庶幾！……………」

以故名人達士，忠貞義烈，流風餘韻，猶有存者，因人而及物，覩物而懷人，於是叢祠廢闕，皆柏唐宋、古驛幽岩；丙舍梵宇，令人流連景仰，咸知其梗概，爰將梓潼名勝，根據典籍及遊履所經撮要述之，藉供訪古之士導遊焉。

二　位置；面積；氣候：

梓潼在成都之北，綿陽東北，爲川陝公路所經，距成都一九五公里；距綿陽四〇公里；距劍閣六四公里，位於東經一〇五度二分五秒。北緯三一度四九分六秒。

全縣面積共九八一・九四方公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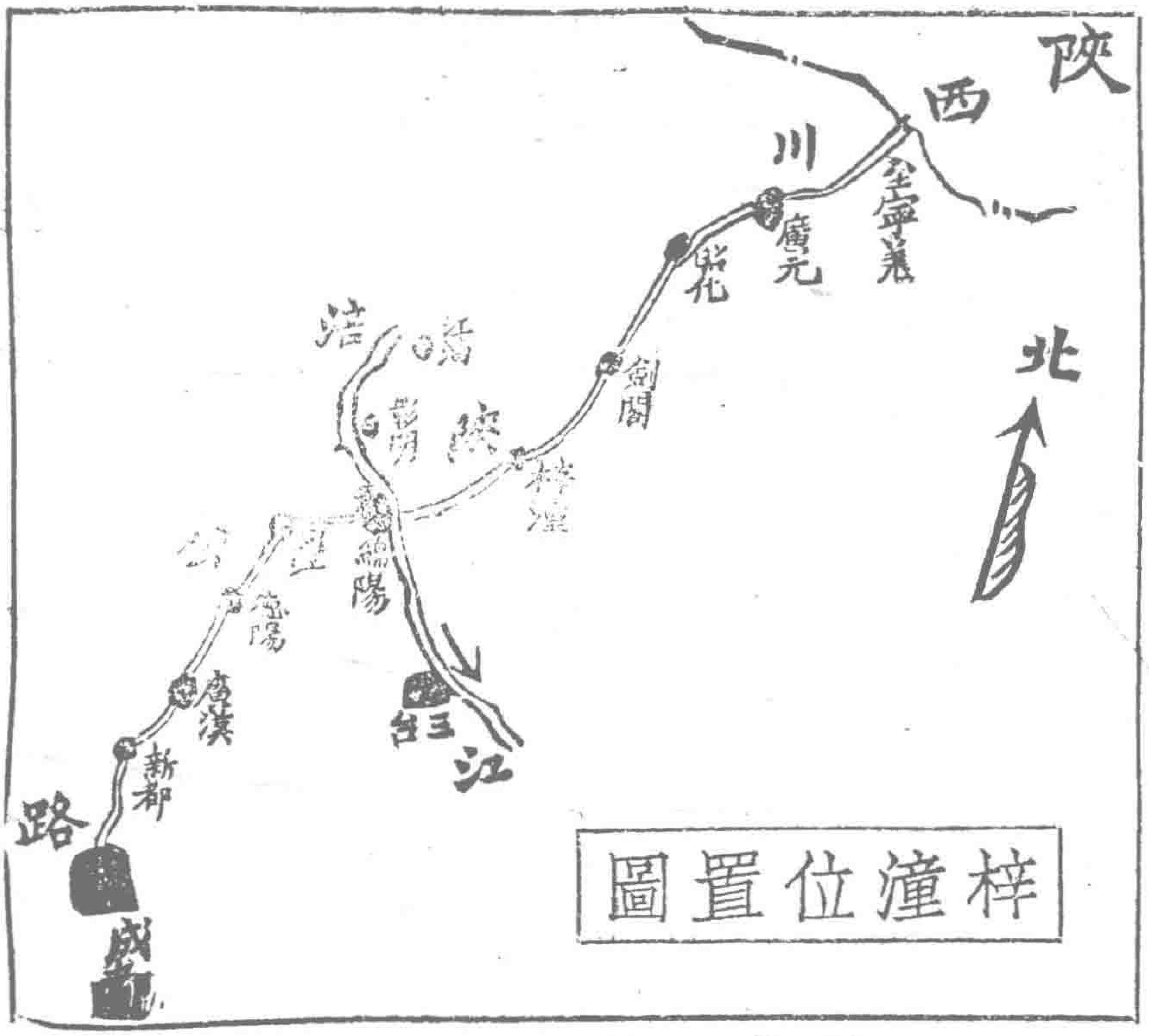
梓潼高出海拔五五〇公尺。氣候夏季最高九七八度；冬季最低二一度。（本項數字根據四川省府統計處所編之四川省自然環境。）

三　地勢物產：

梓潼全境皆山。森林除名勝外，餘盡童山，城內略較平坦而已。物產產少數稻米，餘產紅薯馬鈴薯玉黍豌豆等物。

四 社會狀況：

梓潼民俗純樸，守法知禮，重於力田，不廢弦誦，惟地瘠民貧，教育不易普及。一切建設，胥無從着手，近年公路告成，縣城路線往昔繁榮生活較成都為廉；但旅舍湫溢，夏秋季殊不宜也。



梓潼位置圖

五 古蹟名勝

甲、名山

七曲山：（即俗稱之大廟山，因文昌廟而得名。）

山在縣北二十里，川陝公路直經出北門，經兩路口，石牌坊，長嶺公路另闢新道，沿鳳凰山麓，遊山者可遵舊路行十里至古「劍泉」；俗名「水觀音」。「劍泉」者，昔秦惠王許嫁五女於蜀，蜀王遣五丁迎之，還至此，見一大蛇入穴，五丁共尾拽之，山崩，壓殺五女及五人，而山分為五嶺。因名「五婦冢」，五丁拔劍處劍隙化為泉。故稱之曰「劍泉」，見華陽國志及寰宇記。李白蜀道難云：「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方鈎連」。即詠此事。山有長亭覆道，背觀世音像，泉水出其下，對面高樓，可眺潼江，每值夕陽西下，落霞綺於蒼翠之間，軟紅百丈，是為梓潼八景之一之「劍泉晚照」。

出亭前行，路[illegible]峻，名「瓦口關」。有坊題曰；「陂去平來」，蓋由北至南而言也。復前，台階之下，有亭翼然，名「送險亭」。漢書地理志「梓潼有鳴溢折碑祠，俗呼：「張溢祠」即此地。祠今已不存，公路於此與舊道合，行山腹間，盤旋七折，「七曲山」以是得名。又二里許，巖壁有宋朝暨唐代所造佛像甚多，名曰：「千佛巖」，惜上年建築公路時被毀去一部，岩中有「宋嘉定庚辰（按即寧宗）五月梓潼縣主簿杜牟劍刻」字碑完整之造像記現存。於此遙見松柏千章，蔭

夾道，爲七曲山文昌廟及吉祥舖街市所在。廟門榜書「帝鄉」二字，無名，俗稱爲「大廟」。正中山門之上，層樓二級，建築偉麗，與兩側石門相聯絡，儼若城堡。入門拾級以升，殿宇宏敞，在昔匾聯極多，今什九不存。正殿後爲「桂香殿」，柱大合抱，鐵鑄文昌像甚古，爲明洪武廿五年蜀王府建。左爲「啓聖祠」；「瘟祖殿」；「風洞樓」；「家慶堂」，均明洪武永樂兩朝建築。風洞樓下，石刻頗多。正殿以僧，右舍禪房，地段幽靜，中庭題曰：「四萬株松之齋」，游客可資休憩。廟左爲「關帝廟」，殿宇宏大，出廟門，對面台階石欄曲折，其上爲「盤陀石」，「應夢床」；「晉柏」，及相距二里許之「望水亭」，皆文昌遺蹟也。

考縣志載：文昌神姓張，諱亞子，其先越雟人，因報母仇，徙居是山，自秦伐蜀後，世著靈異。宋元歷封「輔元開化司祿宏仁帝君」。復引明史禮志記云：「張亞子居蜀七曲山，仕晉戰歿，人爲立廟。唐宋屢封至「英顯王」。」道家謂：「帝命梓潼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元加號爲帝君，」詳見文昌全書，其鐫板尚存廟中。

長卿山

縣志載：「長卿山，縣西南五里，舊名「神山」。唐元宗幸蜀，遙見山上有石窟，近臣進奏『此漢司馬相如讀書之窟』，因敕改今名」。山上茂林中，有廟祀文昌，其殿側敞屋三楹，匾曰：「相如亭」。後石窟高二丈餘，可容几案，相傳司馬相如曾讀書於此，俗呼爲「司馬洞」。清邑令許長齡聯云：

「公稱蜀國文雄，胡來作羈客閒吟？片石不曾遺墨蹟。
地隔臨邛市遠，可携有美人伴讀？空山時與證琴心，」

循此以西，山半岩壁間，鑿有佛像二龕，即「西巖寺」也。寺燬於宋，治平間，從撫把明崇禎辛未歲，巖端忽放靈光，居民蒲姓等欲復其舊，邑令胡邦助成之。有記刊於巖壁，今寺已沒，僅岩上佛龕猶存。迤邐而下，至潼江邊，爲邊孝先臥遊亭故址，按孝先名韶，陳留人，嘗梓敎授生徒，才思敏捷，漢桓帝徵爲大中大夫；官至尚書令。推歷數有驗，著作東觀。有頌碑銘書策等凡十五篇，亭久廢，今人立碑紀之、

臥龍山

臥龍山亦稱「葛山」，縣西四十里，昔諸葛武侯嘗營於此，故名。有場市曰興龍場，山下佛龕寺，明弘治間重建，即唐「景福院」故址也。金石典籍所誌「景福院石碑」，今無存。舊葛山寺，武侯廟，八卦井，俱湮沒，石刻曰「孔明泉」，今猶引溉田畝。山半有石窟中鐫佛像，如塔，俗呼；「千佛巖」。窟內刻石壁記云；「阿彌陀佛并五十二菩薩傳。僧元覺書。貞觀八年七月十四日」，凡數百字完好可讀。額題：「造四面龕僧道密」，均正楷，佛像亦精刻莊嚴。民國廿八年冬，中國古物保管委員會調查及此，刻文其上，囑當地人士妥爲保護。

馬閣山

縣志云「馬閣山在縣西北百二十里，接平武縣界」，寰宇記，「……山在陰平縣北六十里。」昔鄧艾侵蜀，從景谷路出江油。至此

懸巖絕壁，乃束馬車造作棧道，方得通路，因名「馬閣」。輿地紀勝，「山峻峭峻嶮巇爲艱險」。今荒僻猶昔，山下場市有青龍場，俗仍呼爲「馬閣場」云。

乙、金石：

李公闕：

宋王象之碑目云：「李業闕在梓潼縣西五里，前漢侍御史李業墓道赤眉毀破二闕臨官道，其字亦漢隸」，洪适隸釋亦載之。今業墓在祠後——長卿山之半去大路已遠。碑誌簡略，係近代所立。二闕現存其一，在城南李節士祠內左廊，隸書共八字，分兩行，文曰：「漢侍御史李公之闕」，頗完好，其下刻出土記紀：「道光乙巳年十月十七日此闕復出及移闕之由來。」清孫星衍寰宇訪碑錄有「梓潼楊侍中闕」，而無此闕；蓋其時尚未出土也。另有石表在長卿山麓石馬墻耕地中，存其半段，上有明正德間劍州李牧題字。

李節士祠——即祀李業於明嘉靖，流寇之亂全毀，清道光十四年重建，舊有明人林子儀一聯如次：

「稱帝稱王，不過井蛙，任麈載道旌輿，問漢議郎可曾一盼？

大明弘治元年仲秋　穀旦；

古閩林子儀敬撰並書。

爾公爾侯，無非幕燕，試看潼江俎豆，與莽大夫孰有千秋？」

清末擬增建亭閣未成，近年日就荒廢，舊例每歲清明日舉行祭祀，今祀田湮沒，馨香亦輟，惟明代石碑數通，與漢闕對峙於廊下，尚可循讀耳。

縣志載「漢李業字巨游，邑人，少勵志操，舉明經爲議郎，王莽篡漢，託病去官，公孫述據蜀，徵爲博士，固辭，述羞不能致，使鴻臚尹融，奉詔劫之，若起則授以公侯之位；不則賜以酖酒殺之。融說之曰：「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否？而以區區之身，試於不測之淵乎？朝廷貪慕名德，缺曠官位於今七年，四時珍御不忘，君宜上奉知己，下爲子孫，身名俱全，不亦美乎」？業歎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爲此故也，君子見危授命，乃誘以高位厚祿乎？」融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大丈夫斷之於心久矣，何妻子之爲」？遂飲酖而死，述恥殺名士，以賻錢百萬，即其家子翬逃去不受。後光武詔表其閭，明嘉靖中立祠祀之；非祀鄉賢祠內。

楊公闕

城北里許，有村名兩路口，其右側蕭姓屋後大樹下，疊石若堵，刻隸書文曰：「劉故侍中楊公之闕」，分兩行，每行四字，字大約四寸，獨字上半已泐，「楊」字甚其右界域內，有刻字痕跡，據馮氏金石索載有「楊化濟，揚化一尉口」等字，正書，但是題名，今已不存。

此闕，王氏碑目不載。寰宇訪碑錄有之，列入漢碑，梓潼縣志謂爲「楊休或楊修墓闕」。金石索特作考證，疑是「梓潼太守楊戲之闕。」戲字文然，武陽人，爲尚書右選部郎，又爲治中從事，遷中郎參

五〇—四一四

軍；領梓潼太守。」史稱：「所在清約不煩。」然闕無明文，同爲臆說，無可據也。

書箱石

城南五里石馬[illegible]，公路左側□□姓耕地中。有二石對立，俗呼「書箱石」。與山麓李業石表遙遙相對，其一有字，隸書；另一剝蝕較甚，字跡全無，舊傳其字爲：「蜀中書賈公之闕」文[illegible]行，因拓字者往往踐踏禾黍，地主惡其擾而毀之，今所存者，僅第一行「□審」二字；第二行「公出」二字，尚約略可辨，字未在闕之正中。

縣志丘墓志：「漢李業墓，縣西南五里，長卿山下，有二石闕；二石馬；二石表。」又：「蜀漢車騎將軍鄧□墓，縣西南五里有二石闕」，今李闕已移，此二闕正對李業石表，不[illegible]，得無鄧芝之闕耶？文字既殘，官職不符，未敢臆斷，特以縣志所載，闕之方位道里相同，姑記之。

九塊石

城西關外，半里許山腰上，有石高丈餘，上隆下方，其雕刻痕如闕，年久風化，遠視之略如九層，俗呼「九塊石」。上段西向刻有房屋之跡，下段方形，在昔似刻有文字，或謂：「漢邊韶墓」。縣志僅云「在縣西關外」，未能確指，疑此爲邊氏墓表。

考碑目及梓潼志所載梓潼漢闕，尚有「漢范伯友墓石闕」「在縣東六里，題曰：「沛國相范伯友墓」」漢趙瓖墓石闕，在縣北二里。題曰「漢祖國瓖之墓」，筆者詢訪十餘日均不得結果。

丙　古蹟寺祠：

陰平廢縣：

縣志載：「陰平廢縣縣西一百六十里漢置」。按陰平有四，此則梁州之北陰平也，晉沒於氐，梁天監四年，魏人侵蜀，蜀將任太洪自陰平入魏晉壽誘氐羌絕魏運路，十五年，將軍王光昭與魏戰於陰平，即此。後魏改「龍州」，西魏改郡曰「陰平」；縣曰「龍安」。隋初廢郡仍改縣曰「陰平」屬「普安郡」，唐屬「劍州」，宋因之元廢。

上亭舖：

上亭舖縣北二十里，川陝公路所經，昔唐玄宗幸蜀，至此聞鈴聲，似言：「三郎郎當」者，故名「郎當驛」。

瑯泉：

泉在縣東三里，李白曾宿此，題云「這開碧泉處，水聲淅淅，棲鳥衰聲不勝秋，細雨猶如千丈線，搖繫心頭。」今東壩開泉鄉，即其地，泉尚存，有廟曰：「靈泉寺」。

瑪瑙寺：

寺在縣南五十里，肇於宋代，明正統初重修，山水明秀；林木蓊蔚，殿後石洞中，常有清泉流出，四時不竭，殿內壁畫極佳，保護乏人，已半毀損，至爲可惜！

天封寺：

寺在縣城東關外附郭，元泰定時剏，明永樂初重修。流寇之亂，與城同毀，僅留正殿三楹，今大雄寶殿是也。清康熙時，僧惟慈募修，兩廡及前殿凡三重，大雄殿之佛塑自元代，極古樸，前殿鐵鑄龍神像，亦永樂三年造。

永利寺：

寺在城南五里，與文塔隔河對峙，明代建，有碑記尚存，清康熙重修，寺內昔有牡丹，數株，枝葉甚茂。寺後修行數百竿，寺外荷池環水，為春夏郊遊避暑勝地，今花木凋殘，僅數株尚榮，

金寶廟：

廟在城西北五里，踰潼江即至。粉垣繚繞，舞榭峙其前，內祀文昌長子履孝王。階下有石碑，紀廟建自元代，有跋云：「元至正六年間前人衆信開石碑，未付起立，宣德三年三月十五日立石，何章書。」字體拙劣，大半剝蝕，須諦視始可辨，此廟與永利寺皆為梓潼縣志所未載。

雙峯寺：

雙峯寺，古名「霜風寺」，在縣南七十里，因峯插雲霄，古木蓊鬱，雖在盛暑而風冷然侵肌骨，故曰「霜風」。剏於元初，明代增修，樓殿巍峨，峯巒秀麗，明進士高簡；探花高節，弟兄讀書於此，多題詠其間，今尚存明碑，有高簡作雙峯山寺記；及雙峯寺記。明嘉靖元年立，均完好可誦。

重華寺：

在縣西北一百二十里重華場外一里，明成化時建，諸山星拱，澗水紆迴，蒼松翠柏；修竹清池，雄蔚幽秀，為一方勝景。

小七曲

縣南三十里石牛場，有文昌祠，面臨街市，背負山岡、樓殿壯麗，「桂香殿」「家慶堂」皆略仿七曲山，

何石亭祠 附坊：

考縣志「何光裕字思問，號石亭，邑人。嘉靖辛丑進士，歷兵科給事中。鯁直敢言事；公卿以下，皆敬憚之。時咸寧侯仇鸞守大同，請開宣大馬市。尚書某，又言無馬者，皆得以牛羊易粟麥，上疏劾其奸，疏奏，廷杖死，逾年鸞事覺，飲酖，仍尸斬，海內人多以公直諫宜昭雪，旋世宗遺詔贈太常少卿；飭祠祀并於縣建坊旌表之。

今坊在城內忠貞街，題曰：「忠節」，上年因建公路，恐高車難行，將「忠節」木扁取去。祠在南門外半里許，有豐碑二，皆明萬曆四年立。雖風雨剝蝕，泰半漫滅，尚依稀可讀。

丁　塚墓：

張子厚墓室：

縣西二十里許，石雞水——亦名「石溪河」，與潼江合，水西縣岩間有南宋處士張子厚墓室，考縣志載：

「張震，字子厚，文昌帝君後裔，清河張氏分三裔，皆授□□（

原文缺）諾敕子孫相承，爰出第一爻之卜，齋家有祖風，所交雲霞之友，莫紀其數，買地鑿岩，爲税身之所，越三十年而成，前爲齋，附中嵌石碁盤，旁有三室，可容數十人，最後有石牀……恍然如世外之境，眞壺中天地……紹興辛亥年（宋高宗紹興元年）四月三日終於岩，年六十九歲……

後記

本篇，爲上年漫遊秦隴歸途道經梓潼，勾留計三週之久，每日躬往尋訪金石以及名勝，夜則參閱典籍考其原委，久貯篋中，於此次南巡之暇，乃發而整理，或不致與實際相謬也。

慰勞珍聞

仁

女明星郎美麗 merle Oberon，某次到倫敦各大病院去慰勞負傷將士，問一位傷兵說：

「你曾殺死過一個納粹黨徒麼？」

「有的。」那個傷兵回答。

「當時你是用那一隻手殺敵的？」

那傷兵舉起右手，表示他當時是用右手殺敵的。

於是郎女士吻他的右手，以表欽佩。

然後她問躺在旁邊另一個床上的一位傷兵說；

「你曾殺死過一個納粹黨徒麼？」

那個傷兵，衝口答道：「我當然打死過敵人。最近死在我手裏的一個，是被我用口咬死的。請女士注意」。

（譯自美國讀者文摘）

雲南益華商業銀行

衡陽分行

—— 營業項目 ——

調劑金融 發展生產

輔助商業 促進建設

存款—利息優厚

放款—手續簡便

滙兌—迅速便利

倉庫—穩妥安全

資本雄厚 信用卓著

服務週到 手續敏捷

總行：昆明市南屏街

衡陽分行 衡陽市中正路十四號 電話一三六號

分支行處 桂林 柳州 成都 貴陽 下關 麗江 宜賓 昭通

（通匯地點遍全國）

北盤紀行

傅南華

五〇一四一八

一　未來的國防工業安全區

水城為北盤江一角的大縣，社會地形人文□特殊，在貴州恐怕要數第一，觀音山蘊藏的鐵鑛，經專家認為居全國第六，西南第一位了。（見浙大史地學報一卷四、五期）現經黔西鐵鑛籌備處一年餘的探測，確定藏量至少在一萬萬噸左右，而與煤洞，小河邊一帶的煤鑛，相隔只三四十里，形成□姊妹鑛，足夠開採該鑛而有餘，且以得河（烏江南源支流之一）之水力復可利用，三美俱備，實全國僅有的一個工鑛區域，樂森璕氏譽：「□日敘昆鐵路與筑威鐵路通後，水城要變為大西南唯一國防工業安全區。」此語使黔西人士起勁不少。筆者近年身居水城，對此亦極感興奮。並嘗旅行附近諸縣，曾將旅行見聞投登滇東日報與時事導報，茲又有北盤一度之行，今將見聞寫投，以備他日來此者之一助。惟筆者知識淺陋，於行文深感辭不達意之處甚多，尚乞高明教之！

二　凶山與惡水

出水城南門經鳳凰山脚而達濫壩，是此間運送鹽背數縣食鹽的唯一大道，故路途並不寂寞。行五里至雙龍井，是一長數里的深田，清溪蜿蜒，白沙為底，魚蝦紛泳，頗饒佳趣也。偶有綠楊夾岸，雞舍相兼，亦令人有嚮往之□。水城風景原不算壞，有以「東方的威尼斯」名之，然而過此便是「凶山惡水」了。至□□岩，頗兩山之間一石縫也。十數丈間只能並行二人，頗為□要。復行十餘里至大丫口，是此間向來搶劫最□之地，於山口處橫山一線，左右皆一片大岩，前□深谷，大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看地形似因地層陷落或崩裂而成者。下岩順深□行，七八里間，由谷底望山峯，高聳至少在五六百公尺，□底流水，即為通仲河。過狗□巖，上下均為懸岩，人行道係由岩中鑿石而成者。仍在山凹間行十餘里下一山至濫壩，又為一列大岩，地形似一陷由陷也。這□上自□舍起，下止於巴螂河，長九十餘里，形同刀切，面目猙獰，有如惡鬼，故曰「凶山」。山下均有激流，水漲人畜不能渡，衝岩搏石之聲，響如巨雷，故曰「惡水」。巴螂河與通仲河匯後，下流□米纒至紅岩入北盤。在該兩河包圍之間，中懸長三十餘里□寬十餘里之山原，一即鹽井□，是貴州裕民鹽井公司即在上築井，濫壩為巴螂河源□，數十人家住於小山間，因土地皆為土目錢某所有，收租過重，人民靠鑄犁口與挖煤為生，痛苦骯髒不堪。此處之煤過去曾治煉萬佛廠銀鑛，故甚出名。

三　北盤一重鎮

由濫壩到楊梅樹是六十里，翻一山名革秋，樑子山脚地名革秋，苗民散居，據說過去此處人多好放毒藥，如不能毒外人時，不惜毒其家人，丈夫兒子亦有被毒者。民廿八九年九師駐防此地，殺過數人，俟後無人敢放了。在鵝脚小廟中稍休息，此處早年亦有人開過銀鑛，今尚有人以殘渣冶煉以博微利。此處分道可去雲南之宣威，過北盤上流平塞河，兩岸皆大巖，以竹繩引溜筒而過，工具是最原始的了。相傳兩夫婦過河，妻以衣兜嬰兒於懷，口啣衣角，中途夫喝「注意」！妻答以「是」！張口間，兒則墮入深淵矣。

臺沙壩有五六百人趕場，場中最大交易爲鷄蛋，這是近來新興商業，每場有七八十萬，每一背平均六百枚，現價是三千五一千，總每場亦有十數萬元交易，此皆宣威人買往昆明。前行三十里抵楊梅鎮，總地名叫「歸集」，水城設有區署於此。區署有新修之大瓦屋五間，係撤某土豪之住宅增修而成者。區署長廖元之爲水城有爲青年，畢業於某軍校。此區署計轄九鄉鎮，九十五保，地區縱橫二百餘里，有如一三等縣，地區複雜，文化落伍，民性强悍，小學畢業者僅數人，皆不知此爲南盤或北盤，順流七八百里間，此實一重鎮也。

四　盤江狹谷區

擴大關集範圍，北至宣威前漁河起，南播盤縣之八大山（高二千餘公尺，霞客游記中曾記之）娘娘山，普安之普南山，丫口山，晴隆之長流大坡，東括岱之打鐵關，北包水城之紅岩，猴兒三關及威寧之夸都山，縱七百餘華里，橫三百餘里，在貴州地形上可稱爲盤江狹谷區。因高則在拔海二千七八百公尺，低則八九百公尺。水由諸峯沖灌而下，匯爲巨流，窮川奔騰，因極異常，又以水流過急，拖沙帶泥而來，終年混沌不清，故本地人呼爲「黃河」。氣候有寒溫熱三帶，由針葉植物以至棉花，甘蔗，黃果，花生，紅薯，油桐均產。過渡工具，則爲溜筒，中則爲鐵橋（黃河段），猴昌河至茅口河爲小船，至盤江乃爲大鐵橋，由[illegible]渡河至茅口河止，約九百華里，河身原本照東而流，至茅口河以打鐵關橫亙於前，折而西南流，始匯爲粵江。河至茅口河也，衝大峽而出，峭壁臨天，險如巫峽，下爲沙洲，盛產甘蔗。人口有漢、夷、回、苗、仲等數族。順河一帶，大皆仲族，教育全無，因地形影響，胸襟狹窄。但對人忠實，男女工作皆甚勤奮，能普及教育，殆爲此區之良好農民也。衛生則根本談不到，人畜同居，此爲我國農村普遍現象。此一帶土地皆極肥沃，出產豐饒，然以歷年變亂，土匪土豪成爲特產，以至人口遷移死亡，衆多肥田沃土皆盡荒蕪，如不開墾，至少可加二十萬人。惟瘴氣一事，外來人畏之如虎，民十八年，衛生署派二人來滇黔考察瘴癘，此二人不幸竟來死於此。然實以荒山太多，人口過少，醫藥毫無，衛生全不講究，初來者難於抵抗之故。

五　特殊地形與特殊社會

我們到歸集的第二天便趕楊梅鎮的場，人數約千餘人，就在這百數十家的小街上交易。如此處的特產，茯苓，桔梗，黃草，紫竹，年下川在二三百馱，都有川人在此坐買。近年如米、肉、油皆大量向宜威、盤縣流。棉花，花生，紅棗，黃果，無人提倡，未有大量出產。石棉生於海邊，未有人採用。地形上此處有幾個地方值得一述，一是馬龍塞，如螺螄形，寬廣十數里，上住五百餘家，獨成一鄉，四面皆有二道或三道的關，只有一小路上去，其崎嶇險要由此可知了。一個叫棋盤塞，形同半截塔，上住五十餘戶。一是馱騾塞，形如其名，上住有百餘戶。一是馬龍塞（？）上住四百餘戶，亦獨成一鄉，此塞居民以姜姓最多，有大洞能容數萬人，小洞則處處皆是。上述諸塞，皆以險要聞名。

盤江狹谷區中，大凡一塞或一山間，必有一土豪擁槍若干以統制當地社會，槍有多至四五百條者。此類大則抗兵抗款，估種鴉片，魚肉鄉民，無惡不作，小則慫恿愚民滋生事端以阻礙政令，實少明理者。土豪彼此間嘗因權利之衝突時生械鬥。一老學究自民元統計至三十年止，中間只有三年半未打仗，沒打仗的原因是休息與補充，否則不是土豪與土豪爭，便是軍隊打土豪，勦土匪。每因一大土豪消滅後，無數小土豪乘機而起。蓋不從政治與教育着手，是誠「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也。在此種演變下，人民愈弄愈窮，田土愈荒愈廣，壞人越積越多，以致威寧，水城，盤縣，晴隆，郎岱等數縣，大部份地方無法治理。不良之區保甲長藉此混水摸魚，良民欲哭無淚，只好得過且過了。

六　某土豪會見記

在楊梅鎮休息的第二天，曾往訪此地著名土豪黃某，事前由區署指導員李君先行通知，並着其夫人先去，交涉不帶武器。据云：黃本當地土目姬姓佃戶，曾進過中學及劉如淵時代的幹部大隊。因不堪土目壓迫，起而抗之，遂有今日。午正到達他家，住屋也只瓦房三間，但房後杉林中有好幾座碉，便是他財產與武器的儲藏室。黃是一中等瘦子，形容枯槁，為一鴉片煙相，與鄉人所稱「了不得」者實不過如此而已。當他與我同坐時，忽自起立，似疑我帶有武器者，幾道門前，用幾個彪形大漢守候手中雖只捧着「貓兒斗」（烟斗，可代武器）吸烟，但是大有作用的。吃飯時，某君發覺黃身上帶有短槍，以當日情形言，如我們有心謀他，雖成功亦難越雷池一步。蓋此人曾越過畢節之牢，經軍隊屢圍而不受首，是誠機警而善於防人者。據此一人，可見作土豪之不易。席間，我勸他出外去看看新世界，以改變此坐井觀天習性。然而，他總是捨不得那霸佔得來的田土與床頭一堆槍械。天地間，許多人皆安於作繭自縛，黃亦不過此中一人而已。

七　路過猴子廠

由陽柳鎮到以宗是四十里不過一望之地，然於山溝中灣來曲去，足足走了五個鐘頭。以宗家家喂猪，至少五七條，故肥猪滿地，鄉公所亦充滿豬焉。此間土目某年收二三千石，已畏事他去，他那宮殿式的房屋只有老婦一人看守，冷落得有王謝堂前燕之感。夜宿鄉公所，幾個縣訓所學員招待晚餐。次日到法泥，望着近，走起來遠。路是順北盤半山行，計五十里。離以宗五里過猴子廠，該廠在道光年間有數千工人開採，詢諸鄉人，尚有「四十八家號口」的傳說，鑛洞在順河一帶據傳說；發現銀鑛原因，係一苗婦洗衣河中，巖上老猴以石擊婦，婦拾石查而有光，携回驗之乃為銀鑛，繼有人開採成效大著。後皆以苗亂停業，民初尚有滇人來此開辦，亦因土匪滋擾中輟，今尚有朽　若干罐。

廿五里至法泥槽，係兩山崩陷而成的一個山窪，土地亦頗良好，但因過去某土豪稱霸，人民多被逼他去或遭殺，現僅三四十戶，只過去十分之一了。由法泥槽至法泥二十五里間，兩山皆赭色大巖，像百摺屏風一般，一列一列的聳立着，大概是火山爆裂時燒成的。而萬山嵯峨，高入雲表，據繫哲兄云：怒江一帶山形河流，其險峻亦不過如此。此誠可與東南三大峽谷區媲美了。是夜宿法泥黃保長家。

八　橫渡猴昌河

黃保長家住半山小樹林裏，這保長從未進過城，連區署也不曾去過；不識字，胆小，年青，還不壞，附近皆他家族，上代係由普安之龍場搬來者。夜月明犬吠，令人心悸，某君則整夜不眠。次日晨，順山巖而下，約十里至河邊，近河段如拱背之白沙小道，窄僅容人，稍不慎即化為粉虀矣。背夫負行李匍匐而下，但孔君所牽小馬，直衝下岩，雖見過集馬之絕技，然亦危險之極！抵河，船早在岸旁伺候，我等即登可容十餘人且會漏水之小船，曲蹲其中，耳聽澎湃之聲，目覩巨浪翻騰，在寬約二百公尺，深不可測之黃湯中漂約二十分鐘抵岸。予為旱鴨子，久未過河，在舟中幾心膽為碎，於萬頃之樂，不勝茫然也。

舟子為仲族，三年前予曾兩渡此河，彼尚識予，給船費三十元，擔衣登山而去。

河畔最熱，因四山封鎖，空氣不能流通，氣壓低，以至呼吸迫促。即至登山，越上反越新鮮起來。梯田內割穀者皆為仲族，詢之皆唉聲嘆氣道莊稼不好，洩氣事，殊不願多問也。

猴昌河巖上猴子頗多，鄉人有捕至水城盤縣售賣，大者三百，小者二百，在此年頭，不無小補也。下午四時登丫口山，登山三十里，拖得精疲力盡，王君表示永不走這種路，令人有「黔道之難難於

上青天」之感。猶昌河為普安水城界，亦為黔省第三第四行政區界，水城境計二百華里，普安為一百二十里，以人口地域計，普安僅水城一半大。

九 月夜抵龍場

由丫口山到龍場是三十里，夜十一時始到。正值深秋，長空縣皓月一輪，遠山有村火微明，清風拂面，蟲聲唧唧，數人寂然孑于野道中，心中浮起無限感想。偶過農家，不知因何喜事猜拳飲酒，其樂融融，亦令人心為之醉。夜宿鄉公所，鄉長鄧君，隊長呂君，均為總角交，話舊待答，一時始寢。

龍場為普安大場之一，每場有二三千人趕場，出產以米為大宗，每場在百餘石，大都運往盤縣，這百數十里內皆為小田畸田，土磽薄，產量與水城等，米糧有來自百里以外者。境內人民卓有綽號叫「老巴子」（如有人公開道及是要打架的）此名之得，據云係上代隨傅友德南征時，來攻此地曾遇苗，苗上滾木擂石甚凶，以木板竹笆遮頂攻上，佔領後便世居此地，故得此名。詢之多為南京或湖廣籍。習俗上，男子喜以「貓兒斗」吸煙，（打架時可作武器）與水城境風俗同。女子則長衣大袖，纏裹白布，一片苗風，而終年赤足，最為勤苦。懶惰的男子，反在家看養小孩。種田栽秧，皆由女人操作。晚歸時尚須負柴草一背以回，殆亦苦矣！如果女人以勞動為時髦，則此輩乃可稱為現代婦女。可是這些婦女因自小就參加放牛割草，三十歲便多憔悴不堪。所以一般男女身體都很壞。飲食每餐皆不離稀飯，一年四季，窮家大戶皆必「喝稀飯」後工作。百數十里境內缺煤，山林砍伐淨盡，冬日多以牛糞燒火烤。百里內聲帶以鼻音最重，初聞則一片嗡嗡之聲。談及文化，有清一代僅出過秀才一人，民國以來無一個初中生，亦落伍之至矣。

十 回鄉雜感

龍場到貫子窰是六十里，全都荒山，極宜牧畜，惜乎無人提倡，只供冬來一片野火而已。四十里至大岸倉，喫粥果腹，鐵匠于某為早年同街朋友，入贅來此，彼饗以包谷粑，雖粗亦甜而可口。此去貫子窰二十里間多為深田，土質多係白沙泥，豐收尚好。憶幼時穀熟之際當來此一帶親友處耍子，必飽食雞鴨臘肉回去。今則年歲不登，一片冷落景象。十數歲大姑娘，褲子亦破爛不忍看，較之水城鄉間穿麻布不如特多，詢及生活，謂農村蕭條非自今始，想當年歡愉情景今只一片滄桑耳。

貫子窰為予故鄉，公路未通前乃滇黔大道，住民八百餘家，長街二條，頗為繁盛整齊。有小學一所，辦理頗善，而今戶口減去三分之二，學校則辦得不像樣子，丁文江氏過此時，在漫遊散記中述此間食鹽之昔有如珍寶，今全靠由水城走私運來一小部份青鹽，實

五六十元一斤，其實貴更甚。從幾個鄉村看，灰色的成份實在太多。人物此間早年有一個易曉南先生，曾當過旅長；現則有一個譚俊明君任某師師長，餘則未之聞。附近幾鄉有譚胡李三大族，民初年間，曾有極激烈之械鬬。胡姓據說是明初南征戰將胡海之後。

予在此原本貧無立錐之人，此地早已無「家」，此來只好住同窗顏紹黯君處，十載漂零，一事無成，今來尙受人招待，殊慚愧之至也。

十一 普安現狀

翌晨往視家父墳塋，數年未掃，幾被牛馬夷爲平地，不覺潸然！返顏君處早餐，與胡炳垣先生略談別後境遇，即至梅花箐易曾侯君處，易與其尊翁曉南先生均未在，易震東君招待吃糖水炒米，此蓋吾鄉鄉間高尙之茶點。俗於娶新婦次晨，將女家裝於紅櫃中之炒米取出，以沸滾之糖水和之奉諸友，名曰「炒米茶」，意在顯示新婦善作之一，藉寓多子之意，然日久此意似不存在矣。午至普安，蓋僅三十里路也。

抵城住孔伯祥君處。丁文江氏爨客遊記考證，謂普安即當時之軟橋哨，實則普安離軟橋哨尙有四十華里，軟橋哨現屬盤縣地，名地均存，丁先生經貫子[illegible]而未過普安，不免附會耳。普安近年以交通發達，旅館飯店林立。比之滿淸時相傳諺語「好個普安縣衙門像獅樣，大堂打板子，四門都聽見」眞不知差之何遠。可慮者，全縣迄今猶無一大學生，青年多以區保爲成功捷徑，地方既以無人才爲可慮，而農產又不發達，更無特殊鑛產可言，前途未可樂觀。但有少數青年，拚命與環境掙扎，以求一綫出路，這也是戰時社會一個角落裏的一幕插曲了。我以爲不能進大學也不必勉强，努力自修未嘗不是辦法。我望青年們應力求自樹，但地方士紳也應放出眼光，籌點補助金，辦一 圖書館，救幾個有志的青年。不要只把「勢」與「利」在青年們眼前眩耀，在青年們眼前瞎鬬，明爭，這樣下去，沒志氣的青年屈伏成爲 才，有血性的激成想吃人的猛獸。長者們試想一想，地方青年如 了無生氣，或變成橫衝直闖的禍亂份子，是不是我們的罪過。同時；青年們也不要自高自大，自卑自賤，應該是自立自强，自尊自治吧！記得前幾年聯大移滇經普，一位在香港宇宙風上發表文章，中述普安惟小學一所，爲一縣最高學府，學生出去便充文豪，這不免諷刺過甚。我希望籌辦的中學早日實現，存在的幾所小學也要辦好才行。

十二 小實業家

重經普安的江西坡，見桐核纍纍，想起此間小實業家趙步雲氏。趙原一武人，曾當過營長，十年前解甲歸里，拚命從事農業建設，現他的桐樹每年可打桐子百石左右，橘子黃果運到昆明去售。他

植的木棉已有六年成績現雖僅二三百株，然大的已結到四百以上的棉桃。而牛馬猪成羣，將來尤為樂觀。這長達百餘里的偏坡盡多荒地，土質肥沃，耕牧兩宜。雖有瘴氣，但稍注重醫藥衛生，並不可怕。趙初來時伐林植桐人目為瘋顛，但成效大著，人皆仿效了。建設實業只要有人樹立榜樣，自會成為風氣的。然事之成亦屬不易，趙初回里時，正是地方糜爛，土匪貪污橫行的時候，因身為武人而小有地位，一面建設，一面消滅土匪與反對貪污，今日此範圍內既無土匪，貪污也不敢肆虐了。

談及歷史，清初吳三桂曾與清兵在此大戰過一場，挖公路時紅花灣一帶挖出不少朽骨與兵器，嘉慶年間此處曾出過一楊姓進士，那時是很大一條街，人物都很發達，而今則居民鮮少，冷落異常，夜間未燐飛螢，大有古戰場之感。

十三　白雞山故事

江西坡脚有小河一條，係普晴兩縣山泉匯成者，上流有數十里之大森林數處，終年綠蔭蔽天，野獸甚夥。夏日河流暴漲，洶湧異常。上架有小鐵橋，過橋後即晴隆屬之白雞山，公路蜿蜒山腰而過。憶早年來此，鄉人道一故事。據云山頂有韭菜一窩，四季蓬勃，一牧童天天往割，因割後次日仍又復原樣也。後來這牧童想，不如挖去栽在後園為便。及至挖下，忽得紅珠一粒，光耀奪目，携歸家中，夜間燦爛一室，置之米櫃，米為之滿，伴之以銀，銀充一櫃。一時成為巨富，此牧童便想做起皇帝來，於是；招兵買馬開始造反。後來，皇帝家用了很大兵力，用俠客將這寶珠盜去，方始平定。這故事一直傳到現在，有人還指這牧童的墳就是山腰的小山呢。

車登山腰，有地名叫沙子嶺，安八路分幹在此。有茅屋數十家，成小街一條，全是旅店食堂，也是近年的產物。此去爬有名的二十四道拐，登山即晴隆城了。

十四　晴隆一宵

晴隆過去名安南，因與越南混淆而改今名，晴隆背倚白雞山，十里以外皆為大山懸巖，形似一陸上半島，公路必經二十四道拐，原因即在此。十年前的晴隆，理髮店亦沒有一家，而今人口激增，旅館食堂林立，還有大建築物，也純是交通的賜予。夜往訪縣黨部鄧書中同志，談吐間覺其尚有事業心，到很可一幹。次日過盤江橋，駐守的某部士兵在石山嵯峨中種植蔬菜，樹立園圃，不但美麗而且是很好的增產辦法。我以為現在無論機關學校，均須生產化才行。一個月的生活小菜佔四分之一，能喂雞豬，足可減去一半。

北盤一帶山勢，來至此一段，已大加開朗，不是茅口河以上，峯鑽雲假，怪石猙獰了。此一帶皆為水成岩，因地層陷落，平面岩層弄成傾斜或直立。據專家研究，貴州的地質以威水最古，黔南次之，黔

北又次之。盤江橋一帶，似爲斷層之分野者，然予非地質學家，亦人云亦云耳。

十五　燎原

由我所經過的幾百里間，人烟稀少，且近於盤江潮熱地帶，森林應該很多，然而百分之九十總是禿頭的山，此皆因歲歲燎原，樹木幼苗均付之一炬。泥土則爲雨水洗刷，只是一些風雨侵蝕的山頭露在外面，長一些粗老黃白茅草，供燃燒外，迄無用處。欲求在這些山上樹木至少須十年無火。然而這尙在深秋，有些地方已開始焚燒了。嗚呼！長此以往，不惟天乾水潦日多一日，民生國防兩受其害，子孫殆欲築三間樓宇，四塊棺木亦不可得也。

過壩陵橋，九十元買了一束甘蔗，價廉而物美。嚼半截便覺肚內水響。爬雞公背，車如老牛怪吼，下午四時抵鎮寧。

十六　都市與農村

由鎮寧另覓車子到筑，車在平壩抛錨，就宿，夜某部隊檢查旅客，同車由安順來之二老頭被拘而去。因在其臂上檢查出鴉片者干也。看衣着，二老是足可維持生活者，然竟貪利冒此危險，世道人心，能不慨然。

次日冒雨抵筑，幸予所着爲威寧毛呢大衣，兼有雨衣效用，否則鴿立卡車中，眞有吃勿消之處。偶見農夫立田間長歎，詢之謂田中穀已生芽矣，年歲不豐，乃蒼何苦又賜以泣涕漣漣之收入也歟！

因黃魚不能直過三橋，特雇馬車進市，久不到筑，此來有劉姥姥進大觀園之感。且離農村而到都市，誠又有出地獄而登天堂之慨！總之；都市是五花八門，無奇不有，而且是「突飛猛進」的。但我今天是再也不願對沉悶的農村加以回味，如果我是那沒良心的官吏和不知物力艱難的公子哥兒的話，至於什麼都市重於鄉村，或者鄉村重於都市的理論，我是無能去研究了。就此暫別吧；農村！原諒我不能將你的實情和盤托出。

卅二、十一、於筑

莫把通衢當客廳

大中

丈把寬的人行道，並不爲狹，可是五六個人並排着走，有說有笑，把一條路的空間通通占去了；對面雖有來人，好像不會看見；又或站在路旁談話，刺刺不休，使他人不得不避道而行。他們把公有的通衢，當作私有的客舍，却使他人走頭無路。

宜賓市况一瞥

李恭楨

五〇—四二六

（一）交通概況

宜賓古稱戎州，又名敘府，前屬永甯道，今川省第六區區署在焉。地扼金沙、岷長三江之口，水運四達；東下陪都以出川，西溯金沙通屏山（再展至雷波，南行入滇），北上岷江則爲犍爲、樂山（復分錦江通蓉灌，銅河通富林兩道），有汽船二十艘行駛其間。陸路亦衝要，東北則富順，自貢，西南則昭通，昆明，所惜者附郭惟一宜柏公路，僅有程四十里，通往柏樹溪；餘均羊腸山蹊，未闢車道。將來敘昆公路改建鐵道，××飛機場（丁宜飛航）擴展設備，則宜賓遂而爲西南國際孔道，居水陸空運輸之中心，瞻望前途，實有無限之發展焉。

（二）名勝

城郊仕女遊憩，率趨北城中山公園。有圖書館，山中堂與中正亭等，假山林園，滴翠蘢青；而當門之鐘樓，壘石明窗，高聳雲表，係當地寶元通熊商蔭村捐貲興造。東郭夾江樓係宋儒山谷黃魯直讀書故址，俗稱雙江絮月，以其地當金岷匯流入江處也。江北則有弔黃（山谷）樓、劉備祠，西郊則有翠屏山，國立同濟大學初遷於此，今僅留醫院與德文班焉。惜以事冗，除偶一涉足中山公園外，餘則未克遊覽；此非本文原旨所在，故不詳贅。

（三）物產

物產首推農產品，以包穀，豆蔬、竹，木，藥材，煙葉爲大宗，糟蛋、蔬油，膾炙人口。他若樂山西南之白蜡，屏山犍爲之銅鐵，滇北之鉛，銅，以及天參，竹筍，五倍子，蒙頂沱茶亦多見于市上；而二大日用，如犍爲之鹽，富順之糖，鄰近有無相通。川人通稱「金犍爲，銀富順」，宜賓適介其中，又有交通上之設備，宜其爲川南要埠也。煤產亦相當豐富，故各輪船及公私工廠皆資就地取材，此乃邇來新工業遷集之一動因。

（四）金融與保險業

新式銀行共計二十一家，大半麕集于東街一處；財政部設宜賓區銀行監理官于此。若略爲分析，則除中，中，交，農，省，縣六行外；有滇幫之興文，昆明兩行；蘇幫之上海銀行；舊川幫之聚興誠，美豐，川鹽，川康，重慶，和成六家；以及新設之亞西，濟康，開源，復華，四川農工，光裕等行；復加資源等銀號，以現狀言，實嫌太多，而以接近滇邊，集

散煙土須有鉅欵調動；滇緬路未絕時，舶來品更以此為轉運，以致銀行林立，競逐一隅。近則利息高昂，黑市有至「大一分」者，可謂驚人！保險業亦金融附業之一，且與貨運業務有關，以此間交通之便利，該業自必接踵而至。自營者計有永大保險公司一家；他若中國、中信局、太安豐、中興、興華、寶豐等，率託有關銀行代理；惟民安保險公司，則係民生公司所合營也。

（五）貨運管制及輪運業

宜賓航運事業，甚形發達，蓋水道使然也。故財政部設有海關及緝私處，以管制貨運；軍委會與省府並分別設立水陸交通統一稽查處與水上警察局，以資保護。他若國家總動員會所設自貢經濟檢察大隊，滇黔警備司令部所設宜賓稽察所，及川康區直接稅局所設宜賓分局，俱與貨運手續有關；而交通部長江區航政管理處亦以副處長駐此辦公，該部造船處設有宜賓造船工場，監造木船，以擴展後方之航運。

新式輪船公司共計五家，均在交通街，與郵電二局相鄰，其合組之公票處——本市四川旅行社亦在焉。民生實業公司汽輪最多，上駛屏山者一艘，樂山者三艘，餘則行駛渝宜間，幾每日有輪往返，行旅稱便。合眾輪船公司有船二艘，亦自建囤船碼頭。其餘三家，則為：三北輪船公司，有船二艘；永昌實業公司，有船一艘，均寄碇合眾碼頭，而三北棧運則託利昌運輸公司代辦；國營招商局無航行班，僅營當地短航而已。

（六）一般實業

首引人注意者，係資源委員會之宜賓電廠；廠設于宜城對江之馬鞍石，利用水力，日夜發電，為本省各地所罕見，附近中央電瓷製造廠與中元造紙廠之電動機皆利賴焉。電瓷廠係交通部與資委會合辦，職工幾及千人；中元係商廠，戰後遷此，規模皆屬宏大。惟今宜地用紙，尚係復興街嘉樂造紙公司所供給。最近有敎、經二部合派前溫溪紙廠金毅在弔黃樓購地，籌建正中造紙分廠；天原電化廠吳蘊初亦在此分設造紙電化工廠，當地士紳陳伯鈞昆季與侯潤白等發起紙烟製造公司，均在籌設中。故現當地工業以走頭織造業為首，財政部花紗布管制局特設宜賓辦事處駐此統馭。商會主席劉叔光經營之逐日織造廠所出布疋線襪，風行一埠；永利化學公司王主任子百自營宜生窰磁廠，亦具相當規模。又以宜地鄰近雷馬屏邊區，故有川康興業與中心墾殖公司二家，其歷史較淺，尚不逮與魏宛周之抗建、樂群二墾社相抗衡。其他工業則僅蜀粵實業公司之麵粉廠，福華機米廠及開利、中華兩製皂廠數家而已。

（七）商情

疋頭商最多，大者爲遜日、謙復恒、永益等號。山貨業亦盛，麕集于棧房街一帶，有同德昌、愼一、寶元店等，山藥業則以安泰爲首；五金業僅營土銅鐵，大者如南昇、農豐、華清福等。銀樓則有漢幫老萬年，甬幫老寶成以及就地之寶通，鼎盛等。鐘表業率爲甬人，如亨達利，亨得利，大西洋等行。洋廣百貨門市較盛，計有寶元通、西川企業公司，中興及以女子經營之家庭女子工業社等十餘家。其他如書店，旅食店等不贅。

川人貿易習慣，集中于茶社，各業皆有專處。如百樂門爲金融界及仕商雲集地，山貨五金商趨群賢，疋頭織造業在火神樓，烟草業赴商餘，木材客幫聚于宜生茶社。日分早晚二市，早市自八時至十時，晚市則在四時以後；非然者失時而訪，往往向隅。

（八）　滇北礦產之轉運

鉛，鋅，（俗名白鉛），銅等礦，非本地所有，其產區在滇北昭通以南之會澤，巧家，彝良等地；以運轉必經宜賓，故購銷兩方，常來此交易。查此項甲、乙二種礦產品，有關抗建工業，胥受資委會之管制，故由會投資于雲南省府，合營滇北礦務局。凡滇北所產青鉛，黑鑛，白鉛，黃銅，俱由該局統收統銷；但非國營事業，不易購得，蓋免轉售營利也。產品集中昭通後，由該地專運公物辦事處運宜轉發渝處，年達千餘噸。

惟產區接近大小涼山，多夷胞——倮倮，每用土法採煉，私帶少數至宜，委託棧房街山貨商支款代銷；以是宜地尚可購得該項礦產品，計經銷者有某某等十餘家，而中央銀行亦懸牌收買。近以成都銷行甚旺，渝五金廠商間亦派員來購；加以礟糧日昂，馱運管制，來源益稀，山貨商乘機指勒抬價，致有呼價至每噸六萬元者。且聞滇北及其他毗連之黔省馬姑，亦有少量產品，向畢節集中，渝市廠商有在畢設莊，以土人所需用品，向其易貨收購者矣。

（九）　尾聲

著者于雙十節抵宜，適逢中央電瓷廠公演平劇，以共祝國慶；忝與盛會，並承任經理及同人等導引參觀，殷切款待，盛情至感！嗣以酒後飯餘，偶而涉略商情，勉爲紀述；掛一漏萬，在所難免，聊以消閒云耳。

卅二、十一、十、重慶。

河西

周耀平

一、西北縮影

自蘭州渡黃河西至敦煌的所謂「河西走廊」是歷史上貫通西域的大道，同時是阻斷胡羌的隔牆。這形勢到如今在原則上仍舊和古代有相同之處。

甘肅像一整葉柄，甘肅又像一根臂骨。甯青新與蒙藏，是結合在葉柄上的葉瓣，是附着在臂骨上的肌肉。甘肅在西北的重要由此可知，而此重要性多是由於走廊作用而有的。

河西雖小，而具備西北的一切特徵。它兼有黃土高原和戈壁流沙。它兼有村舍農耕和穹幕游牧。它兼有清眞喇嘛，以及耶道各種教徒。它兼有蒙古藏番維吾爾哈薩克及其他各族同胞。它叫人懷想二千年來的歷史展望歐亞兩洲的動向。

遊東北只見地理的廣漠，遊西北更見歷史的悠長。可以說：「東北旅行是地理的旅行，西北旅行是歷史的旅行。」兩者的印象與感想是不同的。

二、「交通第一」

河西的旅客交通在未通汽車前的困難，不必多說。目下，公路局有定期客車。自蘭州到酒泉740公里，每週開車三次每次一輛，規定載客二十六人，四日可達，平均每天載客不足八人。自酒泉到敦煌421公里，每月開車三次三日可達，平均每天載客不足三人。此外蘭凉區間車每週兩次，蘭甘區間車每週一次合計平均每日載客十一人。都是蘇聯卡車，沒有蓬，也沒有座位，人與行李亂擠在車中。

「交通第一」，現狀如此。

三、河西首府

聽了河西荒涼的傳說，經過狹窄的永登，來到外表近代化了的武威（凉州）叫人眼前忽然發亮。這裏有電燈有黃包車——這都是西北不可多得的東西。

河西的商業以此地爲中心。經濟樞紐操在山西商人手中，豫陝商人則爲其附庸。大商店都以武威爲總店，以張掖酒泉蘭州爲分店。此地商業所以竟能駕乎蘭州之上，其近因由於經過寧夏草地而來的走私貨物先到武威，而且在不到一年之前，此地爲統制圈外的「自由商港」。但是現在的情形不同了。私貨來源大減，加以限價政令擴展到了此地，商貨只有向青海去避難了。

大商店沿街是沒有窗子的兩扇包着黑漆鐵皮的大門，莊嚴

一似古廟。步入大門，走過陰森森的穿廊，來到光線昏暗而撩亂的一間廣屋。你須閉眼半晌，定一定神，再張開眼來，方才看得清這是什麼所在。原來這是上蓋天蓬的大天井。天蓬四週以木柵撐住。日光從柵隙間曲折滲過來，一條一條的交叉在廣室中央陳列着的大桌椅上，遂成昏暗而撩亂的光芒。下雨時，雨水由四週屋簷集中到兩邊的木管，再以帆布管接下滲入置於廣屋中央的大水桶中。四週都是鎖着門的藏貨廂房，看不見一件貨樣。河西變亂太多，向不知「治安」兩字作何解。商店設起天羅地網，以往是防匪防盜，想不到如今尚有抵制限價的妙用。營業時間規定上午十時至下午二時，比銀行還短得多。而事實上是終日「閉門營商」。中國人「走路子」是一生要事，如今買一尺布也得「走路子」了。商貨大都以駝載來，每駝所載爲一擔，大約重三百二十斤。大商店每家存貨總在百擔以上，現值至少千萬元。

武威城外有一大片造而未竟的房屋停工擱置，據說是某軍長從前所建的私產，因調防而中止。所以武威是一個「未完成的傑作」。

四、羊羣駝隊

初夏的河西，在有水之處，都可以見到草和樹。這是一年間最有生氣的季節。

公路兩旁種的樹，因爲地土的不同，有的已欣欣向榮，有的顯然營養不良，有許多地段根本是不毛之地，樹也就無從植起了。看一路植樹的情形，是地土肥瘠最好的指標。大致近城鎮之處，即有樹林，田野。兩城之間，一片黃土，一片鹹地，一片戈壁，相間而過，愈往西行，鹹地與戈壁愈多，飛鳥走獸行人也愈難遇見了。黃土只要引雪水灌溉，就成良田，稀疏的麥桿已高三寸。鹹地上白色的鹹浮在沙石上面，叢叢短草，開了紅白黃各色小花。戈壁是一望無際的扁卵石灘，灘也有「駱駝刺」之類零落生長，顯然是點綴得有些勉強。

公路和斷續的長城並行而西，有時忽而出入長城。長城因地取材，這一帶都是混土而成，高可一丈，闊約五尺。每隔一二十丈即有高高的城樓，彼此相望。據外國旅行者的估計，若以全部長城的材料，改造普通牆垣，足可圍繞全球一週。依伴着長城，行走在戈壁灘上。仰望，沒有雲，沒有飛鳥。四顧沒有樹，沒有走獸，更沒有人，沒有田舍。「浩浩乎平沙無垠，迥不見人！」

在荒漠中見到一羣綿羊，和在海洋中見到陸地一樣愉快。百頭上下的一羣，悠悠然，默默然低着頭在吃草。只有一個十歲左右的男孩躺在羊羣旁邊仰臥看天。一條兇猛的番狗是他的助手，巡廻在羊羣的四週。

一列整齊嚴肅的駝隊，以沉着而堅毅的步伐，橫渡曠野。也能

五〇—四二〇

提醒人們，這戈壁灘上，並不是沒有生動的事情，只是一切活動都以沉着，堅毅，和持之以恆爲基本精神的。一個駝夫帶領九頭上下駱駝，成一小隊，普通五小隊至十五小隊結合同行，連續延長至一里。曲線一行，投影天際，向着並無路徑的遠處走去。駱駝在夏季脫毛，需要休息，到了秋季强壯異常，雖缺飲缺食，仍可負重致遠。他們忍耐地在這曠野往來，已不知幾千年了。

黃羊有些像小鹿，毛色棕黃，身體纖細，行動敏捷，三兩成羣，也增加了寂寞原野的生氣。汽車過處，有時黃羊越過公路而逃，速度超出汽車一倍以上。

旋風起處，黃沙捲成一根柱子上昇，愈昇愈高，幾乎要把天地接連起來，經過兩三小時也不散開。這樣的旋風沙柱，一眼望去，有時多至一二十處。

這里才眞正感覺到天地的廣大，和人在天地之間的重要。

五、走廊穀倉

張掖（甘州）介乎涼肅之間，是河西的中心，也是河西農產最豐饒的地方。不論從東面的涼州或西面的肅州來到張掖，都要經過大片不毛之地，一到張掖即見綠樹成林，田舍相毗，儼然塞上江南。

河西的灌溉不靠天雨，也不用挖井。遠山積雪，春夏下流，就成良田。張掖所得雪水獨厚，所以成了魚米之鄉，不僅小麥多，連江浙人喜吃的大米也多。此地因爲是一個過路城市，所以新來的機關和公務員不如涼肅兩地之多。若不是交通不便，再加上一街沒脚的香灰土，此地要算是河西卜居的好去處了。

張掖在改造中，這可從城隍行宮改爲新運招待所見其一例。行宮屋宇百餘間，彫樑畫壁，氣態宏偉。城隍有行宮，人民無住屋。往來行脚，幾間成羣擠臥在路邊雨廊之下的香灰土中。大小官吏，鄉紳，教育局長，小學校長，爭向行宮獻上匾額，歌頌城隍。這一切代表了前一時期的張掖。行宮改爲招待所，爲西北交通服務，雖然被招待者須有資格，但作風總已轉入另一時期了。

張掖在改造中，這又可從拆除門樓雨廊改造土牆店面見其一例。據說張掖舊時的門樓雨廊是十分美觀的，但今日所見已除剩無多了。在山丹還可看見這種前時代建築的規模，尤其是山丹城內的中山街。中間寬廣的道路可走兩輛汽車，因爲舊時的大車本來和汽車寬度相仿，所以道路原來也很寬。路旁的老樹參天，並不是近年所植。樹外又有寬道可通一輛大車。這大車道以外才是房屋。家家都建有彫畫精美的門樓，和彼此相接的雨廊，下雨天出門可以不走雨地。門樓雨廊都是木造，可見從前的木材不如今日的稀罕，從門樓上所掛匾額可以看出這些建築還是咸同年間傳下來的。這樣的街市，整齊，美觀，實用，旅客初見，無不贊美。現在張掖

把他一齊拆去，改造土牆新式店面，刷上假水泥，晴天看來也頗洋氣，一下了雨就一大半倒坍剝落，不成樣子，而雨廊拆除，叫人雨天在泥漿中打滾，更爲不便。據說張掖全城改造，所費在千萬元以上。

六、荒城遺址

據說河西昔有人口一千二百萬，而現在已不足四百萬了，這事實可以從一路的荒城荒村得到證明。

斷牆頹垣的城或村，小的可容數十家，大的可容幾百家，木料什物已拆毀光，居民已完全遷徙或死亡。這樣被遺棄的廢址，每經百里，一定要遇到兩三處甚至十餘處。沿公路已如此之多，公路以外還不知有多少。[illegible]實地兀自立在荒野，好像是初發掘出來的古城，這些都是年代未久的城村。爲什麼會如此的荒凉呢？這種荒廢的景象，引起了旅客們許多疑問，喚起了百年來不斷變亂的慘痛回憶。到如今，剩下的只有零落幾所農舍，仍必須圍以兩丈的高牆，再加上三丈的更樓。高牆高樓訴說着隨時可以襲來的憂患。宗族的失和，宗教的誤解，歸根只是吏治的腐敗和民智的閉塞，遂使人們忘了結合人力抗禦自然，只顧彼此殘殺，同歸衰亡。

過度摧殘的孑遺，已沒有自動發展的能力，河西的復活非新血液的灌注不可了。和猪羊一樣在泥土中打滾的裸體小孩子們，只在天氣太冷的季節披上祖父遺下的一件無面的舊羊皮，向不知神爲何物。有一個老婆婆把她的十五歲孫女兒賣給過路的司機，索價一千五百元，以幣值跌落一百倍計算，卻好等於戰前的一歲一元。這些不幸的人們，都等待着一種新的力量來拯救他們。

七　關內邊城

甘肅全省大致分爲三區：（1）黃河東南（亦即蘭州東南）和陝西的情形大致相仿，有人把秦西隴東合稱爲秦隴邱原。這一帶天然條件比較富庶。（2）黃河以西嘉峪關以東。這一狹長地帶是名副其實的走廊，七原與戈壁相間，是沙漠地帶的邊緣。（3）嘉峪關以外三縣，面積雖大，而人口稀少，景象與關內迥然不同。所謂河西本包括關內與關外，但有時却只指自河至關的一段。

酒泉是靠近嘉峪關的大城（離關二十四公里）西北邊防的重鎮，許多機關以此地爲設置機構的終點。此地烏鴉特別多，記者與公務員及司機並稱爲三多。有的機關在酒泉甚至設有五六個附屬機構，的確太多了一些。

城中有古酒泉，每逢節日有市集，平時則荒蕪無可觀。離城數十里的山上出祭石，製成酒杯，名曰「夜光杯。」河西一帶足供旅客留爲紀念的手藝作品只此石杯而已。可惜製的工具太笨，以致出品太少，價格太高，往往欲購難得。

建設西北，先放馬路，大概是從政者所默認的原則，此間也正

五〇—四三二

在拆屋放路，因此全城商店已停業兩月，借此暫避限價的鋒芒。

到此漸有邊關之感。吐魯番的杏乾，葡萄乾，哈密瓜乾，蘇聯的方糖，罐頭魚，大盒牙粉，花布，充滿在許多維吾爾（即回紇或纏頭）人開的小店或攤子上。哈薩克人騎着光背馬進出於城門。每年地方當局還舉行蒙藏哈維的聯合賽馬會。西北邊區的物產和人種，這裏都有代表。

使人不解的是日本的獅子牙粉和新牌仁丹（仁體丹）特別多。這些久已退隱了的經濟侵略商品，今日竟由草地而來到最後方的城市裏重現身手。還有日人在天津託名僞造的「回教藥品」（因回教徒食物有禁忌，故將普通藥品特加包裝，標明回教藥品）也滿陳在販攤之上。用心的深刻，使人不寒而慄！

從前中俄訂約開嘉峪關為商埠，但嘉峪關只有可容數十人家的一個小堡壘，不能作為商市，所以事實上的商埠是在酒泉。

明代的長城至嘉峪關止，也可以說是以酒泉的西郊為終點。俗話說：「一出嘉峪關，兩眼淚不乾。」比較一下關內外的情形，酒泉的確是足以使人留戀的所在了。

八、日光學校

新文化的雨露還沒有大量的向西北下落。喇嘛教和回教抵擋新文化。

政府強迫兒童入學，父母雇工代替兒子上課。代替讀書的職業者由雇主按月給酬，有時還可以「罷學」威脅主人。有一個小學，學生讀了十年還沒有畢業，問其所以，因為校長不明畢業的手續。四川有小學校長以抬「滑竿」為副業，河西的小學校長當然也只能以校長為兼差了。

這些情形漸漸地在改良了，在酒泉已有三個中等學校，除省立酒泉師範外，還有中英庚款會辦的河西中學與國立蘭州師範。其中以蘭州師範的規模較佳，（前中央政校分校改組）有圖書館，書雖不多，而還有幾本可讀之書。學生男女兼收，服裝相同，幾難分辨。雖說有許多學生是為了逃役而來，但比雇工代學暇多了。塞上有此學府，它的影響，決非江浙一所大學可比。

酒泉夏季白天最長，早晨四時天曉，晚間要到八時半方才漸漸昏暗。學生們晚飯後坐在樹林下借日光溫課，學校為節約起見，沒有燈火的設備。日入而息，日出而作，可稱之為「日光學校」。

九、西北動力

老君廟油礦，如其能出品「多、良、廉」，可能成為開發西北的主要原動力。

老君廟屬玉門縣境，出嘉峪關，經惠回堡至八一三公里處（數字甚巧），折入支路，行二十公里即達（由蘭至礦共 107 公

里。）

石油河自南北流，河床在斷層之間。千年前卽已知道此間有石油流出。自動噴的油液，除隨水流下外，還造成了幾處油池，年久乾成固體了。商人以土法採取，時辦時止。據說老君廟便是從前採商發財而建的。抗戰初起時，政府的採礦者帶了「蒙古包」來到此地，經過六年的經營。現在礦場已共有職工一萬多人，比玉門縣城中兩千人口要多五倍以上，儼然是一個礦業新都。

油井深五百餘公尺，流出的原油黑如墨汁，最初提汽油，其次提火油，再次提柴油，石臘是提柴油的副產，瀝青（柏油）是最後的渣滓。目下汽油約得百分之十五，設備改進後可得百分之二十七，依照外國的標準則可得百分之五十以上。為了汽油需要甚急，現在除少許火油外，其餘柴油石臘等等都暫不提煉。餘下脚油卽用作煉油及燒磚之燃料，但仍用之不盡，只好放入河中。

此地在戈壁中央，一切生活需要和建築材料都要從遠道來。還是最大的困難。戈壁中建築城市，吃力之處，非外間所能想像。我們可以說，礦上的工作現在還在土木工程時期，尙未進入機械工程時期。

酒泉因靠近油礦，市面日用品多被吸收，以致價格較任何地方為高，有時蔬菜也被油礦購盡。但老百姓也有便宜之處，因為油礦需要工人，酒泉人民竟得免役，與人口過少而得免役的關外三縣同享優待。

較高的待遇吸引工人與知識青年前往。一個泥工，由礦供膳，每月淨得工資三千元，知識青年的待遇並不比工人高，而且為了工作分配的不適合與精神食糧的恐慌，大都好奇而來，敗興而去。

油礦出了一張油印小日報，這不僅是油礦唯一的讀物，也是河西唯一的報紙，此外河西（如武威）雖也有幾種刋物，但實在不堪卒讀。

一般認為，戰後的油管至少要接到蘭州，這樣方可免於燃油運油之苦。

十　銀行出塞

銀行出塞了，

蘭州銀行不久將達十八家（中中交農四行，甘寧綏三省行，儲匯局，蘭州商業，山西裕華，長江實業，中國通商，亞西，上海信託公司，及卽將開幕的蘭州市，上海，四明，金城）但在河西有機構的只有四行及甘省行。武威和酒泉五行皆全，張掖則缺交通，在關外，中農在敦煌有辦事處。甘省行則安西敦煌都有辦事處，其他河西二等縣以上也都有機構。金融網算是完備且超過需要了。

據前人記載，河西往年商業盛時，卽在安西山西票號也曾活躍過。但今日則一切錢莊都早已收歇了。現在河西的銀行，並不樣

適應工商業需要而設立，却是爲了「開發河西」而分佈的。銀行與商民並不發生什麼關係，連匯款也只能算是意外生意，存放款更是點綴而已。那麼銀行辦些什麼呢？代理公庫和匯兌公款。所以現在河西銀行業不僅是官營時期而也是官用時期。這種情形當然難免，但只爲官營官用，似乎沒有五行並立的必要。

銀行出塞，站在經濟開發工作的前面，本來是對的。可惜目下河西的銀行，資力，人力，計劃與決心都覺不足。

十一　風城大風

一出嘉峪關，的確有別有天地之感。戈壁灘事實上是天然的汽車路。劃兩條線，開兩條溜，就是公路。戈壁灘上的石子是天然的路面，而且各地所餘的石子，重量都足以抵抗風力。某君在他的辦公處把天井裏的石子去除，改鋪泥沙，結果反成爲風來揚灰，雨來流漿。必需知道利用自然，方能改造自然。

橋灣，是戈壁中廢棄的舊鎮，只剩下兩三老道窮守着遺址。老道藏有一個人皮鼓和一個人腦酒器。鼓以兩個半圓形的頭骨相反結合，兩面包着人皮，上面用顏色的漆描繪花紋，很像打花鼓所用的鼓。酒器是半球形頭骨製成。以敵人頭骨爲飲器，在中國古代史上是常有的事。據說，這件骨器是康熙夜夢橋灣守臣不盡力，殺了他，取皮骨所製。這傳說似不可信。橋灣有遊客下車，老道有外快收入，全憑這兩塊死人骨頭。

安西一陣風——元旦到除夕。這是西行旅客彼此相告的話題。過疏勒河橋入安西。夜聽作客兩年的友人談「風」。

據說，風有大號二號三號之分。大號風吹石大如雞卵，二號風吹石大如小錢，三號風吹石大如黃豆。此外還有不列等的小風。一度風來，少則三日，多則一週。大致一年間有三分之一的日期是「風季。」風多由東而西，大號風發，足以傾屋，二號風發，砂石破窗而入。三號風發，不過漫天黃沙，日光昏暗而已。幸而大號二號不是年年有的。這位作客兩年的友人也不過遇了一次二號風。室內愈談得起勁，室外虎虎之聲也愈大。忽然間，門窗吹開，燈火盡滅，黃沙滿屋，但這不過是不列等的小風而已。

次晨，出安西向南，離開甘新大道，向敦煌前進。果然，大風起了。一陣陣飛沙，帶了口罩，帶了風鏡，飛沙仍從口罩和風鏡的微細隙縫裏強力壓進。無法睜開眼，睜開眼沙就飛入眼中。也無法與同座談話，口一開沙就飛入口中。不到幾分鐘，頭髮，眉毛，全身衣服都己變成一色沙黃，彼此已不能辨認面目了。城外的樹很有趣，因爲長年在風裏吹，而且東風居多，所以一株株都向西歪，作四十五度的傾斜。城南約一公里，有一舊城，因爲地點適當「風欄」，東西兩面城牆被風吹成梳齒形，流沙積得和城牆一樣高，城裡的房屋都已半埋在沙中。此城建築未久，現在早已沒人居住了，我們的汽車出城

不遠，路爲沙所沒，車陷沙中，無法前進。乘客都下車除沙推車。下車的時候，車輪只有四分之一陷入沙中，車還沒有推動，沙如潮水湧來，已把車輪三分之二埋沒了。站在沙上，想動只覺飛沙灌入鞋中，不久兩腿完全埋入沙中。並沙又從袖口和領口鑽入，在襯衣裏漱漱流動。面對風立，無法呼吸，背對風立，就被吹着向前去。只有側身向風，把身體頂風傾斜，方能站住。而身體又很快的被細沙埋了。看看無力使汽車走出風沙的包圍，遂向縣政府求援。縣政府派來了大隊人馬，一場風戰終於勝利。這是幾號風呢？有經驗的說：「可勉強列入三號」。

一位太太說：「被派到此地兩年了，天天對着風沙，覺得絕望」！

我安慰她說：「安西的風，總有一天成爲發動機的原動力，那時候吸水灌溉戈壁，就成良田。安西的風神就會被崇拜爲財神。」

假如到安西而不遇大風，反要大失所望。

十二　沙中綠洲

出安西35公里至瓜州口，35公里至甜水井，35公里至疙瘩井，15公里至新店子，20公里至敦煌，共140公里。這些地名，地圖上畫着一個圈，事實上只有一家人家或幾片斷垣，或一勺泉水。戈壁鹹性太重，僅有淡水即稱爲甜水，其實仍含鹹質，入口味苦。此一路將來是嫱西公路（安西至新疆嫱羌），即將着手以兵工開築的一

部份。現在不過沿着大車舊道勉強行車罷了。因爲風的阻礙，我們走了十四小時方到敦煌。此十四小時之中，我不言不食，不飲也不如廁。

眞正遊牧人民的生活，在途中見着了。一兩個「蒙古包」在曠野孤零地站着，三五個蒙古大人和小孩，依靠在「蒙古包」的門邊。此外是散亂的一小羣羊和幾隻警狗。「蒙古包」背風彎處，是氈製的圓形，直徑一丈，高約六尺，包內烏煙一團。一切現代人的享受，他們是無從夢想的。

無邊的荒沙中，忽然來了一片綠洲，樹林陰翳，小溪清歌。這便是敦煌。

街道不寬，很整齊。居民不多，都很閒散。民國擾攘三十年，此地兵災獨少。抗戰已七年，還難得見到幾輛汽車。傍晚散步在寂寞的大街，聽鼓樓鐵馬叮噹，不知此生是何時，走出了兵亂塵世，來與漢唐古人共處！

此間農作除豆麥之外，還有棉花，年年輸出新疆或關內。可惜手紡手織的技術太劣，雖粗布仍要仰給於外來。到秋後，此間的瓜也是驕傲的產物。古代的瓜州至今還回味在現代人的席邊。

但是苛政的解除並未長久，抗建的重任又漸漸加在敦煌人的肩上了。物價奇高，一個鷄蛋四元錢，比蘭州高三倍。農民逃亡而至新疆開墾的，在關外成了一種默然進行的運動。敦煌人去的聽

五〇—四三六

說甚多。

古代的敦煌，即是現代的上海。猩猩猴是到了左宗棠時代才暢通的。古代中外的交通，也即是亞歐的交通，以敦煌為進出必經之地。西域通道，由敦煌西出玉門關，或南出陽關，經白龍堆，過羅布泊，轉折前行。回想漢唐盛時，幾多次大軍出塞，幾多次偉人出使。照耀史冊的絲織品由此輸出，遠涉羅馬，換回等量重的黃金。東歐西亞的奇珍異寶，由此輸入，增添了中土士女的光彩。高僧不斷由此往還，造成了中印文化的結合，至今留下顯著的影響在中國人的生活與思想上。

敦，大也；煌，盛也；敦煌，大盛也。由此兩字，可以想見古人發現了並且開發了此地，是如何的喜悅欣慰。他們在九泉之下一定還夢想着千百年後的今日，必然十百倍地繁榮。

據前人考據：漢代玉門關先在敦煌之東，後改到敦煌之西，即今日地圖上的玉門關處，漢代長城以玉門關為終點。唐代玉門關在今安西東面的雙塔堡。這和今日的玉門縣城都不相干。陽關古址依今地圖在敦煌之西南，但這並沒有經考據證明。玉門關和陽關都是國境的邊關，出關即是異國了。「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這是為出國遠行的旅客而唱的。

十四　登莫高窟

半夜天微明，共頭驢一頭驢，一個被包，跟着一個引路的警士，打一條小路，去莫高窟。

莫高窟，俗稱千佛洞，又名雷音寺。其實「千佛洞」不止一處。莫高窟外，敦煌境內還有西千佛洞，長約三里，規模最大，可惜破壞殆盡。安西南九十里有萬佛峽，尚餘有佛畫的二十餘洞。玉門縣南九十里昌馬堝，也有千佛洞，聞遺物可觀者，只有三洞。此外一定還有許多「千佛洞」，或埋或毀，未為人知。

出敦煌縣城不遠，發現驢跛一足，行步如醉，警士只好下來扶驢而行。驢是推磨驢，左一個半圓形，右一個半圓形，儘在一條綠草都沒有的沙山上打轉。四顧除自己的足跡之外，上面沒有一片雲，下面沒有一寸草。遠遠沙灘上一堆亂石，即是指路碑。我們像呂純陽下凡，一般滑稽地默然而行。約四十華里，綠樹一叢，即是千佛洞。（由大車道行約五十華里）

卵石與黑沙結合成的堅岩，聳然壁立在宕河床的邊緣，高十餘丈，長一里許。岩壁鑿洞，小的如一室，大的如殿堂，最大的如高樓。上下大致分三層，也有四五層的。岩壁外留有樓廊的痕跡，但早已毀盡。千佛洞不是一個時代所完成，更不是少數人所鑿造。開洞始於苻秦，經北魏隋唐五代北宋而至元朝，千年以積累經營成此大觀。現在留有畫像的共有三百二十餘洞（白希和編171號，外有附號，張大千編309號，小洞不列），全盛時代的偉觀一定是驚心動魄的。又際旅客如無合格的指導者到此，將望洋興嘆。據史家向覺明先

生的指示代表性的洞如下：魏：250，83，84，238隋：212，211 209，208 198，04，96。唐：128 137 292 36 106 151 20，300 301五代：60 42 39。北宋：75 212 214 224。元：75 160 309，（依張編號。）其中151洞即有名的「藏經石室」，現在是物去洞空了。20洞是大佛殿，301洞是臥佛殿309洞是晚期的密宗歡喜佛洞。

各朝壁畫，以唐爲全盛時代。筆力宏偉，人物生動，女子有健康美，男子有英武美。充份表示出這一時代人力的飽滿，國力的充裕。到了宋朝，就頗覺草率單薄了。壁畫的題材，以「經變」（即佛的故事）爲主，四週菩薩羅漢像，及各種圖案。畫佛之餘，把修洞供佛的當時活人，一一畫在下面，謂之「供養人」。從這些供養人像，我們可以看到各時代的服裝與生活，連同各民族的文字，如西夏文八思巴蒙古文等。各代設色，用筆，畫法，圖案，顯然各具特徵，明白可辨。

臥佛殿四週壁畫，有各種服裝而貌不同的人像在哀悼釋迦的死亡，甚至有的拔刀刎頸有的拆劍挖心，表示大聖云亡，人類同悲。如此生動的臥佛殿，眞是平生初見。河西各城差不多都有臥佛殿，但沒有一處的雕塑繪畫，表示出臥佛的意義，甚至要叫人誤會臥佛是懶惰的象徵。

觀音菩薩的畫像甚多，都是男身，長着「仁丹」鬍子，印度的菩薩本沒有女身不知何年觀音始剃鬚棄袍，化身爲女。

「對鏡貼花黃」的「花黃」此地有圖畫的說明。婦女兩頰及額部貼上豆大的花形，一臉有十幾處之多，兩個酒渦處一邊畫上大個指面大的水鴨子更是有趣。這種西洋女子在臉上加黑點或畫上一個小蜘蛛是古今中外同一時尚。

敦煌盛時，一個佛教徒來到此地，何異身入極樂世界。西天爾地不必遠去追求了。

自從史丹因白希和華爾納等人先後發現以來，莫高窟的聲名遠播，而洞中珍藏也盡了。剩下的壁畫經過不斷的破壞。破壞的方法，大約有六種：（1）煙燻，（煮飯或生火取暖）（2）塗寫（如白俄避居洞中時在壁畫上寫字記帳）（3）推毀（僧道以洞爲倉房），以上都是無知者所做的，（4）挖取（往往挖毀而未取下），（5）膠取（如華爾納所爲，這是技巧最高的破壞，）（6）敲剝（目的在敲取表層的畫，以窺前一時代底層的畫，結果裏面沒有看到而外層已被毀壞。以上都是知識者甚至專家所做的。安敦公路通後，此千佛洞不知還有幾年壽命！

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未久，每月經費抵不到某畫家私人在此費用的四分之一。以如此經費，在物價漲潮中，恐怕不僅研究不易進行，連保管也難辦到吧。

十五 河西展望

登莫高窟，放目觀望對面的「三危山」，傳說即是「竄逐三苗於三危」之地。三個山峯，光圓不毛。要想遠看鳴沙山和月牙泉

五〇一四三八

的踪影，已在視線以外了。（月牙泉在沙中而永不為沙所沒，鳴沙山人坐山頂滑下，即作轟轟長鳴）。在這歷史的發源地，文化的交會點，叫人喚起兩千年史事的回憶，並發生了一個重要的問題；河西衰微的原因究竟何在？

我不信西北沙漠化之類的地理原因論。歷史告訴我們，此地早已是沙州，早已需要開渠方能屯墾。伐林過渡，雪線上昇，都只是不足道的原因，甚或不是原因，而是結果。河西衰微的主要原因，應當是國際貿易路線的變更。元代疆域貫歐亞，在亞洲北部另有大道可通北歐，此地遂失去唯一通道的特色。但馬哥孛羅還曾經過此地而來中國。後來海運大開，馬哥孛羅的大隊船艦就取道印度洋到東歐。明代航海更加進步，清代輪船繞遍世界，而俄國西北利亞大鐵路也完成。河西完全失去國際交通的重要性。商旅不至，政治腐敗，殘殺相尋，幾至為人類所遺忘。

史冊所載，古代東西貿易的數量是很足驚人的。以佛洞之多，可以想見當時十里洋場不亞於上海盛況。一旦交通路線變更，誰敢說今日的上海不成敦煌第二。

但歷史是螺旋形前進的。空運發達，如再加以隴海鐵路伸長為伊（伊犁）蘭（蘭州）鐵路而接通蘇聯，河西必有一天重新成為歐亞交通大道。古代繁榮，將有重見之日，據專家估計，戰後六年，此一鐵路可以告成。河西反老還童的時代已經到了。

昆明鱗爪

羅祖

曉東街現為美軍麕集之地，南屏咖啡室，西風咖啡室，日夜出入者以美軍居多。美軍與我國人民極為和洽，常與小販頑童玩笑，不聞有毆打之事，人亦親近如好友。美人好新奇，常將帶來之美國紙烟售去，改吸四川雪茄烟，又將滇人慣用之大竹烟筒購去吸，一嘗新味。

大光明南屏兩電影院之設備甚佳，大光明之映機聲機，推後方第一。所映之片，亦極新極佳，有一九四三年之出品，每逢星期日夜滿座。

近日公園甚小，惟為花市，行人過此，色香侵襲，多駐足而觀。昆明四季如春，茶花著名全國，花亦常開，其他各花，亦有年開數次及開期較他省為久者，故花市之花甚多。昆明每家庭院，亦多種花，有北平之風。

翠湖每年淤積日甚，如不設法疏濬，移泥土於他處，養魚以食水草，則日漸縮小，終將如大明湖之不成為湖，殊宜注意樹木之修整培植，亦為要圖。

唐公繼堯之墓，每年於護國紀念日開放一次，是日雲南各機關學校放假一天，故遊人擁擠。夜間尚有龍燈遊行街市，街中商戶放爆炮慶祝，金鼓喧天，極為熱鬧。

昆明現為全世界生活最高之地，名貴之物品，應有盡有。最發達者為銀行業，建築均極富麗堅固。書店亦多，惟購者甚少。報紙有六家，以朝報銷路為最佳，惟每張售四元，亦為國內最貴也。

粵漢沿綫的溫泉

陳其英

一、談談一般溫泉

溫泉是地下湧出之泉水，較其地溫度爲高，且能保持其溫度。溫泉中如含有礦物質甚多者爲礦泉 Mineral Spring；含礦物質甚少，溫度常保持攝氏表二十五度以上者爲單純溫泉 Simple Spring；此兩種溫泉，溫度及性質上雖有若干差別，據一般經驗，均于浴用及充飲料有健身治病相當效能。我國溫泉的發現，有相當長遠時間，在唐初，唐太宗於驪山上——現陝西臨潼縣——建湯泉宮，就是以溫泉爲浴用，至玄宗時改爲華清宮，益治湯井爲池，環列台殿，任情享受溫泉，白香山長恨歌有「春寒賜浴華清池，溫泉水滑洗凝脂」之句，楊太眞浴泉艷事，因之流傳甚遠，直至現在陝西華清池仍有很大號召力，可以吸引不少遊人前往遊浴。其他各地以溫泉爲名勝，供人遊覽及沐浴者，指不勝屈，但有的因設備未週，交通不便，未能給予與較多數人享受，不免可惜。

二、粵漢溫泉四處

粵漢沿線現時經發現的溫泉，計有從化，曲江，大塘，郴縣，及威寧，潛山四處，茲分述之：

（一）從化溫泉：

從化溫泉距廣州約二百里，汽車可直達，交通至便。溫泉的發現僅一二十年，但發展最速，在抗戰前爲廣州近區有名勝地，泉眼所伏長廣各十餘里，過缺湧出，因而成爲溫泉區。設備最完全，馬路四通八達，有溪邊公園，招待所，旅館，茶室，浴室，療養院等設備。溫泉依溪環曲，繞兩岸的山，溪面頗廣，水清沙白，在溪岸沙中稍爲挖深四五寸，即有熱水湧出，可任意與溪中冷水相和合；此外便利遊人飲泉，分別溫度，築有第一，第二，第三三個池，第一池水溫暖適口，可供遊人即時飲用；第二池較熱，也勉強可飲，第三池熱氣浸騰，幾如沸水，供遊人熟鷄蛋之用。此泉水大約屬于鹼泉，據稱：浴可治皮膚癬癩及麻疹，脚濕氣（即 Hon Kong Food）等病；飲可治消化不良，食積等病。余在國內所到溫泉，不下十餘處，以此泉區域最廣，設備最具規模，風景最佳。（詳情請參閱粵漢月刊第一卷第四期拙作：（從化溫泉瀑布紀遊））

（二）曲江大塘溫泉

曲江大塘溫泉距韶關市東南二十公里，在大塘鄉，鄉人稱爲湯湖，面積頗大，溫度亦高，大概是屬鹼泉，富有硫磺質；可供浴用及飲料。該地環境幽美，交通便利，如能加以建築整理，實一良好遊浴

及療養區域。聞粵省會當局將計劃建築爲衛生療養區，擬組織衛生療養區建設委員會主持。

（三）郴縣溫泉

溫泉距郴縣車站六里，沿公路逕行，再於田岸間步行十餘分鐘卽達，泉在小山之麓，左右平原，週圍樹木繁茂，環境頗清幽。泉溫度不高，水質極清，大概屬單純溫泉，最適宜于沐浴及作飲料。泉初爲譚組安先生所發現，當時率領部隊赴粵經郴縣小駐，發現溫泉後，利用兵工鑿方池三，外二裏一繞以短牆，上蓋瓦頂，分別供其官兵沐浴，旋率部他去，以後並無繼起修葺者，以致瓦牆均破爛不堪。

（四）咸寧潛山

溫泉在潛山之麓，居咸寧縣治之南，距車站約十五里，泉左右兩峯夾峙，頗具形勢，爲潛山八景之一。溫度甚高，在五十步外，已蒸氣如雲，一抵其地，如坐暖室，卽在三冬，亦可熟鷄蛋，此泉大約爲鑛泉。水質極清，浴飲均佳。按潛山八景爲：書臺夜月，丹灶晴嵐，蘋溪煙雨，溫泉沸波，龍潭柳色，狗井松濤，石洪飛渡，瀑布騰聲。

三、溫泉建設一點愚見

粵漢路線僅千餘公里，竟有溫泉四處；兩處距起點及終點不遠，當日可以往返，其餘兩處距城市亦較近，往來尤便，此實不易得。本來鐵路爲發展本身業務與繁榮沿線地方，應闡揚沿線名勝古蹟，藉以吸引遊客。溫泉是最具號召力之名勝，遊覽之外，復可供浴飲，且醫學上所謂慢性僂痲質斯病，神經衰弱病，經久性半身不遂病等，經較長時間的溫泉浴可以治療；粵漢路沿線病，皮膚溫泉於交通便利之外，如能加以招待所花園等設備，不但使沿線人士較易享受溫泉利益，且於鐵路本身業務的進展，當有極大裨益。似應當爲鐵路一種附屬事業，單獨投資舉辦，或與中國旅行社等旅行機構合辦。茲將愚見分述如左：

甲、現時可以進行的

（一）乘曲江大塘溫泉正在進行建設期間，先就溫泉附近適合地區購地若干畝，計劃將來配合粵省會當局建築招待所之用。

（二）郴縣溫泉應照原定計劃先建一條公路由車站可直達溫泉，並在溫泉附近購地建築招待所。郴縣原具山水之勝及不少古蹟，若配合溫泉相當設備，大可吸引遊人。

乙、計劃將來進行的

廣州從化，咸寧潛山雖然淪陷，現在勝利在望，最近的將來當可收復。對溫泉建設似宜及時規劃；從化溫泉在抗戰前已有極具規模設備，將來收復，以地近廣州，諒不難恢復舊觀；若路局增設招待所，似屬錦上添花，無何重大關係。至咸寧潛山溫泉尙屬處女地，亟待開發，咸寧勝蹟甚多，尤以潛山風景至佳；其附近打泗橋等處

爲國民革命軍北伐決勝要地，山川險要與鐵軍戰績，在在足供登臨憑弔，若再配合溫泉相當建備，大可吸引遊客。咸寧距武昌東站八十六公里，若由武漢開遊覽專車，當日可往返。

近年有不少國家藉遊覽收入爲一筆穩當財源，尤其交通機關更極力闡揚所經行航程路線勝蹟，招覽國內外遊客。粵漢鐵路沿線有相當重要名勝古蹟，如更配合四處有相當設備的溫泉，可供團體遊覽休息住宿及若干人士長期療養，將來業務進展，正未可限量！

岔車

大中

狹路相逢，彼此不肯讓道，支吾許久，徒耗光陰，眞是損人而不利己。

北平未修馬路未設警察以前，時有岔車之患；通衢要道，如正陽門，楊梅竹斜街，玻璃廠等處，每每岔車至數小時之久，因此誤事爽約者，不可勝計。推究其所以然，大都由於不守秩序，爭先恐後，前車尚未開行，後車紛紛超越，以致互相擁擠，雖在五軌並行之通衢，亦至橫七豎八，擠得水洩不通；尤可笑者，前途業已不通，而後來之車依然踴躍參加，以助長其封鎖之勢，因此愈擠愈多，愈圍愈厚，既不能進，又不能退，始則各不相讓，繼則雖欲讓步退出而不可得。

在隴海鐵路未經開通以前，由豫入陝，必須經過古函谷關，所有往來車輛，都以一條狹長的夾谷中進出，兩側高崖，中開一徑，其長數十里，其闊僅容一車；但於中途闢有若干段落，將路展寬，可容雙軌，以便一來一往，互相避讓。車輛進入谷口以後，車夫頻頻高聲長嘯，招呼對方來車，在中途避讓處所相候，候此車通過，彼車再向前進，否則狹路相逢，勢必倒退若干步，依然回至避讓處所，始得通過。凡是經過函谷的車夫，受過這番教訓，因此谷中雖只容一車，卻無岔車一類糾紛；而北平故都五軌並行的通衢，反而時常發生岔車事項，可知岔車的原因，由於物質設備的少，而由於人事管理者更多。即此一端，可以證明人事的管理比物質的設備更爲重要。物質上未具有優良設備，而人事上具有優良管理者，猶有成績希望；如其人事上管理惡劣，縱令物質設備優良，仍然無成績可言。

勾漏紀遊

高雁雲

憑着某種機緣，我在鬱林待了幾個月，這兒沒有青山，也沒有綠水，連過往的人物也少了，祇是一片平淡無名的寂寞。作得悶吧？是的，許多人都有同樣的感覺。我就在這種心情之下，喜出望外地參加了此間中國旅行社主辦的「北流勾漏洞遊覽團」，何況又是薄有同歡的雙十節呢。

同行的多是銀行界的朋友，吳儂軟語，不絕於耳。八時早點，祇是一碗鹹菜肉絲湯麵，那是閩人的做法，別有風味。九時出發，約一句鐘，車抵北流，稍停再開，漸漸的奇峯異石，出現眼前，突兀峥嶸，意態萬狀，松蔭夾道，景色迷人，彷彿到了一個新的境界。

約四五公里，就到達目的地。房屋數椽，旁山而立，其前綠竹掩映，疏落有緻。進門，拾級而登，數十步，抵一平台，有亭翼然，名為碧虛。與葛仙祠相對，祠內陳列着一些佛教經和幾本北流縣志，壁間懸着聯畫，頗覺幽雅。龕中的葛仙，朱履綸巾，生氣盎然。主持為齋禪法師，年紀已在五十開外了。稍事休息，即由參悟法師領着眾人，手持火把，先進右洞，不怎麼深，裏面的鐘乳，凝成各種物象，被呼作什麼石獅，石象，藥爐，丹灶，仙床，仙帳，據說都是葛仙翁的遺蹟。想是穿鑿附會的吧？不過葛仙翁的從孫葛洪，似乎很想上這兒來，葛洪當時極為干寶所器重，被薦於晉文帝，因辭不就，後聞交趾產丹砂，乞為勾漏縣令，為刺史所留，不得已隱居羅浮山，著抱朴子行世，夙願終未得償。

洞的盡處是一個小潭，名無底天河，側邊透進陽光來，據說：「可通大海，有魚重十餘斤，」自然又是無稽之談。不過這個潭，是不是徐霞客要道人覓筏强渡的潭呢？

再進左洞，平平無奇，也有什麼文殊菩薩騎獅，石觀音之類的。不知道那個遊客卻把觀音添了兩撇鬍子，不倫不類，同伴中有人提出抗議了。是的，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觀音是個仁慈的白衣天使，大慈大悲的菩薩，玉質冰肌，披着仙衣，帶上環珮，飄飄然。如果將她扮成男人，不是褻瀆神明麼？不過這卻引起了我一個多年未決的問題，就是觀音究是男是女？記得兩三年前，我作客緬甸，這是東方僅有的佛國，觀音既是佛教世界的一位菩薩，但在那兒我始終見不到她的倩影，這不奇怪麼？是的，原來緬人都相信女人是不能成佛的，故此，每個緬甸女人都希望來世做個男人。我也曾把這個問題就詢於一位中國留學僧。他說，假如女人可以成佛，她已是男人身了。這解釋，似乎有點勉強，那麼觀音是怎麼來的呢？有人說：恐怕是印度教和佛教的混合產物，是否待證。不錯，道笑論也說過，佛本是好女子，且謂後漢佛書初入國，即有彌勒為女身經，轉女身菩薩

經，（後漢失譯，唐智深開元釋教錄，猶載其目，）不過，這是南北朝佛道互排的爛語，不足爲憑的。

洞口有一天然生成的石柱，支着岩頂旁稍凸出，形如勾，常有水滴下，故名勾漏洞。不過自越南伸入國境，橫亙於粵桂交界處，將廣西盆地與南部海岸隔離的山脈，也叫做勾漏山脈。其間峯巒起伏，入北流境後，便起主峯，爲勾漏山，餘脈向東，蜿蜒入粵全部山脈，形成桂南的天然障壁。那麼，究竟洞以山名？還是山以洞名呢？

洞旁還有「勾漏洞天」四個大字，道教有所謂洞天福地之說，即神仙所居之處，勾漏洞就是第二十二個小洞天，名爲玉闕寶圭天，屬仙人錢眞人治之。省誌稱：「晉宋以還，仙人逸士，不遠千里而來，留戀是地。」總之，勾漏洞是道教的一個聖地。而且春季岩石潮濕，恒產一種所謂葛仙米，此物也是解著的妙品，用糖水泡水食之，若細銀耳然。俗云：葛仙隱居乏糧，采以爲食，故名。

洞外碑碣林立，或刻岩上，各種文體書法都有，眞是琳瑯滿目。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唐朝李靖上西嶽書的眞蹟。文氣豪放，書法遒勁。據說，這個碑以前放在容縣衙署內，不許人拓，因爲這於官不利，視爲禁物，後來才移到這兒來，拋拓者日衆。

離開勾漏洞，繞到山的另一邊去看白沙洞，先至採丹亭，附近還有一口丹井，未及往觀。相傳就是葛仙汲水鍊丹的地方。談起道家，許多人就會聯想到鍊丹。這究是怎麼一回事呢？頗覺神秘。說出來，其實也沒有什麼。道家的丹字，就是調和的意思。鍊丹分爲內丹和外丹，內丹即練氣，用呼吸的工夫，經過一番內部的訓練，以修至道而求長生。至於外丹，就是在動植礦三界中，取其富於生命素的原質，調和之而成的配合劑。葛洪說：「仙藥之上者丹砂，次則黃金，次則白銀，次則諸芝，次則五玉。」礦物以丹砂最著，丹砂因熱可鎔成水銀，是一種活的金屬。植物以靈芝，松脂，松根的茯苓，桃膠而非蟠桃。動物中之龜卵，雞卵，龜甲等等。道家之所以燒煉金石，最大目的當然是冀求長生不死，其次就想得到黃金而致富。漢以來此術日盛，與醫學化學都有密切的關係。歷代方士相承不替，謂之金丹玉液，或曰黃白，即黃金白銀變化之術。不過勞勞千載，而金丹終於無功。道教之說雖多虛誕，但其思想非無可取，惜不知科學，徒然化費精神於無用之地。大概中國種種學術——尤其是醫學和拳術，往深處追求，都可發見其根本方法，眼光是歸根於道家。凡古代名醫都是神仙家之流，如葛洪，陶宏景，華陀等，他們不單是有一些零碎的技巧法子，實有其根本所在，即能與道相通。道者何，即宇宙的大生命。

採丹亭的側邊，有石級可至凌雲台，縱目四顧，秋風陣陣。正是「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台。」遠遠的彷彿有幾片紅葉，因而我想起了北平的西山，大概這時「楓葉紅於二月花」吧！台後即爲白雲岩，供着佛像，有人在膜拜。在香烟繚繞裏，黃卷青燈中，

五〇—四四四

居然磨蝕了苦命人的歲月，我不能不感到神靈的偉大了。

稍憩，卽準備進白砂洞。這比勾漏洞大而深，火把要預備充足，大家都有點戒心。洞前岩壁上大書「衆妙之門」四個大字，相當雄偉。魚貫入洞，地面泥滑，站立非易，有時要爬，匍匐而行，黑黝黝的，大有行不得也哥哥之勢。有一位同伴，胖胖的，而又近視，摔了幾交，簡直不敢動了，要人扶着走，大家都笑了；但得當心自己也有同樣的危險。不過渡了難關，就會「廓然盤空，衆象羅列。」正是「靈岩夭矯疑星隕，溜石陰森作雨飛。」究竟走了多少路，沒人注意到，個個都恐怕落後了，迷路難返，等到重見天日時，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笑了。有的褲子好像塗了泥圓，額上冒着大汗，簡直是個小丑。我今春初次遊桂林七星岩，雖岩大易行，却沒有這次的興緻來得濃厚。也許那回是被警報追着去的，彷彿到處充滿着火藥味，還有什麼心情去欣賞大自然呢？

再去看桃源洞，相距不遠，似乎不及前二者那麼爲人注意，實有點荒涼，不過這個洞更深更難走，我這次却摔了一交，有人迷了路，作蔡中叫。

逛完了三個洞，大家都覺得有點疲倦，而且有點餓意，便坐車回北流。這是一個不怎麼大的縣城，街道窄狹，沒有什麼大買賣，祇是一個鹽觔的轉運站，就是廣東南路烏石白石等場的鹽觔，經合浦靈犀，溯南流江而上，至鬱林船埠，然後用汽車，或板車，運至北流，轉船經容藤，直達大灣，再趁火車入湘。這是多大的轉接啊！北流中學還相當的大，據說佔全城面積四分之一，未及參觀。中山公園雖是小小的，頗覺整潔。裏面有一座景蘇樓，前臨圭江，風景尚佳，樓中懸有東坡先生乘筏圖，先生寬襟而坐，悠然自得，其前站着一個舟子，其後則爲一個青年人，大概是他的幼子過吧？除了幾束書，就一無長物了。先生一生，可謂命途多舛，既不容於廷臣，降官被貶惠州，還覺不足，再謫瓊州，而近於戍了。當時先生之年，已六十有二，獨以少子過自隨，瘴癘所侵，蜒蜒所侮，胸中淡然，無所芥蒂，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雖然被迫流竄南荒，但無時不懷念聖朝。先生的水調歌頭詞，大概爲世人所熟知吧？我尤愛他這首渡海詩的氣慨：「參橫斗轉欲三更，苦雨終風也解晴，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空餘魯叟乘桴意，粗識軒轅奏樂聲，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元符三年，赦北還，初徙廉州，大概北還時所取道的與今之鹽運路綫相同，由合浦南流江之實，則黎於藤容縣至梧。先生曾經北流，是可以相信的了。當時圭江水淺，舟行不得，才買筏下藤梧。先生的高風亮節，爲古今人所共仰。這個景蘇樓，就是取景慕先生之意。

下午二時才吃中飯，不知道是過於餓了，覺得菜的味兒不錯。飯後到公大鹽號辦事處去休息，主人殷殷招待，盛情可感。這是某氏的家祠，門側放着龍燈，今天是國慶日，晚上要提燈遊行，備有十

番熱鬧。不過這龍燈，却使我想起了八九年前在魯西的客中況味。那是大年初的一個黃昏，我獨自個兒蹓躂於運河堤邊太白樓下，龍燈舞過去了，留下一片寂寞，心裏有說不出的淒凉之感，可惜我沒有杜甫那樣的豪情和才華，不然的話「飲罷此身無歸處，獨立蒼茫自詠詩。」多痛快的事呢！

我總覺得，旅行不但使我增加如許的人生經驗，而且使我有更多的回憶或聯想，這回能有如此滿意的旅行，我得感謝鬱林中國旅行社的屈經理及幾位幹員。

三二，十一，十五。

本誌下期要目預告

論邊疆探險事業……陳宗祥
談[illegible]遊……王銳
從蘭州到伊寧……凌鴻勛
青甘邊緣上馬記……岳劍寒
[illegible]土坦次……馮宋棣
桂北黔南苗傜各部族經濟生活……路偉良
滇西邊地野人的生活……李俊輔
訪陳圓圓遺蹟……帥雨蒼

聯華行

◇圭東路一七五號◇

男女時款皮鞋
售批發
均所歡迎
革履部
特聘港滬
技師精製

海南島之黎苗

胡兒

海南島，號稱中國海兩大海眼之一，那另一海眼的台灣，是在清光緒二十一年（西元一八九五）在日本人暴力迫脅之馬關和約中割給日本；現此僅存其一之海眼的海南島，又給日本人于此神聖抗戰的後二年奪佔以去；懷念想望，真個令人不勝其憤慨之至。海南島，屬廣東省的行政區域，現稱廣東省第九行政區，在西漢時所謂「珠崖」，就是它的一部份；唐置瓊州，明改置瓊州府，屬廣東布政使司，清仍為瓊州府，隸廣東省，所以它又有「瓊州島」的別稱，同時因為「崖」州的緣故，便又通稱它做「瓊崖」。它在清代時，設有一州（儋州）七縣（瓊山，澄邁，定安，文昌，會同，樂會，臨高）另外還有一個直隸州（崖州；）現今它是除原有的一直隸州（現稱崖縣）一州（現改稱儋縣）七縣外，加多了七個縣——萬寧，陵水，感恩，昌江，樂東，保亭，白沙，合計十六個縣；其中會同就是現在瓊東的舊稱；如陵水感恩樂東保亭白沙，這此縣份，是由過去「撫黎」「化黎」之類的「局」「所」改置的。它是我國的最大島嶼，東西斜對的尖點約三百二十公里，南北相距約二百公里，周圍約一千二百公里，島中有五指山，一稱黎母山，那號稱「有黎」的「黎」族，在整個海南島上蕃衍着；據說祇有文昌縣一個縣份，是純漢人居住的縣份，宋子文部長的故鄉，便是這個海南島上唯一之漢人居住的縣份。孫中山先生在建國方略裏所定之漁業港的「楡林港」，就是位置于海南島的南端。海南島有甚豐富的金銀鑛產，在它的周環有好多的港灣，它和雷州半島相對着，現今我人須冒犯極大的危險，一晝夜的小船划行，才可從「徐聞」一縣的某一個地方，跨上海南島的土地，其實那裏還是「倭」方的兵力佔據着。我在民國十四年的時候，曾經去過瓊山一趟，那時的交通非常便利，經常有英國船法國船在香港或廣州灣和海口行駛着，容念以往，愴懷今茲，特地參據着海南島志及廣東民政廳十年前的報告，和我個人的所見所聞，寫成本文，又豈祇「行文述異」而已。

一　海南島之黎苗

海南島之有黎族，人多知之。實則黎族以外，尚有苗族，與黎族性習迥異。而黎族之中，亦有黎人，伎人，俸人，之分，伎人俸人之習性，固自有其與黎人不同之處，然大致可謂相似。至世俗之以生黎熟黎為區分者，第就其所居地距離城市之遠近及民俗之為馴良抑兇悍，而為之區別爾。其實俸人即熟黎之支派（然亦有熟俸生俸之稱，）而伎人則為生黎之支派，惟一般人于「黎」之外，多列「俸」「伎」，伎一作岐，乍看似為三派耳。

黎人所居地方，為崖縣寧遠河，望樓溪各流域，及昌江河上游之水滿峒，德霞，瓊山縣之屯昌嶺肚坡墟，定安縣之母瑞嶺，臨高縣之白沙峒，儋縣之七防峒，昌江縣之大田，新寧，陵水縣之大旗保亭；樂會縣之中平森田等處。伎人則居於山嶺之最深處、於五指山較高處之璨籠，多能見之。伎人足跡不入城市，不諳外方語言，罕與漢人往來，而侾人之所居，則多鄰近海岸，如：崖縣縣城迄東以至藤橋一帶；及昌江感恩兩縣之海濱，陵水縣之大旗，和與，廿八村，六村等處，俱為侾人聚族而居的地方。苗人性善居山，往往焚山而耕，謂為力耕火種之民，誠至恰當。惟既耕之後，倏又他徙，幾乎住無定所。儋縣之馮墟峒附近，樂會縣之南茂峒，定安縣之思河附近，臨高縣之番打，番陳，志遠，東門四村；陵水縣之大旗山谷中等處，皆為苗人之火耕區域。其人數少于黎人。故以下所述，以黎人為主，而苗人事情，亦間及之，以見其大概。

以言黎人之起源，當係後漢書南蠻傳中之「里蠻」，「里」後訛作「俚」，再轉而訛為「黎」，其種姓似應屬于「越」系；而與尚書「九黎亂德」之黎，因地之相去也甚遠，當無關係。漢書傳之曰「蠻」（里蠻）隋書始稱之曰「俚」，唐以後乃直稱為「黎」矣。而在黎人自身，則有「神話」之傳說：「太古之時，雷攝一卵于黎母山，旋卵生一女；歲久有交趾蠻過海採香者與女相合，遂生子女，是為黎人之祖，因名其山為黎母山」云云。事近荒誕，固難徵信。

但其人之習俗「祀狗」，似與「猺」「畬」為相同矣。今世俗所稱之熟黎，乃能諳漢語，常入市交易，且有穿着漢人衣服，幾與漢人不易判別。第其本來語言風俗，則仍與盤居腹地之生黎無殊。有黎人多仿用漢姓，如王邢羅李陳楊廖唐韋吳符等姓，此蓋由漢人初至，雜居黎村，久而與同化，例如珠崖縣多港峒之李姓，自稱為唐謫官李德裕後人，其族尚保有李公塑像，此其顯著者。或云黎人之用漢姓，蓋由嚮慕漢族文化使然，此亦殆為一因。然而歷代罪人，因懼逋而亡命入五指山中者，信亦恒有。是知黎之不僅為黎，若謂混入漢人血統，固足信也。至于「苗」在海南島上，人數不多，但偏及于儋縣臨高樂會陵水諸縣，就其習俗言，似與「黔」「湘」之苗相類近，惟在海南島上之「民族」地位，顯係黎之「附庸」。故古人以下所述之黎苗云者，大率以黎之紀載為較多也。

二　黎苗之村落

黎人擇地而居，自謀生活。先至者為峒主，稱曰「頭家」。一峒之大者，可十村八村，小峒亦有三村五村。村內分族，族各有長，稱為「老爺」。一村數姓，則有數族長焉。「頭家」係世襲，父死子繼，間亦有由村人公舉由官廳加委者。前清馮公子材於平黎之後，曾設撫黎局。局中置一黎團總長，使編查黎人戶口。十家為牌，置牌長，三牌為甲，置甲長。三甲為保，置保正，保副。轄於黎團總長，主兵士，各峒另

設一總管統轄各峒，則主人事。此制現尚保存，黎區事宜之推行，賴有此耳。

黎人部落，無若何組織，故不易尋其系統，而喜聚族而居，多則百數十家，少亦二三十家。擇山麓爽塏之地，而卜居焉。村之周圍，植刺竹以構藩籬，其厚者達十餘丈。乃擇險要處開一兩門戶，以便出入。門之左右，常積多量竹木枝幹，以備有警時填塞門路之用，蓋有似兵家之鹿柴也。刺竹之生，茂密而愈堅，較之磚石圍牆，實爲安盤。頭家或族長家內常備大鼓一面，有事時乃擊鼓爲號，或遇盜或辦公差，或訴事，其擊鼓法各有差，村人則聞而知之。鼓聲響處，踴躍奔前；咸舉集聽命。舉凡頭家與族長命令，例不能抗，否則重罰。甚則喪元。然而無勢力之頭家，亦往往有號令不行者。苗人所居村落，則無一定，因其逐山耕稼，不時遷徙也。

黎人之家庭組織，以年長者爲家長，與漢人異。子女於幼年時期，常與父母同寢食。女子年齡已長，父母則爲之築私室，間亦有丈夫子築者。女子居私室時，可自由擇配。若男子居於私室，則準備娶妻成家。然居室雖別，而飲食仍依父母。通常爲一夫一妻制，但有錢之黎人輒有數妻。最多者有九妻，各妻率別室而居，惟一切家務，必同力合作。

三 黎苗之飲食

居住平原之黎人，日食以米爲主。因其村地大部分爲禾田，稻作尚屬發達，米質良好，勝於沿海漢人所植者。山居黎人，則以玉蜀黍爲輔佐食品。黎人喜食粥而鮮食飯，其煮粥方法，與瓊州漢人無異，即所謂「瓊州粥」也。煮粥之際，於米粒爛熟後，必冲以冷水。每粥一鍋，冲水多者至三四倍，佐餐以瓜類，豆角，山蕨，竹筍，亦偶有食辣椒者。竹筍及青菜類之醃漬物，黎人多能自製，蓋從漢人習得者也。貧者不能備餚菜，惟以鹽下粥。苟捕得魚蛙，則貫以竹片，置爐火中炙而食之，亦有食蛇及鼠者，但居少數耳。農閒畋獵，既獲鳥獸，則招親朋會食。食不盡者，製爲肉乾。婚喪疾病，則宰牛羊豬鷄鵝鴨以宴客。至於鷄卵，則愛不肯食，謂留以孵小鷄也。食物烹法甚爲簡陋。菜蔬類則切成小塊，入水煮熟加鹽，肉類則以大塊煮爛，加鹽後，切而食之。黎人喜飲酒。能自製米酒，亦有購自漢人者。其釀酒之法，不甚講求，蒸餾時火力過大，冷却時裝置復不完備，故酒質常劣。惟有一種糯米酒，則頗可口。又喜食檳榔，居於陵水崖縣之黎人俘人嗜此尤深。村峒間，頗有種植檳榔者。黎人尤嗜吸菸絲，幾於無論男婦老幼皆然。每歲以山貨易取漢人菸絲，所值甚鉅。廉江菸商，赴瓊崖推銷菸絲，蓋大半供給黎人吸食也。山居之黎人，謂有一種樹皮，可代檳榔，嗅之略有香氣，不知是何物也。至苗人嗜食檳榔者甚鮮。

四 黎苗之服飾

（甲）男子服飾。——居於瓊崖中部之黎人，男子衣服甚爲

簡單，僅以小布一方掩下體，用帶束其前後，繫於腰間，稱爲「小裏」其形狀約與日本人之「褌」或「三角褲」相類。女子餽贈禮物與情人，往往以手製「小裏」男子得此厚禮珍視之亦逾於他物。黎人終年不御衣服，惟居近墟市，或入市購物者，則以山貨換取漢人爛衣服，或故衣而穿之。崖縣落屯，否淺，多港，多澗，抱旺諸峒，其黎頭多作漢人裝束；但久不沐浴，又不洗濯衣服，故多襤褸污穢異常。黎人又喜以黑布裹頭。至崖縣東部沿海之侾人，與夫陵水熟黎及熟侾，則皆已穿衣與漢人無殊。儋縣，陵水，安定，臨高諸地之苗人亦然。生黎，生侾於小裏之外，亦有著前後二幅裙者。黎族男子，皆蓄頭髮，由腦際分爲前後二部，前半於額端結成一束，後半則收束於腦後紐緊，由左或右轉於額前，一同結束之。有留辮者，其式有種種，或扁平圍結，如道士裝束，或細長直立如巫覡之英雄髻，於束髮處插入木梳或簪，簪用竹片或銅片或骨片爲之。閒其中仍有分別，據云長者結大髻，短者結小髻，外人不易知其詳。其居近漢人村落者，已多剪髮，如在崖縣落屯，抱背，長溝等處往往見之。崖縣城南山嶺，及東部沿海之侾黎西部之苗亦皆已剪髮，其風度無異漢人，驟視之，不易辨別也。黎人出門或作客，輒以藍白二色之法瑯掛珠或銅錢爲頸飾，攜槍者，則胸前懸一布袋或鹿皮袋，以貯彈藥火柴菸絲等物，並以爲裝飾。間有不蓄束髮，而用黑布或紅布裹頭者。初入黎村之人，多望而生畏，習見亦不覺爲奇。此外或用銅圈，或以繩繫狗骨，用爲頸飾腳飾。或戴海螺腰蛇綿管手釧。間亦有佩玉手釧者。日間跣足。入夜或閒居時則曳木屐。其屐之製法，類於日本屐。又如南洋群島之馬來屐，穿三孔，貫以麻繩或籐絲；所異者，日本屐前後同寬，而此則前寬後狹。復有自漢人購得皮屐，或施鞋，以備不時穿着。出獵之時，則束腰裹頭。少壯者頭常用紅布，老者則用黑布。腰弓背箭，手拖長柄尖尾彎刀。近來則棄弓箭而攜鳴槍。鬍鬚不用刀剃，而用夾拔出之。

（乙）女子服飾。——黎人婦女束髮，與漢人婦女之居鄉者無異。自剪髮之風漸次傳入黎區後，黎人乃爭相仿傚，年長必文面，亦有自幼即文面者。文面之法有數種：或祇畫一二曲綫由兩額直下，至頷下復成一曲綫，或於口之上下端畫多數曲綫縱橫綫者，有於兩眼之下畫一二横紋，斜於耳際者。有於二頰劃一直線直至胸際，如掛珠狀者。問以紋身之故？則云：「不文面，恐死後祖宗不認識」。或云：「不文面恐爲漢人所娶」。聞漢人居近黎村者欲娶黎女，未嘗不可。惟黎女必要求不搬出外處居住。然則文面之原始，或因偶爲異族所得，故毀其顏容。相沿既久，今其族反以文面爲美觀矣。沿海之侾女，及陵水大旗一興三興十八村六村，儋縣定安臨高屬之苗女，其年在二十歲以下者，則十之八九不文面，蓋風氣已漸開通矣。黎女所穿衣，對襟無鈕，於領下用銅綫結之。亦有所穿衣服如布袋式，於衫頂開一長孔爲衣領，穿時從頂套下者。袖長及肘，衫長及

腹。平常胸腹俱開露，若見男人，則或用手收束兩衿，作羞態，亦有岸然弗以為意者。作客時，衣服美麗可觀；惟久不洗濯耳。珍貴衣服，其胸前及四緣，均繡有五色綫所繡之花草。萬寧境之黎女，多已作漢裝，且不文面。黎女倖伎女，其頸間多盤玻璃珠圈。下衣用裙，內不穿褲，近漢地者，裙長及膝，在腹地者，僅及半股而已。苗人婦女衣斜襟，衫長過膝，束腰穿裙。其出門也，必束行縢，戴繡花方巾，裙甚清潔。無文身之俗。婦女生兒後，即以裙為襁褓，或以代搖籃，上衣必取黑色，用吉貝或麻布綫布棉布為之，下衣用木棉布或山麻布。縫衣所用布概屬自織，俗稱為「黎桶」，以其縫成一桶狀，緊束於腹際，不用帶也。黎女均穿耳，戴銅圈，小者徑盈寸，大者五六寸。四差黎女，每耳戴銅圈多至十八個，每銅圈直徑約五六寸，是以兩耳須穿孔大至盈寸，始能戴上。各銅圈於耳前耳後另用一圈束之。有時將各銅圈反搭頭上，望之如戴銅絲帽然。約計兩耳所戴銅圈之重量，都十兩以上。是以年老黎婦之耳，多破裂而低垂，則以銅圈太重累之也。黎女裝飾之最奇者，當為戴銅耳圈與文面。此外復喜歡戴頸圈，手鐲，脚鈪，或銅或銀或玉，視其貧富而定。臨高屬之黎女，則以布巾蒙頭髻不外露，居於瓊崖中部之黎女，亦喜以繩繫獸骨為頸飾。或云：是骨為黎人病時祭鬼屠獸取出者，謂可以避邪。惟東南諸倖黎中，則未見此種習尚。

（丙）兒童裝束。——黎人之男女孩，未滿七八歲者，均裸體剃頭，女孩於腦後留髮一朵，男孩則於額前留髮一朵。十數歲女孩則穿裙，但不穿上衣，男孩稍長亦僅以小裳掩下體。女子自幼穿耳，初戴小銅圈，逮年事漸長，則圈漸大而多。男女孩童，均慣用銅鐵頸圈及脚圈，或以繩繫獸骨為頸飾。既長，不留髮朵，蓄髮而成人矣。

五　黎苗之房屋

黎人之房屋多作長方形，以木或竹為柱樑，編竹片或樹皮，以泥糊之用作牆壁。編茅為蓋。於前後棟之下開兩門相對，是為前門與後門。平時出入多由前門。至於後門，乃屬不常開者。屋多南北向，間亦有因地勢而定方向者。就小屋言之：既入其前門，即見爐竈位於左邊。位於右邊一隅者，則其寢台也。另以一隅地方，堆置家具食物。若屋宇稍大則前後分成二段，後段為廚房與寢室，前段用以貯放物件或為客室亦有於屋之一隅，設一寢室者。貧者只一屋。富者往往多至十餘屋。住屋之外，則設茅蓋倉，以貯穀米，惟崖縣，滕橋，榆林，南山，附近之黎人住屋，則略仿漢制，於簷下開門，並且另設廚房，但不多見。又有搭禾草棚而居者，其形式與矮屋稍異；內部分成三段；一為臥室，一為廚房，一為晒棚。築泥磚以為牆者，間亦有之。苗人屋宇，則概是竹牆茅頂，由簷下開門，以便出入，與黎人屋宇頗有不同。此外黎人每家都有「穀倉」一間，穀倉之構造，與其住屋略異。立木為柱，束茅為蓋。於離地尺許之處，架樑敷板。四圍則裹以木

板或竹篁，並不使用土牆。倉內空氣流通，極爲乾爽。然構造粗陋，不易將屯穀保存，積之既久，陳穀遂朽。其屯穀較少者，不另設倉，即在住屋內置竹笆藏之。

六　黎苗之日常用具

（甲）飲食器具。——鐵鍋，磁碗，竹箸，瓦缸等物均向漢人買得，蓋黎苗原不識製也。黎人汲水慣用陶器。至俘人汲水，則多用竹筩或木桶，灶用三石鼎立而成，三面燒柴草，上置鐵鍋以煮食物，鍋不設蓋，任由火煙燻及食物，至近海各處黎人，智識較有進步，已知仿漢人土法，製造火灶。

（乙）寢具。——臥牀以樹椏爲脚，高可尺許，橫架竹木，敷以竹片。富家間亦有用木牀者。以露兜葉編織爲蓆，以吉貝或麻布爲被單，寒天則熱灶或燒柴草以取煖。

（丙）家具。——居於腹地之黎人不設桌凳，但截木筒盈尺，削其兩面，據地而坐，飲食聚談均用之。居於近海地方之黎人，間亦有鋸板爲凳者，或則鑿天然木料爲圓桌，其設置方桌條櫈者，百不一二覯也。沿海俘人則全用桌櫈，與漢人無異，多用竹簍，以收貯衣服。貧者則用兩繩縛竹竿掛之。此外則截竹爲筒以貯餸菜。以大瓢爲壺以貯物件。刻椰殼爲升以量米。織露兜葉爲簍，以貯屑物。削木條爲扁担，織籐爲箭壺，又織籐竹小簍，以爲入市購物之用，編織手藝，間有甚精緻，非我人之所能及，

（丁）農具，——耕田所用犁與耙，均斬木爲之。惟犁尖及刀斧鐮鋤之類，均購自漢人。耕種不施肥料。溝洫多未發掘，惟藉天雨或山坑水，以資灌溉。農品種類極少。昔年黎苗視光團由省回瓊帶返各種農作物種籽，分送黎苗，伊輩歡喜異常，但能否依法施種，多有收穫，亦一問題也。貯穀用倉，或用竹笆。礱製與瓊州人無異。舂米不用碓。若舂不多者，使用木臼，由三四人合舂。舂米少者則用石臼，一人舂之。有米篩而無風車。簡單者則用簸箕除糠，連篩亦無之。

（戊）織具。——黎人男子以牧畜漁獵耕種爲業，女子以織布爲業。故織布器具，家必有之。其器具甚屬簡陋，不過以木數枝，繫木板及牽紗之木框而已。

（己）漁具。——黎村無沼澤，亦無用人工開築之池塘，然溪水中時有小魚，故小網魚到處有之，

（庚）獵具——以木爲弓，以竹爲弦。箭鏃如菱形，間有設鉤者。其製作極粗陋。然黎苗習練成熟，所發多中。此外有用竹片所製之捕鼠器，構造雖簡單，但頗有效。

（辛）武器。——弓箭之外，亦有槍械，都爲商人秘密輸入。舊形嘡槍，最爲黎人所樂用，幾於無家不有，大概舊式嘡槍一枝，可易牛一頭；手槍一枝，可易牛三四頭；至駁殼槍一枝，當可易牛五六頭，以至七八頭不等。火藥子彈之價亦昂。商人貪利，輙樂於供給之。此

外有土製短刀，以檳榔木爲鞘，幾於人皆有之。黎人尙武，出入必携帶武器，縱不佩槍，亦佩刀弓。苗人武器，則多腰刀鳥槍，間亦有使用毒弓者。

七　黎苗之農產

各村峒黎人，均以務農爲主。峒中土地膏腴，灌溉便利，穀種多佳，雖耕種之法粗疏，而每造所穫，成績良好。黎苗勤於開墾，是以荒地殊少。水田以種稻爲主，以瓊崖天氣温和，本來種三造亦未嘗不可。但以該處水利未改良，人工習慣兩無興革，歲中僅稻一次而已，其餘時日，則以之栽種玉蜀黍、豆類、番薯等作物。惟種麥者甚少，以天氣太温暖也。

（甲）水稻種類。——依稻之性質分之，有白稻，赤稻，硬稻，糯稻，數種。若以時期分之，復有早稻與晚稻之別。以黎人田地，歲耕一造，故無一造二造之分，所謂早晚云者，蓋指先栽與後栽而言耳。大約於六月栽種者爲早稻，質地較劣；於八月以後栽種者，爲晚稻，質地較優。

（乙）作業時期。——廢曆二三月，爲播種時間，五月至八月爲分秧時期。大概有泉流可資灌溉者，分秧多早，至其他田畝，則須俟秋雨水漲以後方行之。故延至五月以後迄八月爲種稻時期，十月至翌年正二月爲收穫時期。先收穫者，於收穫之後，即先行栽種他種作物，有連種番薯玉蜀黍豆類等作物二次，然後栽種水稻者。此種田地仍稱爲一年三造。惟田地少者，始行此法。若田地多者，以難照顧，不願行之。故通黎村之田，每年栽稻三造者，什無一二。

（丙）灌溉。——多利用天然流水。於適中地點作水壩，引水至田。黎境河流四佈，至爲便利。水車戽斗等物，可爲挹水之用者，於黎村絕未見之。如無天然水之處，多不種水稻，亦足見黎村農業，其粗放一至於此。

（丁）耕種方法。——播種插秧均與漢人無異，惟割稻之法，則略有不同。乃於近禾穗部盈尺之處割下，以數十穗紮成一束，其收穫多者，連稾晒乾，然後落穗，或即連穗收藏穀倉中，俟用時始落之。遺留田上餘稾，任其自然腐敗或焚燒之。究其原因，一則圖省搬運之勞，二則燃料及家畜食料，無需乎此；三則任其在田中朽腐，可作次期耕作之肥料也。

（戊）陸稻。——陸稻一名旱禾。凡無水之田，或山坑亢旱之地，均可種之。居山間小部落之黎苗，多以種陸稻爲生。其播種之法，與水稻無異。惟分秧時，則用鋤鍬掘穴栽之。有將山坡上之天然草木，縱火焚去，迹其餘燼，就地播種，不再分秧，任其生長者。此種耕作法，於山間僻地常見之。放火燒山時，濃煙烈焰，樹木焦死，迨種稻一兩次後，黎苗以爲地力已盡，又棄而之他。事後經過，枯林彌望，皆是，故此五指山系天然林木雖多，歷年爲黎苗摧殘者，已屬不少。旱禾

分硬糯兩種，黎苗以種糯爲多。

(己)雜糧。——黎苗多種玉蜀黍，於每年二三月下種，七八九月便有收穫。其果實有黃赤紫褐等色，通常以栽種黃色者爲多。收穫之後，則炙而食之。亦有混米粥而食者。其貯玉蜀黍之法，頗爲奇異。卽用竹竿懸之於火灶地方，使經微溫烘乾，不易黴壞。食時始飽剝黍粒，但鮮有用以製造黍粉者。

(庚)薯芋。——黎地本來適種薯芋，蓋歲中除種稻外，田地餘力尚多，然而黎人栽之者甚少。試詢其故，則云米穀已多，食料甚足，無須乎此。復以野猪豪猪甚多，若種薯芋，甚難保護，但苗人已習知種薯芋之利，故多種之。

(辛)荳類。——崖縣樂安抱背德霞等處黎村多有種植黃豆綠豆烏豆者。居於瓊崖中部之黎人，亦多種之。每逢二三月下種，五六月收穫，臨高儋縣等之黎苗，種烏荳者尤多；紅豆(赤豆)間亦有栽種之者。落花生則以崖縣多港定安一帶黎村，栽種者極多。

(壬)瓜類。——以種葫蘆瓜者爲最多，大者徑尺四五寸，長二尺許，黎苗志在取瓢殼製器，不用以作食品也。每瓢大者約値數百文，較好瓢器，箍以籐，頗爲耐用，黎人極珍惜之，金瓜南瓜亦有栽種者。

(癸)蔬菜。——黎苗均鮮栽植菜蔬，故其佐餐，亦罕用之。茄極少見，辣椒雖爲黎人所嗜食，但多係天然生長于山野間之「野生椒」，栽種者不多。

八　黎苗之工藝

(甲)紡織工藝。——黎村婦女，大都能織造粗布。其不能織者，輒引以爲恥。織布之原料係採取山間野生麻皮，(灌木植物，高者六七尺，俗稱爲「麻」，想或非是，但不識其名，無以名之也。)剖去青皮，晒乾，析爲纖維。更收集野生木棉，紡成棉紗，或購買外來棉花及色絨，雜爲織造原料。黎峒各處，多產野生木棉，幾於遍地皆是。此種原料，祇屬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質雖柔軟，且較爲脆弱，仍可製成單被或上衣。至於經染色之麻紗或色絨，則多用以織造裙帶花紋。所用織造器具有脫棉機，彈棉機，紡棉機，牽紗機，織布機等，均極簡單，所謂紡棉機，只有縱橫兩木板，一轉輪及少數副件，另以木一枝爲桿，紡棉者以兩脚踏木桿之兩端，令車旋轉，以一手牽棉條，一手輔助加減，所紡出之紗，粗大而鬆，較之外來洋紗，幾大至十倍。絡紗用籰，以四木製成，狀似籀文「X」字，寬約二尺餘。上下斜角兩迴轉週圍，其長一丈至一丈二尺，卽布之長度也。紗爲環形，織成之布亦若環形，織機甚爲簡單。若織無花紋之布疋，祇用二橫木，以纏住已成之布，另用一笄，一梭，一壓板以織之。若織有花紋之布疋，則於前述織布機，添上幾枝小圓木竿，前後上下移動，以左手固定，以右手執梭，自右而左，將梭置地上；再以右手取壓板，將織紗壓緊，然後自

左而右，如前法行之。黎婦織造無花紋布疋，每日可織二三尺，若織有花裙料或桶子花帶等，每日不過祇能織成數寸而已。所織花彩美麗，質地亦堅靱而耐用。黎女習慣，必自織裙帶，從無假手他人者，所織布疋成環形，本不合裁剪；故末尾數寸不能施工，即於是處剪斷之。以布製被者，則於中間裁斷，以兩疋爲四幅，相與縫合，女衣用布一疋爲一衣料，需布之長，裁成對衿衫。其工作殊拙，蓋黎婦針黹皆不精也。

（乙）草蓆工藝。——黎人織造草蓆；計分二種。一爲簡草蓆，織法不精，出產亦少。一爲露兜杵葉蓆，黎人男女皆能織之，而以女人織者尤多，經緯粗細不一；除織爲寢具外，並供晒谷及敝地坐談之用。亦有織造小簍者，雖不精美，頗堪日常使用。

（丙）藤竹工藝。——黎地產藤，各處黎人多能利用藤條織造藤器，如谷籮小簍之類。所織器具多屬粗笨，若小件器具，則頗精緻。曾見松濤黎人以藤織造箭袋，極爲精緻，織工非漢人所能及。至於大藤簍則以水滿峒黎人所織者爲最佳，

（丁）木工。——黎人木工，至今未離原始狀態，不知鬥榫合縫諸法。通常器具，除極粗劣之櫈凳外，皆以大木剗之。如渡水之舟，殮尸之棺，舂米之臼，飼豬之兜，洗面之盤；以及砌牆不知版築，牆角橫直而不交互等，皆是。

（戊）竹工。——黎人竹器，有箕，籮，篩，笠，筐，籃，箭壺等。間有頗精緻者。黎人織造竹器，不僅自用，且作爲貨物以與他人交換。

（己）陶工。——黎人能製陶器者極少。惟臨高儋縣之白沙峒，九甲村等處，有少數粗製之陶器出產，行銷於附近黎峒中，其製品，以碗，鉢，酒餅，香爐等類銷路較廣。

九　黎苗農工以外之生產

（甲）家畜。——黎人所豢養之家畜，有牛羊豬犬雞鴨鵝各種。牛爲黎人唯一之財產，其用途分耕作用販賣用兩種。耕田多用水牛，販賣多用沙牛，即黃牛也。其飼牛之法，極爲簡單，於牛耳間作一記號，日間放牧於山野，薄暮驅回村內，若牧沙牛，且有日夜任其在山野，晚間不驅回者。黎人牧豬亦多，惟飼雞鴨鵝羊者，其數略少。畜犬以爲守屋游獵之需，幾於家家有之。

（乙）藍草。——黎境到處有野生藍草，可用爲染料。苗人染花裙之法，係用白布繪上蜂蠟，繪成各種花紋，放入藍缸，染後洗去蜂蠟，其紋即現。

（丙）木料及籐。——黎地各處均有之，產量甚豐。黎人與漢人交易，以此物爲最大宗。

（丁）筍乾。——臨高儋縣等處黎境，出產甚多。

（戊）薯良。——西北部諸黎地，多種之。

（己）菸。——菸雖爲黎人嗜好之物，但不大種植，

（庚）椰子檳榔菸葉。——接近漢人之黎村，偶有栽種，或云係漢人所有，不過僱黎人爲之管園而已。

（辛）藥品。——各屬黎地，多產金釵石斛益智章仁艾粉等藥品，爲漢人採買者甚多。

（壬）山瑞。——定安臨高儋縣各屬黎地，恒有此物出產，價格甚廉。

（癸）野生動物。——如麖鹿，黃麖，山豬，猴狐狸，熊，穿山甲，水獺，琴蛇等，各處黎地均有出產。

十 黎苗之婚姻

黎人婚姻，多屬自由擇配，亦有憑媒作合者。一般女子，年紀稍長，其父母爲之別營私室，聽其自由交際。男子之未娶者，入夜輒出游於此類女子私室中。其情投意合者，女子往往欵以檳榔蔞葉，以表綢繆之意，定情後則白之於父母，其父母例不拒之。然亦有雖經男女合意，而父母忽又將女子另行許配他人，則女子亦不敢違抗。結婚後在男家寄宿一宵，仍回私室，迨生育後始回男家。或從訂婚時起，直至生兒女，始回男家者，亦有之。近來此風稍變，往往於嫁人後，即回夫家長住矣。結婚前，由男家送牛酒食物至女家，設宴，宴後，女子步行至男家，或由新郎邀朋友數人至女家接帶，亦有由女家擇伶俐婦女數人送新娘至男家者。若女家富而男家貧，即男子或須先在女家做工至若干年月，由女家贈送牛隻田地，使之成家；亦有先行同居數年，待積有錢，然後再舉行婚禮者。其既與人結婚而返居私室之女子，易與其他男子發生戀愛，但若爲其夫所知，則往往持刀槍尋求鬬殺。青年男女，以此傷其生者，不可勝計。故有此種既婚女子私室之黎村，夜必閉戶。蓋慮因女子私室釀禍而被波及也。女子在私室生兒後，抱歸男家。所生之兒，未必即爲本夫所出，例不之責。惟此類之兒，長成之後，多不得爲家主；如無第二兒，則屬例外。女子居私室時，其行動甚自由。迨既入夫家，則一切惟夫所命。黎俗，有夫之婦，與人通姦，其制裁極爲嚴厲。女子既嫁，不喜居家，此殆其中之一原因也。黎人亦有轉婚之習。兄死，弟未娶，則以嫂配弟，弟不願，嫂乃再嫁，亦有一種風俗，准許寡嫂嫁夫之同宗兄弟，而不得嫁夫之胞弟者，此特儋縣臨高屬內之黎族爲然也。苗人則重生女，以其俗喜招婿，男子常被人招去，不能幫助父母，但女子反得招婿助理其家。招婿必須得女子同意，父母不得相强，男子入贅後，須在岳家工作，必待岳父岳母身故後，始得挈妻他適。其俗喜唱情歌，男女唱和，常終夜不輟。又結婚後，男子必手捧杯水至女家，雖行動搖盪，水不令洩，以此表其誠敬。女家親屬於男子始至時，往往多方戲弄，使其所持杯水傾瀉於地，以爲嘲謔之資。故男子捧杯水時，必邀三二孔武有力者相與偕行，護持杯水。女家驗其水不溢，則欵以熱烟，用告禮成。昌江古振州之黎，則家規極嚴，貞操亦重。如妻有外遇，

五〇一四五六

則抄沒外母財產；夫有外遇，則抄沒夫家財產；各無反悔。若妻妾中年無子，須得同意，方可離婚。

十一　黎苗之喪葬

黎苗死喪儀節，可分述如下：

（甲）棺殮。——人既死，以棺殮之，一如漢族。棺之作者，用大木刳成，亦有用六塊木合成者。貧民不能備棺者，或以蓆殮之。

（乙）葬事。——人死後，經親戚入弔，乃能掩埋。間亦有停棺十三日始葬者。曾見其殯葬之儀：由親友作鼓吹，送殯者蜿蜒自成行列。每村必有墓地，死卽葬其處。然不作墳墓，雖年節，亦無祭掃。苗人多用火葬，草草了事後，卽置諸不理矣。陵水生黎人死，殺猪牛祭奠後，先以棺安壙中，乃抬屍出置棺內葬焉。又陵內生黎如係已嫁之婦人死後，將屍送回女家殯葬。

（丙）治喪。——死者之子，用銅皮剪製尖頂帽，上歛下侈，做彎，其形略似牛角，戴於頭上，以為識別。衣服則無特製。親死，於未葬以前，不許孝子食粥飯，惟飲酒不禁。

（丁）做八。——人死後之第八日，親戚之富者先送牛，次者先送猪羊酒米。乃任意攜帶朋友到喪家弔唁，名曰「做八。」衆親戚既集，就中邀請熟悉死人歷史者，演述死者生前經歷，及債權債務諸事。祭後則羣相聚飲，歡笑歌舞，男女雜沓，繼以調謔，互相摟抱，狀至猥褻。女子麗衣，除做八外，不甚服御。其重視做八如此。男子醉後，則各持藤鞭，互相對打，名曰「打鞭。」常互鞭至皮破血流，方謂合理。客散後，喪主取牛角頂懸之屋柱上端，以為死者之紀念。做八習慣，不僅對成人行之，卽死者為小孩亦然。故家有死亡，往往因此而耗其盈歲之積蓄，貧者艱難，則多先營葬埋，迨家道稍富，乃補做之。

（戊）遺物。——死者衣服曁其諸物，必毀棄之。

十二　黎苗之一般習尚

（甲）年節。——二十年前，黎人尚無年節習慣，近今始暫行之。至倣漢人燃臘燭香紙者，寥寥無幾。一般黎苗，類多不知月日，是以自己年齡若干，概不知之。

（乙）捉鬼。——黎人遇有疾病，多飲生草藥湯，若仍不瘳，則延巫捉鬼。法以細繫雞蛋，懸於竿頭；兩手承之，視其動定，卜鬼之有無，及為何鬼，應用何物致祭。牛羊猪及鵝鴨，均隨巫意。雖事屬欺騙，而黎人信之不疑。祭畢，則邀親屬食祭品，名曰「食鬼。」所殺牛猪，取其角或齒骨，懸於屋中。若骨類較小者，則或繫於病人頸下，癒後久不除去。但捉鬼風俗，各處不同，中部黎人，則佩獸骨者極少，病人如無資祭鬼，或由親族送牲畜行之，倘病人不獲親屬幫助，無力祭鬼，可由巫約鬼，俟收穫後再祭，先祝病人痊癒，其怪如此。故秋冬間

收穫後，最多祭鬼事情，甚者，且聽巫言，妄事殺人。如病者祭鬼，延巫降神，倘神言受人邪禁暗害，則招集全村老幼男女，齊集一處，神乃指定一人，謂即蠱害病者之人，頓時大動公憤，不問是非，群將此人毆打，俟其半死，舁至山野而活埋之。嘗有因一人生病，而誣殺三數人者。此種蠻俗，居於瓊崖中部之黎人，多行之。

（丙）育兒。——初生嬰兒，即攜出戶外，浴以冷水。產後未久，產婦即照常工作，工作時，則以裙爲襁褓，裹兒懸之樑間。若兒哭，則持繩搖動之。設或攜兒外出，則裹而懸之背上，農時，則將兒連襁褓懸之於田旁樹枝。瓊崖西北部之黎族小兒，常裸體不穿衣履，體甚強健。至中部東部之黎苗小兒，則有穿衣戴帽如漢族小兒者。通常哺乳期甚長，三四歲始斷乳。

（丁）聚飲。——黎人慶吊請客，則招集男女聚飲，多以大碗或瓦缽盛酒，置殺饌於地面中央，持碗筷圍而食之。有將食物安排後，共用一筷，輪流而飲食之者。有不用筷，但以手拾取食物者，酒罎置于當中，其旁并置冷水一缽。酒不滿者，以水灌滿之。別以長尺許之小竹管透入罎中，然後口吸之。舉座輪遞竹管，由長而幼，吸畢再益以水。時飲時輟，談笑爲樂。聚飲時間，每至半日，每飲必醉飽而後散。其飲量至宏。在此痛飲歡呼之時，男子得任意指定一女子爲互唱情歌之對手。若和歌相得，彼此情投意適，便可姘合，他人不得干涉焉。

（戊）信仰。——黎村無神祠，間有如土地廟者，亦不數見。漢人或勸之剪髮無文身，則云「祖宗遺訓，不可違背。」然亦未見其有祭祀祖宗之舉。凡興工動土，必先祈禱，又喜鷄卜。疾病則延男女巫捉鬼。苗人之俗，亦大同小異。

十三　黎苗之日常生活

（甲）農耕。——黎人以農爲本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農忙季節，婦女須於鷄鳴時起床造飯。天明，男女聚食。食畢，即攜農具飯具出門，往田間工作。午飯，則在田間炊爨。有時農事太忙，分僱工人，亦通力合作，不計工值，主人惟備鷄鴨酒肉款待而已。貧苦戚友或工友，長期爲富室作工者，經相當年歲，則由僱主贈以田地耕牛及穀物，俾成家自活。農事既畢，女則織布織席，男則射獵禽獸，間或在家助婦女搓絨索，備縫織之用。同村遇有工事，無論大小，皆互相助理。如建屋築閘，主人但具酒肉招待，則事可立集。其接近漢人村落之黎人工作時間，男子則早上六七時至十一時，午後二時至五時，女子則由早上至下午一二時即停止。居於瓊崖腹地之黎村，則無此習慣。又苗人不若黎人之勤苦耐勞，故受漢人僱用者，以黎人爲多，苗人較少。

（乙）狩獵。——黎人於農隙之時，則入山射獵，從前多用刃矢，現時，則改用鳥槍。所獲鳥獸，輒邀村人共食，餘則晒乾爲脯。其角

瓜頭骨，往往取而懸之楼柱間，以懸骨多者爲光榮，其獸皮則多由熟黎收集，販出城市，賣與漢人易取食鹽或布疋。

十四　黎苗之契約

黎苗皆無文字，尋常無何等契約，惟買賣田地時始有之。本章所述，實係純黎人之契約，若苗人已類同于我人。黎人于交易上之價格，以牛若干頭爲單位。若不足算，則加錢幾千幾百。其表示契約方法，係削竹片，用刀或以墨筆畫紋其上。略如「×三×二二」之類。畫後，剖而爲二，各存其一。「〆」爲分別錢物之記號。又有以二三分闊一二寸長之竹管，用刀刻其上。前爲年限，後爲錢數。以「×」爲五，餘爲一。如錢十七千，則刻作「×××一一」。年限爲九則刻作「×一一一一」。以其刻紋太冗，竹管往往長至數尺。近亦有用竹箭刻紋，替代竹管，略稱便利。其隣近漢人村落之黎人，則請人書契。又儋縣臨高屬內黎人之契約，則所截竹管，其長以立約人左手中指之長度爲準。於正面刻雙方押記及銀錢數目，於側面刻當事者及在場見證者之人數。其符號亦唯有斜橫畫交叉兩種，不過所記事物較爲繁複耳。

十五　黎區之現狀

黎區之現狀，分（一）治安（二）刑罰（三）公差言之：

（甲）治安。——黎境治安，由各村自負其責，無論大小村落，俱有舊式嚊槍甚多。有事時，則由黎頭擊鼓召集之。

（乙）刑罰。——黎村中時有盜牛竊物之事，一經捉獲，必有處罰。重則宣布死刑，抄沒家產，輕則斷指鞭笞。其執行死刑，有斬首，剖腹，槍決，火焚各種。其處分之權，小則由族長獨裁，大則開聯村族長會議判斷，全憑感情及習慣，無時間輕重之分。單弱者罰恒重，強悍者刑必輕，失出失入，不以爲病也。

（丙）公差。——黎人辦公差，不知起於何時。凡地方官廳公役，有事到村；除由該村黎頭負責保護外，所有飲食，概由村人公共供給。所有行李往來，由村人輪遞輸送，由此村至彼村，必將客人介紹彼村頭家，並將行李代交清楚，輸送人伕方敢離去。彼頭家如接收，或地小人少不足供應，則由各村共同負責。村人遇官長至村，往往宰豬爲食，而以豬腿奉獻官長，餘則招聚村中父老陪長官共食之。其派遣人伕辦法，由黎頭配定人數，備肉若干串，分途送致應派之人。其人接受後，即按期至，否則不敢受肉，此爲成例。然亦有受肉而其人不至者。縣方或地方有興築工程，由地方官下令各村分配工人，輒能應期赴事，惟伙食則必須由公家備辦。近來各地開築公路，間有採用此法，頗收費省而工速之效。

雨

劉平格

少年聽雨歌樓上，紅燭昏羅帳。中年聽雨客舟中，江闊雲低，斷雁叫西風。而今聽雨僧廬下，鬢已星星也，悲歡離合總無情，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

—宋蔣捷—

這幾天下着連綿的梅雨了，詩人可以大寫其詩，天文家可以觀察冷氣團，經濟學家可判斷正像兔子賽跑一樣的物價，游擊戰士們將在最前線趁時活躍，而熱戀着的青年們則又將抱怨這雨絲和泥濘的阻梗。

幼年時候，雨，於我沒有多大的好或壞的印象，當春天的時候，雨後溝渠裏流着潺潺的山水，我可以在那裏捉小蝦子，魚兒，石蟹玩；不下雨我亦可以在那如茵的絨氈上去放風箏。對於我們那三間書室門額上掛的那塊張遜先寫的「聽雨」兩個字不大感覺到興趣。

稍稍長大了點，知道在許多姐妹淘裏混的時候，雨於我有點親切的好感。因為一下雨，我可以借口多坐一忽看她們一針一針的把彩色絲線繡那紅緞子上描的鴛鴦。等到會吟兩句歪詩，當春天階前的芭蕉長起的時候，坐在那書室裏，無聊的聽着滴滴答答雨打芭蕉的音響，心裏酸溜溜的空虛得巴不到邊沿，又焦急，又寂寞，悲哀包裹住全身，不知怎樣才好，這大概就是青年時的苦悶吧？辛稼軒說得最好：

少年不識愁滋味，愛上高樓，愛上高樓，為寫新詞強說愁。而今識盡愁滋味，欲說還休，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

那種懷才不遇的悵悵，那種本來無病的呻吟，現在想起來實在好笑。

時光過去了許多年，像我那時那樣的呻吟，想必已跟着那個時代去了吧。

大革命的時候，同志坐着一條小魚船去赶赴一個會議，正逢着連雨，船伕把篷拉閉來不透一點氣，但同志談着些現在記不起的話，聞着一陣陣習習的脂香，不覺得雨的寂寞，旅途的艱苦，和空氣閉塞的不衛生。當我們到達那泥濘沒踝的河干，她的婀娜的身軀更整個的倚到我的臂灣中，那多麼够銷魂，怪不得那時高喊的口號中有：「革命不忘戀愛。」

在流亡中，黑夜裏同着頑弟點一紙燈籠；手上拿一把土蠟燭；度過那半夜的山嶺，走在老虎發射的深林中，頭上嘩啦啦的下着絲絲的陣雨，那種急促的情景，奔逃的況味；直到現在想起來還有餘悸。

五〇—四六〇

南昌淇却，我們一隊人也同時奉令後撤，敵人的炸彈大炮，在可以望見的山嶺爆炸開花，機關鎗的咯咯和着四山的雨聲響得更起勁，我們冒雨得以僥倖逃出包圍，鑽進一個小船裏，但飛機追逐我們掃射，篷窗上穿了幾個彈洞，雨益發大了，氣候更特別的感到春寒的料峭，於是船伕更躲到後艙裡打哆嗦。

現在住在一個臨時的房子裏，雨打着頭頂上的箬篷，已沒有從前打在芭蕉葉上的使人愁得有味，也沒有打在篷窗上的那種興緻勃然，幾年來生活鞭子的抽搐，加上去秋大病的折磨，也減退了那種夜奔後撤時的豪邁。

每天雖然冒雨上下公，好像是迫不得已似的同衾躺在床上，望着頭頂上的箬篷——那是作爲屋瓦用的——聽着雨珠的跳躍，人像木頭一樣，引不起什麼感覺，口是自言自語的說：

「像這樣的霪雨，將來夏天稻田裏正要水時，看你又拿什下呢」！

三十二年春杪在泰和

辦理儲蓄信託及
一切銀行業務

新華信託儲蓄銀行

總管理處：重慶白象街
重慶分行：重慶中正路
昆明分行：昆明金碧路
桂林分行：中北路一一三號
電話：二八四三 三〇二〇
電報掛號：五五五二

◇爲提創儲蓄最早之銀行◇
◇全國各大都市均可通匯◇

阿爾卑斯山

姜蘊剛

「身高殊不覺,四顧乃無峯。」唯有爲登祝融峯。

一

世界上最高的山並不是阿爾卑斯山(Alps)。

世界上最高的山也還不是舊日所說的喜馬拉雅山。喜馬拉雅山最高峯是額非爾士(Werest),其高度爲二萬九千呎。但在新幾內亞的黑爾姑斯峯(Hergurs)則爲三萬二千呎。

我們的意思是說:世界上的最高山既不在歐洲,也不在亞洲,而是在大洋洲。

但是我們並不要講山之於高度,我們是要講世界上那一座山與人類關係最密切,最足以影響人類現代文化與文明?

這樣,我們便講歐洲的阿爾卑斯山了。

歐洲的阿爾卑斯山的最高峯是布蘭克(Blanc),有一萬六千呎,其高度僅與我們的西藏高原約略相等,在世界各山的高度僅佔第十八位,與亞洲的喜馬拉雅山還不可同日而語。

不過,阿爾卑斯山的風景之美麗則爲世界之冠,由其山脈所櫞造成的瑞士,向有世界公園之稱。山上既有終古不化之皚皚白雪,也還有水鏡波稜之蕩漾大湖。像世界上稀有的冰河,大川也盤旋於阿爾卑斯山中。所謂德國之父的來因河(R. Rhine)即發源於瑞士。凡屬歐洲大河,除去蘇聯境內者外,也無不發源於阿爾卑斯山此山之莊嚴屹立;正如我山東境內孔子所尊仰的泰山一樣。

這種大水源的阿爾卑斯山,正所以造成歐洲之現代文明。比如瑞士並無煤礦的出產,但因水力發電,遂使瑞士工業擾爲發達而被呼爲水力文明了。

瑞士立國奮鬭之經過,已足以顯示阿爾卑斯山感召於人民之偉大。尤其這個面積最小,人口最少的國家却成爲世界上教育最普及的第一個國家;關於瑞士成爲全人類和平自由之鄉的事,更覺令人驚異。事實上,瑞士的種族,風俗,習慣,語言,文字,極不統一,至少是德法意三族人民的勢力所割分支配。但他們最團結,也最自由而最活潑。

人類最殘酷的戰爭中最使傷亡者可以免强得着安慰的是紅十字隊;這個總會就設在瑞士。人類精神交織之網的萬國郵政電信聯合事務局亦設在瑞士。萬國勞工局也設在瑞士。第一次歐戰後的國際聯盟本部也設在瑞士。甚至於我們手上這隻小錶的

故鄉也是出在瑞士！

阿爾卑斯山的山脈把全人類似乎都蔓延在他的支配勢力之下了。所以令世界上許多遊客亦向往登臨的便是瑞士及阿爾卑斯山。

二

歷史上最著名的奇蹟，是拿破崙越過阿爾卑斯山的故事。

在我想拿破崙一生雖是不會發現過他的對手，但他至少曾過着過兩個極惡的敵人；一個是外在的阿爾卑斯山，一個便是內在的他的驕傲。

這兩個敵人中，一般人必以為阿爾卑斯山才是他的勁敵；他的驕傲并不算得甚麼。因為有力必驕，有才當傲，舉世低能，不驕傲難道還要對愚劣者謙下嗎？這阿爾卑斯山有終古不化的積雪，有一萬六千呎之高度進軍超越絕對不可能。拿破崙是人不是神，即使是一隻鳥也休想從雪嶺上飛過去；縱然說拿翁是神，其部下也全是常人，決無可能性。

因此拿破崙的勁敵應該是阿爾卑斯山，不是他的驕傲，事實上，恰恰錯了，他的勁敵終於是他的驕傲而不是阿爾卑斯山。

當時法國與全體鄰國作戰，出奇制勝之策，唯一的出路是法國迅速先將軍隊開到意大利平原；但中間橫隔以阿爾卑斯山，冰雪衝天，絕對無一點可能性。其所派的探險人回來說：「也許可能，但是——」拿翁立即阻止他說下去說「只要可能便沒有但是。馬上向意大利進發」

部下的人暗中發笑得要出聲，但是進軍的號令已發出了，只好前進。馬匹大砲一枝六萬人的軍隊，排成一條延長到二十哩路長的陣勢，隨處遇着危險，這「前進」的軍號却不斷的吹着，喘息都無時間，那裏會考慮到還有無危險呢？終於在四天以後，這枝六萬人的軍隊已全部安全在意大利平原上了。

這叫做飛將軍由天而降！（正如三國時鄧艾匿摩天嶺入川一樣。）

拿翁乃向部下說：「決心要想得利的人，絕對不可以說「不可能」的話！」

「吾人字典中并無「難」之一字。」這就無怪拿翁要非常之驕傲了！

可是他的勁敵終於是他的驕傲。

當他意滿志得，正在完成他鐵蹄踏遍歐洲的最後一幕傑作時，他昂然的進入俄國首都莫斯科了。

這個七百哩的長征，八十二天的空前閃電戰的頂點達到了。

拿翁顧盼自雄的坐在克姆林宮，準備接見俄國首都乞降的代表。

可是，莫斯科是空城一座，克姆林宮已寂靜得如一座古墓。

拿翁開始懷疑了。第二天發現北城起了一縷縷的煙子，繼而各處起火了，但找不着一架救火機。火勢順着烈風蔓延，一天兩天，四里長的大城已成一遍火海，一直延燒了一個星期。

派代表去聖彼得堡向沙皇提出很和平的和平條件。條件雖很和平，但仍無答覆，幷且一直過了好幾個星期。

拿翁很怒，便想再進軍聖彼得堡。可是這個「怒」已經有异。「交通綫已經拖長到無法維持的地步，而且冬天就到了。」

結果只有向後轉，要向後轉只有立刻，遲則必全部凍死在莫斯科，克姆林宮將成爲拿翁實際上的墳墓。

那是一八一二年十月十八日的事。

向後轉，在拿翁歷史中只有這一次，這一次的向後轉非常慘痛！沿途饑寒交迫，遭受俄羅斯人民野狠，嚴寒的襲擊，五十萬浩浩蕩蕩的百戰百勝之軍，回到東普魯士時，只餘留一千人左右了。

巴黎還是燈紅酒綠，但雨果說：「上帝已經厭异他了！」不幾年，於是他便生活在一個荒涼的小島上，而且荒涼的死了！

拿翁終於遇着了勁敵，這個勁敵既不是阿爾卑斯山也不是俄國，更不是滑鐵盧和威林吞；（Welington）實在是他的驕傲。

驕傲將拿破崙打敗了，但是他的百戰反在他的艱險時日。

阿爾卑斯山在他一生中最艱險的時候，可是反爲他一生成功之最高峯！

阿爾卑斯山實在不是拿翁的勁敵。

還可以說爲拿翁一生中最易捉着俘虜，便是這座阿爾卑斯山。

三

由拿破崙越過阿爾卑斯山及進軍莫斯科的兩個故事對照看起來，我們大可深長的去想想！

單以山而論山，山實在不足以阻人，你要是知道「愚公移山」的故事，你要是真要去笑愚公，那將真被拿破崙笑你了。

山在我們中國人的意識中是非常親近的。「仁者樂山」「賢者入山惟恐不深」「山性使人厚」，不都是啓發人的名句嗎？

希臘的阿爾比斯山縱是神話文化發生之所，但中國人的崑崙山較之尤爲有情致了。

一向，崑崙山在中國人腦中，完全是一個理想的大國。那兒有美麗的天仙，有聖潔的西王母，還有八節不謝之花，四時長春之草。是一個有瓊漿玉露可飲的樂園。

黃帝就是來從崑崙山的。

也許因爲崑崙山是黃帝的故鄉，而其子孫便念念不忘的罷？

大約正因如此，所以中國人的中心意識都在於山。

中國人最神往不置的是長生不老之仙，而此仙字分解之則爲「山人」二字。

古之諸侯，稱爲四嶽；後之帝王必登山封禪；百姓曰丘民；皇帝曰林蒸；其冠則曰山冕；民頌其君曰山呼；君之墓地曰山陵；其死則曰崩；姓氏之氏字亦與山有關。別墅或稱之曰山莊；園庭之內皆必堆積假山以示其有山林之樂。

這山字在中國人的意識中佔據着很重要的位置，如詳細的分析起來，必然大有可觀。

據我們想，恐未必單是中國人，或許不純然是黃帝子孫才是以山爲故鄉的。好些人類學家都以爲人類之起源地帶都在高山之上。其根要原因還在於人類之離開獸羣生活而進化爲人類時，就是由山林造成的。

山，應該是整個人類的故鄉。黃帝一支，也許較後下來的一批。

拿破崙軍隊之能越過阿爾卑斯山雖是人類歷史上的奇蹟但是人類本由生物所進化而來，這樣看就不足爲奇了。

雖是如此，拿破崙之奇蹟究竟還是奇蹟，因爲人類已墮落得不能登越高山了。

因此我高呼我們人類要「恢復山野的精神！」

尤其是中國民族要共同起來「恢復山野的精神！」

拿破崙還有山野精神所以他能不畏難的越過了阿爾卑斯山。

太史公作孔子世家最後贊孔子說：「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我們最後也一般的來讚歎拿破崙了，因爲我們今天也要準備越過我們的阿爾卑斯山——人事的險惡及國家的危機。

卅二年十一月八日在華西高中講演稿。

本誌六月號要目預告

我國風景建設論……陳植
贛南走馬……劉思慕
記黑水旅行……于式玉
峨嵋夜月……黃大受
嘉陵江頌……鄧德定

醴陵的勝景

徐蔭祥

五〇—四六六

我沒有到過瑞士，但我讀過描寫瑞士風光的文章；我也沒有到過南洋，但我看到過椰子林的風景照片。醴陵的山野，深深地帶有瑞士的風光，那一丘丘弧形的土山上長滿了灌木修竹，半遮着土黃的山坡，再加上些紫色的喇叭花和淡黃色的野菊，點綴得那麼錦繡，那高大的芭蕉迎風搖着大葉子，也許有人疑是置身在馬來亞或者檳榔嶼了。

我在醴陵蟄居了一年零兩個月，所以有着充分的時間，遍遊了當地的名勝古跡；遊興之餘，還領略了當地的風俗民情，柔情似水，很叫人捨不得離開這個幽勝的縣城。我在那兒住着却已是四年以前的事了。

當時從浙江可以坐浙贛鐵路的火車去，經過贛東半省，出萍鄉，便可到達目的地了。但在民國二十八年南昌失守，浙贛鐵路西段撤退了，此路一時中斷。

醴陵屬湖南省，那緊倚着江西的萍鄉，如果從長沙南行或者衡陽北上，都可以乘粵漢鐵路的火車到株州，轉乘株萍鐵路的火車，六十多公里便到了。

株萍鐵路本來是專為運輸萍鄉礦煤而築的。起初作為粵漢鐵路的支線，抗戰開始的那年，浙贛鐵路西展，築到了萍鄉，於是兩綫銜接，從此改由浙贛鐵路局管轄，成為該路的株萍段了。

閒話少說，這兒該記述醴陵的勝景，現在從近城的說開去，算是有秩序的導遊篇吧。

一　蓉園，紫園，東北樓。

醴陵縣城是個長方形的，大街只兩條，排成了個曲尺，在縣城的西南兩側，彷彿有些圖案畫的藝術意味，此外小巷縱橫，有條不紊，街道莊然，屋宇櫛比，參差有序，很有些君子的風度。

蓉園和紫園，都是當地富紳的私園，位於城中心處，雖然不能和姑蘇的拙政園，獅子林比美，可是畫棟雕樑，迴廊曲折，花木奇生，倒是很點近古詩人所理想的大塊文章，吟風弄月的所在。

這兩個園平時不開放，更不接待遊客，可是高尚而有門路的遊客，要想借此「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月」的話，主人也樂於助興的。

東北樓不過是一家菜館，在縣城的西南角，登樓一眺，望青山綠水，恰是個好地方，把酒臨風，比之洪都的滕王閣，却也相配。滕王閣已被拆掉改為南昌水上公安局，按址尋找，和樟江距離數十步。而醴陵的東北樓却真有「臨江渚」的意味。可是甘心為酒肉之

徒喧噪終日，若是經過騷人墨客加以點化，那就一定身價十倍了。遠眺蛾眉似的仙岳山，低視碧澄的淥江，斜視淥江大橋的秀麗的姿態，和鸚鵡洲的亭亭玉立，再看江上漁舟的飄蕩，舉起酒杯喝一口，唸一闕李後主的「……一向貪歡，獨自暮憑欄，無限江山！……」這意味是多麼的深長呀！或者歌一曲岳武穆的滿江紅「……仰天長嘯，壯懷激烈，……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又該有氣吞河山之概了。

二　淥江大橋和鸚鵡洲

有那麼一條翠綠色的江水，從城南面侵入，劃開城南的一角，在西南角折向北，成了一個曲尺形，悠悠潺潺，却是湘江上游的一個支流。

江面寬數十丈，水勢平靜，雖有大風，也掀不起激動的浪花。江右是街市，江左便有仙岳山的脚插進水裏，成了個青翠的屏風。岸邊楊柳依依，漁舟[illegible]放，正好像鄭燮的板橋道情中的幽景哩。

淥江大橋像條虹，橫跨在江上，橋是平而寬廣的，有兩輛小包車交錯過，決不會嫌擠，下面十個弓形的橋孔一樣的大小。全橋上下都是用一式一樣的青石條砌成的，兩傍石欄杆有些像古城的城粱，[illegible]未殺，但是考據不出這橋是什麼時代建築的了。跨在淥江上，照例是被稱做淥江橋。那麼浩大的工程，怕是近代建築師也只能用水泥鋼骨造成牠吧。

離開大橋中心不遠的地方，有那麼一塊露出水面的小島，島上參差地種植着楊柳等喬木。在樹蔭中凸出了一幢樓房，那就是知難小學。這地方真是兒童的樂園，但是又不知道誰起的那個名字，叫這小島爲鸚鵡洲，牠的來歷有沒有故事呢？也不知道。

鸚鵡洲上有四個橋孔的半頂橋，直搭上淥江大橋，成了丁字式，

三　「秀石」的傳說

城西對江，有一大片青山的屏幛，在那山脚[illegible]處，生着一塊千古聞名的「秀石」。這石頭[illegible]在山脚草叢邊，方桌面那麼大小一塊平凡的黃石，但一經指破，這石頭中間有着一綫橄欖形的幽孔，這就是「秀石」的命名處，說得清楚一些，原名叫做「羞石」的呀！

住在醴陵已多年的一位同事丁君，告訴我一段他所聽到的關於「羞石」的傳說：

「從前有個軍閥，有人說他就是張宗昌，但這沒有關係，總之，他是慕「羞石」之名而乘了遊艇來欣賞的。不意他遠道而來，一見之下，大失所望，便傳命侍從，用些石子河泥把那幽孔堵塞了。哪兒知道，這一下子，醴陵縣的女子，都生起病來，後來有人上仙岳山廟裏求了籤詞，才恍然大悟，於是馬上把幽孔裏的石子河泥挖去了，女人們離奇的疾病，才即痊癒。」

據說到了下雨的時候，石孔中有不徐不疾的水流滴出。

這傳說有些荒唐，委實叫人不便也不會輕信。見聞如此，盼望知道原委的人們給本文以辯正。

四 南嶽行宮和丁仙寺

南嶽在衡山，是我國五嶽之一，南嶽廟在衡山山頂，是道教的福地，早已名聞中外了的。

在醴陵的南門外有一座並不很高的仙岳山，山頂有一廟，便稱南嶽行宮，廟右有一寺，稱做丁仙寺。

原來先有丁仙寺而後才有南嶽行宮。據說許多年以前，有一個從衡山來的姓丁的道士到了這山上，便留戀那山的好風水，再也不離去。在那裡建寺修道，趺坐在寺後一塊豎立的大石上苦修多時，昇了仙。他仙去後，那塊大石上的縱橫斑紋細細辨認，就可以看出數不清的許多「仙」字來。從那時起，這山被稱做仙岳山，後來善士們替他修葺寺宇，題作丁仙寺。

在南嶽衡山方面有一天道士們扶乩，請得了祖師，祖師就暗示醴陵風水生得好，並且囑咐他們選定仙岳山作為行宮，於是他們便在丁仙寺前興建行宮，並且分一部份道士到那兒去修行。九十月中，是仙岳山進香的時候，善男信女們都身掛黃布袋，帶了香燭紙錢，焚香頂禮，虔誠上山進香。

醴陵人士都信道教，和尚或尼姑是看不到的。

出了醴陵的南極門，打右手向西拐彎，走上那條黃沙和碎石鋪成的大道，有時爬上一些山坡，有時繞過一些山腰，有時也像公路一樣鑿開了些山面。據說這條路全是人們為了進香自動建築的。

道路有些像北國的滑雪山道，山坡成水浪式，輕柔而順正，沒有一些石級或者亂石堆，而且坡度小的地方小得那麼的適合，陡的地方，卻又陡得那麼的美麗，大約十華里，便到達了山巔。

山的高度比衡山差了三分之一強，而衡山可以觀日出，這裏卻沒有這個美點，只是山景含着深深的秀氣。

行宮建在山頂，宮殿式的房子相當巍峨，道士膜拜，很是熱鬧，殿前台級下大小幾個鐵香爐裏，燒着檀香，化着紙錢，香火是那般的盛，進香的人士真是人山人海，據說醴陵附近各縣人民也有趕來進香的。他們的思想是：「仙岳山進了香，好比上南嶽一樣。」

在山頂上回看一下醴陵全景，房屋都只有火柴匣那麼大，淥江像一條蚯蚓。

丁仙寺在行宮的左邊，相形之下，差多了。究竟丁仙不及祖師受人愛戴。

在丁仙寺的後面，我找到了兩塊怪立着的大石，石上果然有着許多綠絲的痕跡，加以心理作用不難找出許多參差而含有美術

化的「仙」字來；其中的一塊正面，還有些較粗一些的「仙岳山」字跡，彷彿用手指頭在濕麵粉上劃出來似的，相傳這是丁道士昇仙時遺留下來的眞蹟。

五　水濂洞和勒馬亭

從仙岳山的另一邊下山去，很容易在那邊的山坡上找到了一條小路，蜿蜒曲折斜向下面，這是下山的路，路狹得僅僅容許一隻脚踏上去。

遊山原是越崎嶇越見奇異，原先上山路覺得不凡，這條羊腸小道雖然危險一點，但是那一帶幽谷叢林，倒是很古雅。幾所山坳裏的村舍恰是中國畫中含有詩意的景物，盤龍似的蒼松間或也有些黃山怪松的姿勢，山間自有噴珠濺玉的瀑泉和奇立的澗石，彈奏出銀鈴似的音樂。

跨過兩個山谷，翻上下另一個山嶺，看着振興觀寺院的房子走去以免走了岔路。

振興觀是山中的一座寺院，黃牆紅瓦，在那翠綠叢中映出耀目的光輝，確是萬山幽壑中燦爛的景物。

在振興觀前側向北，從一條小小的曲徑向上斜進，迎面立着那一塊高大的雄奇的岩石，既添風景更加生色，也是指路的標記。從那巖石脚下繞過去不多幾步便到達了水濂洞。

水濂洞只三四丈深，裏面供奉着道教祖師的木身，反顯得俗套了。然而在洞口的左側，兩塊巖石相合，中間瀑布劃成一條小溝，上狹而下寬，所以那瀑布的上部像條鞭子，下面便像留「二蘇」泉水下瀉成了珠簾的形象，滴入小池中，這便是水濂泉，和石洞相配成爲水濂洞。

每到午刻略過些時，太陽有些西斜，那陽光斜射在泉水上，便映出一條五彩的虹。以後跟着時間逐漸向上移；到泉水上半截便消失了。這確是水濂洞前的奇觀。

洞左有一幢二層的房子，院門上題作「小亭榭閣」，那裏有一老婦在賣茶；遊客大可以上這像會議廳似的閣上稍事憩息。

剛才繞過的岩石脚，初看沒有什麼奇聳，現在從水濂洞前轉過去，從後面爬上巖頂去，那會使你驚得不敢俯視。

原來那巖石削立着，在底上看不到巖脚，高有十多丈，巖頂有一六角形的涼亭，匾題爲「勒馬亭」，大概是取懸崖勒馬的意義罷？是否另有出典，那可沒有查考處了。

巖前一大片田，有好幾畝大，全靠水濂泉下小池中溢出的水灌漑。

六　紅拂墓

從仙岳山向西越三個山岡，就到達了紅拂墓。如果出西城門，

過浮橋，繞着那個無名的小山麓翻上去，那就較不費勁，還可以順便在「史母墳」休息一下，欣賞那東施效颦的「慕雲天。」

史母墳原不是什麼勝跡，不過是富家的祖墳，墳的週圍用三合土鑲好，上面覆蓋着綠茵似的草皮，墳外空地有五丈寬廣，全用磚石鋪平，上置石獅石桌石凳，可供坐歇。

從史母墳折向北不數里，就到了慕雲天。

慕雲天也是一個古墳，相傳是清朝時候某宦官家的女子，年青守節，能詩能文，又能舞劍，一向以紅拂自比，死後，就選了這個昂觀紅拂墓，俯視淥江的處所建築大墳，打算和風塵女俠媲美。大石圓柱，有二三丈高，一抱多粗，柱頂還雕着一朵蓮花，上刻「慕雲天」三個大字，下面可沒有留款，也沒碑文，到今日，恐怕已經不能詳細考出她的姓氏和來歷了吧！

就在慕雲天北首坡上不遠處，有紅拂墓。

紅拂就是唐人傳奇「紅拂傳」中的奇女子紅拂。不料她的香塚却在醴陵。

紅拂墓是用水門汀建築的，形狀像個山東饅頭，頂上豎着一塊三角形的碑，也是用水門汀做成「紅拂墓」三個大字，染以硃紅油漆。

墓左有一個四方形的小亭，亭中略有石凳一二，可以休憩。

遊紅拂墓是五年前的事了。記得亭上有橫匾，柱間有對聯，都出於名人的手筆，然而現在記不起那些字句了。

中國旅行社開辦加爾各答中國招待所

印度加爾各答，已爲吾國與英美間之國際交通要衝，本社爲國人出國及僑胞回國照料食宿起見，經派員在加埠籌設招待所，現已佈置完成，計有客房三十三間，可容旅客七十餘人，於三月三十一日由當地警察總署發給營業執照，並於四月四日起正式開業，定名爲「加爾各答中國招待所」，英文名稱爲（Calcutta China House）地點設在羅索爾街十二號（12 Russell Street, Calcutta, India.）電話爲五五三三七號。

北征（一）

劉平格

一　動機

西風掃遍了南國的深秋，但氣候還和暮春一樣的仍然很和暖，贛江在緩緩的流着，我也在這贛江中部的一個新近更繁榮了的城市裏，流着，流着。

在這城市裏，我看了許多驕奢淫逸的故實，想到我的桑已淪陷了的故鄉流離轉徙的父老，心裏實在有些不平，怎麼辦呢？我不能同孫猴子那樣扯下一把毫毛，變作許多天兵天將去打倒日本鬼子，又不能像許多劍俠那樣，拿手一指，取下敵人的頭來，但我很想用我的汗血，到我覺得可以拼的地方去拼一拼，到我能夠幹的地方去幹一幹，因為我感到那些賭博和縱慾的人是那樣的可恥。

而況，偶然在一個朋友的宴會上，聽到一位戰地歸來的戰士說：「許多青年為什麼老是向後方跑呢！前方不是更需要幹部，缺乏幹部麼？嚴重的幹部荒呀！」有這末一個幸運的遭際，使我有到那大家認為危險的地帶去跑一跑，看一看的機會。當我接到這一個命令時，在我自己是何等的高興，歡喜得幾乎跳了起來，但許多朋友都替我揑一把汗。或者傳話，或者寫信，甚至自己親身跑來勸我不要攪這種危險的買賣。這些朋友我可以把他歸納成三種：一種是比我大一些的長輩，他們未免有點兒女私情平常很疼愛我的，他們不肯說出前途想得到的危險（這在他們認為不吉利），只說一路的艱苦，不是我這「瘦骨不盈把」的身軀所能受得了的。一種是認為我還有點兒用，欽愛我，期望我的多年的朋友們，他們很想我照舊跟他們抹抹桌子，替他們效效勞寫點甚麼。還有一種則是一些為我所看不起也看我不起的人，他們素來喜愛唱高調，說風涼話，雖然沒有說出來，那意思我是很知道的，就是說：「白白去送死做什麼？」

前方又怎樣的危險呢？我們這樣想：

敵人，漢奸，飛機，大炮，時時刻刻在襲擊你，饑餓，疲乏，艱辛，苦難又時時刻刻在困擾着你，不論你在吃飯，睡覺，跑路或休息的時候。

但我畢竟沒有接受這些好意，也沒想到這些問題；在一個深秋的晚上，我懷着莫大的希望，答應了總部對我的要求。

我的任務是去看看那些戰地裏朝夕不安的朋友，檢視督導正在進行的工作，同時給他們枯燥的生活以一種慰安和鼓勵。

但當我打開地圖一看，這窩遠的長途使我一楞。

「這不是鬼氣籠罩着的一個圈嗎？」然而決心和勇氣鼓勵我，使我挺一挺胸脯，對自己立下了誓言：

瞧着辦吧，渾蛋！」

那一年有一個中隊跟敵人打，衆寡懸殊時敗退的弟兄加油跑，跑得很快的到了一個靠山的村莊，那村莊偏僻得只有幾間茅屋，我們派出了哨兵，借老百姓家裡弄飯吃，飯已熟了，餓了一整天的我們，正坐下來狼吞虎咽的時候，後面的自家偵探忽然氣喘吁吁的趕了來，說敵人的大隊已經追來了。離我們那裏大約不到十里路，他那倉皇急遽的樣兒，使一位同事笑得把飯噴了一地。我們還是依舊很迅速的吃完飯，當其時一個中隊的士兵已受了相當的損失，不賸好多人了。不過我們仍很沉着的計劃着，馬上化整為零的散開來，各個爬上了山頭，每個士兵都遠遠間隔着埋伏在草叢中。敵人果然大隊的來了，從山頭上茅草縫裏望下去，馬呀，輜重呀，伕子呀一個無，大概有一營多兩營人不到的光景，我們都靜默的伏在那裏靜候着信號，等到敵人也正在集合休息的時候，我們的信號鎗響了，於是每一個山頭上都發出了鎗聲，但敵人縱然高舉起望遠鏡，還是看不見我們的人，鎗是零零落落的從山上打了下來，一排一排的，當他攻東山頭的時候，東山頭的鎗聲反而歇了，而南西北的排鎗則不斷的響着，攻南山的時候，東西北的鎗聲又響了，就這樣約摸延了兩三個鐘頭，敵人不知道我們有多少埋伏，不知道我們究竟搗的是些什麼鬼，又怕晚上黑夜裏更吃我們的大虧，結果敵人只好退却。於是我們又打了幾排鎗再翻過山來重新集合，同時還派人去，作為打掃戰場，弄了好些子敵人的皮鞋同醬油罐頭香煙等等，算是戰利品。還有一次晚上，我們一起派了十幾個人，拿着許多大爆竹許多線香把爆竹引綫一個一個的縛在綫香上把香點燃來插在距離敵人在山上所做的據點工事不遠的草叢裏，等到我們派去的工作人走遠了的時候，綫香逐漸燒近了引綫，大爆竹便「吧」的響了起來。半夜的山野裏本來就嚇人，敵兵在哨棚裏聽到這爆竹響，不敢出來，以為是我們進攻了，便把那機關鎗緊急的開放了，等到打完了幾根帶子，剛剛休息會兒，另一邊的爆竹又響了，敵人又把機關鎗轉着對那響的地方再亂放一陣，又不敢出來又不敢睡覺，就這樣一直弄到大天亮，我們則躲在河這邊對笑，笑那些穿黃呢子的蠻神氣的敵兵看見了鬼。

像這些同敵人搗蛋的事，在前綫是日常總有幾起。一方面固然晝夜提心吊膽，沒有大後方安全，但像這樣的趣事能夠親歷其境，是饒有味兒的。

我便為着這些趣味的引誘，踏上了征途。

二　行進中

戰時的交通是比較困難的，但那時還沒有事先登記買票等手續。而我更其幸運的是一到車站便有機會搭到車。

南國的初冬，天氣還是很熱，加上車裏人和東西的擁擠，更當

五〇—四七二

息得難過車上既然十分的擁擠，我又被當着一件行李一樣塞在那座位背中的許多行李堆成的山上面本來我人是夠長的，這樣彎着腰拳曲在山上面，頭頂還不免時時因車的振盪而碰到車頂板。

車開出不遠便過警報，我們停在那汽車過渡不遠的一株很大的榕樹下面，飛機翁翁的來了，只有一架兜了兩個圈子，就又同蒼蠅一樣的飛走，車子便開去過渡。

我們在興國吃飯。戰後的興國車站，加添了許多房子，那新鮑光了的嶄嶄新的房子，和那加寬了的鋪平的闊大馬路，正說明了我們中華民族性的不畏艱鉅和我們的偉大。

車總算開了，我不能知道這車能夠裝多少噸，但僅只點一點人數一共三十二位，再加上那些笨重的行李，包裹，箱子等等，人便擠得肚皮沒有伸縮的餘地，幾乎要停止呼吸。

這裏一過去便是有名的觀音岩，據他們說同釣絲岩一樣險。據我的經驗還沒有婺源到華埠的十八跳那麼險。十八跳的路是修在山頂上，灣子比較大，當車子走到下坡的一個急灣時，路，前途是沒有了，假如司機的不留神，或者車煞不住，同做文章跑馬一樣溜了繮的話那真成了千古了。不過因爲灣子比較大，所以不大注意到。這裏的觀音巖確如他們所說大小一起有二十二個灣，那時的路，還未經加修，在車裏，覺得汽車在使勁的像烏龜一樣的往上爬，這時我面向着車前望，只感覺這山嶺好像老走不完似的，前途的馬路像土壁一樣的站在面前，逼得人喘不出一口氣來。但當我調轉頭一望車後時不覺打了一個寒噤，原來已經高得這樣的可怕，我們車子就好像飛機一樣已經凌空了。俯瞰下邊正走着的行人像螞蟻一樣的貼在低低的地面上。我們剛才看到的大樹，現在已經小了許多，漸漸的模糊在半山裏。忽然「孔龍」一聲，旅客們都嚇了一跳，車就突然的停住了。司機走出車廂來噓着氣，一面拿手巾揩面上的汗。旅客們也都掏出香烟來抽，或者跳下車來找僻地撒泡尿。旁邊上有一坐白粉壁的廟，那門上橫額上寫着觀音殿三個大字。

一過觀音岩到寧都這邊便是坦途了，然而在二十二個險灣的地方，並沒有聽到說出過什麼事，倒是一走到這邊坦途上，常常有翻車的慘劇，陸放翁詩：「長途平地有摧輪」，大概是有點道理的。我們下山時看到遠遠的一部車子，同車的人都以爲肇了禍了，及至走近一看，原來是拋了錨。

一到寧都，便看到寧都像青盆一樣的清秀的山了。

下車後我到一個小客棧，洗洗澡，換了一套衣服，端着碗茶在客棧門口悠閑的消磨這黃昏，以圖調劑這整日的疲勞。忽的看見常叔與芙弟匆忙的來了，老遠便喊着，三步當着兩步跑前來握着我的手。這算是故鄉淪陷後，我們不通消息的許多年來第一次會

見。當時同到我房間裏坐下，各人忙着問別後的狀況，述說這幾年的經歷，閒這問那，實在忙碌不堪。

寧都的女人，大多數都梳着頭，而且都戴着許多銀牌子的抹額，或者銀練子的圍裙。說好，可以說是一種顯得樸素的裝束，說壞，則在我們看來是一身的土氣了。

好不容易，芙弟居然替我找到一部到鷹潭去的車子。那是汽車兵團的柴油車，又快又穩，而且可坐前面，有皮墊子，是比較舒適了。這有賴於公安局的一個巡官的幫忙，把我冒充了他的親戚。

車上正副兩個司機，都是北方人，挺和氣，一路說笑說笑，頗不寂寞，並且還照料我許多事，使我心裏真是十二分感激。

車子共有四部，它們都同時一起走的，由一個姓張的班長率領。我們車上的那位年輕的小伙子，是學習駕駛的學兵，不但那堅強的體格，那聰明的眸子的閃爍，得人疼愛，而且他那已經對於駕駛相當的熟練，更使人心裏暗暗佩服。那幾天正下着雨，道路上的泥濘油一樣滑得汽車會跌交，那一段路又不大好，路基很鬆，因此更是危險。當我們這車子駛上一條嶺時，前面一共有三部車子出了事，一部在嶺上，一部駛到稻田裏去了，還有一部則停在嶺下邊不敢上去。我們車走在頭裏，滋滋滋的吼着氣，往嶺上爬，那小夥子扶着駕駛盤，牙齒使勁的咬着下唇，臉上鐵青的，眼睛死釘着前面，不眨一下；剛要走完這嶺，快近前面那個翻了的車子的時候，泥一滑，我們這車子的後面有一個輪子也跟着一滑，說時遲那時快，這小伙子馬上把車煞了，並且馬上拿着一個木製的三角菱形的二尺來長的木柱，跳下車去塞在後輪底下，我們走下車來一看，不禁嚇了一大跳，原來滑泥已經把車子滑到馬路的邊緣上了，離水溝只有一米遠，假如不是動作得快，煞車煞得恰當的話，我們這車眼看是翻了。大家的生死存亡，頃刻間會成了問題了，於是都感到一陣心悸。

廣昌縣地方小得很，但靠近車站的風景是特別秀麗的，我們在這裏一個新開的「七七」招待所休息吃飯。

本來從寧都到鷹潭，坐汽車只要一天的行程。因為我們一陣的這些車子，都是來有任務的，早半天開到倉庫裡，裝儎子彈軍需品，所以就擱下了。當日只走到南豐便已天黑，而且又下着雨，晚上更不好走，於是就住在南豐。

我們的車子停在車站上的空蓬底下，上面有洋鉛的瓦蓋。我於洗臉，喝茶、吃飯以後，便把鋪蓋在車上打開來，倒頭便睡。一來是把行李搬上搬下嫌麻煩，二來是恐怕疲倦了，明天睡得不知起來，就誤了他們的工夫，三來順便節省幾個住旅館的錢。

南豐的橘子很出名，看它那樣子雖然小，但皮薄，水多核少，又香又甜。

據說以城裏的「果報園」所產為最好。相傳那裏總共有一

百口塘，但你若有意去數偏只有九十九個，這是神話，大概那裏的土質和水份，更適宜於橘子罷。

記得南昌的一個朋友在後花園裏栽了一株南豐橘子，結實比南豐的要大一點，核特別多，氣味不香，內容是一包破絮一樣的粗糙，雖然形式同南豐橘子一模一樣，但不能入口。這也是古人說的「橘踰淮為枳」的一個例子。

聽土人說南豐橘子的栽種是很麻煩的，種子下去要經過三年的時間。已經有兩三尺高了，要把他移植在已經結實了的大橘樹旁邊，把大樹的枝子用磚石吊灣下來接植，等到接枝完全活了，再把它剪開來，離開老樹移植到別的地方去，這樣便是一株樹苗。能夠真實的生利，總需要七八年的長時間。政府近年來看到這一點，有南橘改良場的創設，在南豐縣北五華里的地方，建設了新洋房，而且有着寬闊的耕地，正在經營這事業。

栽植橘子樹的地方，南豐人叫橘園，中產人家都有這園子。在橘樹尚未長成的七八年間，橘園有它的副產，他們在小橘樹的間隔着的地方，栽麻，或者菜蔬，經常的犁耕，不但可以生利，而對於橘樹的本身也正是需要的，所以這七八年橘子未成林時，園主並不會蝕本。

當車子走過以產米著名的金谿後，山水愈益的秀麗了。我看到許多盆景似的巖石樣的遠山，心裏非常之愉快。我以為這裏一定產生過什麼偉大的人物，學者或什麼家，我用我的腦力記憶，搜索我所學習過的歷史，但苦不甚多，我竟想不出金谿出過什麼名人，我僅想到臨川的王安石同南豐的曾子固。當車子一直駛過筆直的馬路旁邊發現了一條支路，在交叉口釘了一個指路牌，上面寫着四個大字「往上清宮」於是我恍然大悟，原來剛才我所望到的這些雄偉秀麗的山峯，乃是龍虎山，是張天師居住所在地，是貴谿而不是金谿。

車快到鷹潭了，爬行在一個小山坡上，那裏長滿了許多矮矮的小松樹，一叢叢的綠得特別的嬌嫩。鷹潭是抗戰以後新興起來的商埠，時間的短促，同敵機轟炸我後方不設防城市的慘酷，人民的經驗，不肯再作什麼長治久安的打算，因此沒有看見什麼偉大的建築，但已夠熱鬧了。許多臨時建築的木房子，到處都在不斷的成長。一抬眼便可以望見木匠騎在未蓋完的房子上釘椽子。

為着避免空襲，鷹潭的街市是適合於戰時的需要的，鬆散的，不如其他城市一樣擠在一處，這是鷹潭的特點。它一總有四個地區，叫做老汽車站，新汽車站，火車站，同鷹潭街。整齊好看當然要算新近重新建設的鷹潭街，街的折灣處，便是許多級數的下坡路，過一道城門似的洞口，便是一座浮橋。浮橋邊停泊許多大大小小的船舶，那些檣桅，比竹林子還要密。這裏是通贛東北的孔道，商賈雲集。造成了交通的繁榮。明天我便要從這裏乘船北上了。

三　又一程

我住的那家旅館並不高明，坐東朝西，黑暗得很。天下着絲絲的雨，老不肯停，又不能出去走走，真悶得要死。夜幕漸漸的展開了，茶房拿着一架鄉下人用的燈架進來，點燃了菜油燈，這時一燈如豆，秋雨打着窗沿，實在有無限的感慨。攤開被來倒下去悶睡，聽枕邊的呼呼聲，雨愈發大了，心更像油煎一樣。

記得宋蔣捷有一闋詞說得好：「少年聽雨歌樓上，紅燭昏羅帳。壯年聽雨客舟中，江闊雲低斷雁叫西風。而今聽雨僧廬下，鬢已星星也，悲歡離合總無情，一任堦前點滴到天明。」我既已過了少年的黃金時代，又還沒有到那個「僧廬下」入定的工夫，雖然不是「客舟中」，這四壁蕭森的旅人況味，也夠受了。況且家亡國破，胡虜未滅，我還不文不武的一「斌」字號的人兒，實在傷腦筋，好在這回去最前綫是抱着一個美妙的幻想的，這幻想安慰我，送我到甜蜜的夢鄉。

一早起來，雨還是絲絲的下着，風更吹着紙窗「拆拆」的響，但我的旅途經濟告訴我不能在這裏再延擱下那顆向來懶惰的心，包紮起舖蓋，收拾好了，雇一個挑伕，鼓起勇氣，冒着霧一樣的風雨，踏着路上的泥濘跑到浮橋邊。

有許多的划夫走攏來兜攬生意，我問了問到鄱陽的價錢，檢了一個比較便宜些的跳上了船。

雨還是下着，但已經有些晴意了，天也就亮了些。我們這船上是夫妻兩人，那女的臉上有很大的一個疤，都三十來歲，沒有小孩，看樣子他們很相愛的，船也收拾得十分乾淨，我就在船上買了一個蛋湯，草草的吃了早飯，不知怎的，據我的記憶，或許是嗜好，船東出的飯是特別的香甜可口些。一方面固然是飢者易為食的緣故，一方面也是在艱難困苦中的安慰，是比較深刻些。有人說吃飯就是人生一剎時的真正享受，這是不錯的。

我們從這條水路一完再走兩三天的旱道便到達我的目的地了。

等那船伕收拾好了，一篙點開了船，船離岸不過半里，天氣昏昏的，但已不下雨了，雖然時令交冬，兩岸的景色仍是那樣的可愛。岸上有許多人在喊「警報來了」！船伕一面划槳一面說：敵機三架侵入上空，飛得很低，差不多裏面的人頭都可以看清楚，把我嚇一大跳。船伕鄙棄着說：「他媽的皮，吵死人，天天警報，應這些人又要嚇得要死呢」。他一面還帶着諷刺和輕蔑的微笑。是真的，敵人的飛機炸彈給我們民眾的影響，從這話也可聽出，不是威脅，而是厭惡了，

其實這條江要經過餘江，黃金埠，大溪渡，餘干縣境，而達鄱陽。一路上都是魚米之鄉，土地肥沃，居民樸厚勤勞。在從前交通並不如現在這樣便利的時候，那裏的人生活是比較簡單的，後來浙贛鐵路一開，洋貨便充斥了這帶荒落的鎮市。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的魔

五〇—四七六

手逐漸伸進來造成很大的經濟恐慌幾乎因而破產。

餘干的剪刀很出名，來的時候有好幾位太太要我給他們帶。但餘干縣城距離河岸有八里遠，誰能把船停泊在這兒觀光一番替他們買剪刀呢？但我心裏像抱歉似的難過，這只好回來時再說吧。

黃金埠是一個頗大的鎮市，有幾十爿店，市面熙來攘往的夠熱鬧。從前有幾位朋友在這裏當過警佐——現在的警察所長——據說這裏的私娼非常多，拉客住夜，同上海一樣的頑仙人跳，叫女人把你帶到家裏去住夜，弄得兩人親親熱熱，正在不可開交的時候，忽然闖進來幾個男子捉奸，把你的衣服剝光了不算，還另外飽打你一頓，他們叫這打做「吃鵝」。有一位同鄉在這裏吃過蓋頭，所以我們一見面總是笑他在黃金埠「吃鵝」！

船伕的夫妻倆是非常勤勞的，第三天的上午就給他們划到了鄱陽。鄱是濱湖的一個大縣，縣西面的汊港很多，又做了許多工事，所以敵人不敢到這一方來。

縣北有一個不大高的山叫做芝山，上面有一個新近幾年建設起來的廟宇叫做芝山寺，登山一望全鄱的景緻，以至近山遠水，都可收入眼簾。那和尚又是個真正出家人，受了戒，朝過天台禮過觀音。跟他談談經，說說道，是蠻有意思，有個朋友在這裏做什麼局長，現在信佛了，天天唸經拜佛，每個禮拜日，都是到這寺裏來朝拜一回，找這裏和尚談談。

縣東有一個廟「時來風送滕王閣，運去雷轟薦福碑」的薦福碑便在這裏。據士人說是沒有字的，而且給雷轟成了兩截。

這裏因為濱湖，所以魚類是特產，鯉魚出產最豐，價錢便宜得同豆腐差不多，出產旺盛時，商民收集了，把鹽醃起來曬乾了為一種乾鯉魚，是很好的禮品。另外出產一種銀魚，更為名貴。此外則有「天鵝絨」，質地細軟，攜帶便利，亦為當地的特產。許多講究的人，都拿這鵝絨替代棉花。

戰時特殊現象，是河街上加添了許多的古董舊貨攤子，有南昌高橋一帶的風味，這些東西都是義民們在淪陷區內搶運出來的，他們偷偷的進南昌去把那些像電線，玻璃，電話機子，以至於洋釘，鏍旋等等，趁晚上起下來，一批一批的悄悄的運過河來，我們可以想見他們是怎樣的冒着生命的危險的，但敵人是始終沒有辦法奈何他們。

四　棉花客

從鄱陽雇了一個挑子，一肩行李，我們往四十里街走去，另外我還買了一個斗笠，因為怕落雨也。

名叫四十華里其實不過上午就走到了。正在一個茶館裏喝碗茶，歇歇腿。忽然有幾個人叫我，那都是作田農夫的打扮，問清楚

了，原來是我一家，說起來他們都認識我，而我却不認識他們，他們一起有十八乘土車子，都是裝運了滿車的棉花到這裡來賣。不由分說他們砍肉的砍肉，買酒的買酒，硬拉住我同他們一淘吃着他們那種自己淘米煮飯，切肉炒菜的忙亂，那種熱情的流露，幾乎叫我掉下眼淚來。吃過飯，並且打發我那挑子回去，因為他們回去多半是空車，可以搭運我的行李了，免得帶一個人，不但花錢，而且累贅，於是我身不由主的便在那裡住了一夜。

這些人都是住在最前線的，或有的竟住在我敵戰綫的距離空間。他們對於敵人的動作都很熟悉。雖然身子住在我們警戒綫外，敵人一有動作，比方要伕子或是一點什麼消息，他們會馬上跑進來報告區長，報告政府，這邊便老早準備了。他們那種英勇敢的為祖國的熱情是可讚的，敵人任賊什麼親善，始終是他們不共戴天的仇敵。

三杯老酒落肚以後，他們都紅着粗獷的臉，在青油燈下，笑着敘述前線滑稽的事和敵人的獸行。

說有一次一個敵兵竄進那個鄉維持會會長的家裏了，獸慾使敵兵拖住了維持會長的太太求歡。於是那女人說；「我是維持會長的太太」。敵兵說不管這些，我就來與你「太太」睏了一覺以後還是給你去做會長太太。於是硬拖着那女人去房裏睏覺。事畢以後，敵兵疲倦得不能動彈的時候，那女的左一個巴掌，右一個巴掌，同他好玩似的把那敵兵打得兩頰紅腫，像喝醉了酒一樣，剛好維持會長回來，敵兵一溜煙跑了。那會長還把這事叫手下人做了呈文呈上去，弄得什麼人都曉得，傳為笑柄。這結論是「做維持會長的，也免不了當王八，」他們那些農民們邊說邊哈哈大笑。

這條路雖然是縣道，在前幾年是不大有人走過的，他們透大灣轉坐汽車小輪也比較走路快而舒適，自從抗戰以來，江裡湖裏都不大好走了。汽車道又多已破壞，這靠山的僻路，於是交了鴻運。現在已經給人們踐踏成馬路那樣的寬闊和平坦了，但一下雨則泥濘深沒足踝，車馬尤其不好走。好在經過那天時，沒有什麼大雨，小雨潤濕了路，沒有灰沙更好走。他們走得比較快，而我却走的比較慢，起初不甘落伍，跑了一天覺得異常吃力。據他們說帶了空車子行路比較要走的快，的確，走上坡路是人推車子，而下坡路時，則是車子拖着他們跑。

在路上我又碰到一個姓李的朋友的兒子，現在已經這樣高了。從前他還是小孩子，不滿兩尺呢。使我有一種感慨，覺得自己的韶光是無聲無臭的悄悄的消逝了，他帶着兩部車子，都裝滿了貨物，他原來是做棉花生意的，在鄱陽把棉花賣掉，又買了些回頭貨源。他能夠說滿口是商人們的術語，可以說是一口生意經。他的父親是一個佛陀的信仰者，唸了好多年的齋，得有這樣的一個兒子。在這裏我替他們祝福。

他所雇的兩部土車，都是山裡人有一股勞工們所具有的傻勁。他們這一路賣力氣的土車子，運貨是論斤的，多少錢一斤，不管你走多少天，他只給這麼多的錢。所以那些賣力氣的雇傭工人，爲着想多賺幾個錢的緣故，在地頭走的時候，便拚命的裝載，恨不得他一車就可以裝上幾千斤。但一上路，氣力使不出，路一難走，便只得慢慢的拖了。那些農民們，多是自己田裏出的棉花，累了幾天，在鄱陽價錢又賣得出乎意料的好。除了帶些自己家裏需用的零碎東西而外，不再帶什麼回頭貨，多是空着車子，那超過原先預算的收入，使他們高高興興，一路上，這個買肉，那個買酒，快快活活的，有說有笑，走的特別快。那兩部裝重載的山裏人的車子，便不知不覺的落了伍。我雖然一天也能走個百兒八十里，但同他們那樣邊走路邊賽跑的方式，實在有點趕不上。所以也慢慢的在後邊跟着那兩個山裏車伕。

天慢慢的黑下來了，他們說到青鈿埠只有十華里。外有濛濛的細雨，內有分泌的汗汁，染濕了兩個車夫的襤褸的衣衫，那一段上坡路的確不容易走，尤其是這天的小雨潤濕後經過幾千萬人踐踏的山路，就給灑了燈油一樣的滑，不能使勁，一使勁，脚便會溜過旁一邊去。車子走在這裏，實在困難極了。他們況且又是重載。

忽然那個嘴裏罵得最多的粗鄙的車伕，脚那麼一滑，他急忙想來撐住這車子，但結果還是翻在地上了。前面是個嶺，後面是一片無邊的田野，秋後的昏黃的夜色，已經朦朧的罩住這條嶺。

幸而他們一路把貨物綁得很結實，同時又經後邊那車夫歇了自己的車子來幫忙。雖然重新把那翻了的車子得以扶正來，但已經弄得他倆渾身冒熱氣了。我在那車子重復走上路時，望着那車夫的傻勁發笑，車夫瞥見我笑，自己也好笑，他說：「這叫做絕滅嶺，看起來平，走起來陡。」他又說；「𡚸他媽的，十里青鈿埠，兩頭走得哭。」看他那樣子，眞像要哭了。後面那車夫同姓李的，老是默默不則一聲，勾着頭走他的路，好像都各懷有一腔子心事似的。

這一路，五里十里都有中伙飯鋪，有的很乾淨，或具有漂亮的老板娘子或老闆女兒，媳婦不等；有的則就髒得很，叫人看了那些食住雜物而起疑心，弄得「寢食不安。」但一律的價錢公道，賣飯不賣菜，這種古舊的像舊小說上所說的旅店那樣的簡陋，樸實，足以使一個過慣了都市生活的人發笑，但那種節省儉約是適合抗戰時候的下層工作者的。

謝家灘也是戰後新興的鎮市，從到處可見的新屋架子，石木匠的忙亂，可以看出這裏的繁榮了。敵人的本領只能在水旱道的那一條綫上做工夫，雖然以後這地方爲着敵騎兵的竄擾，一把火把謝家灘燒光了，但我們從建設這一方面說，眞是謝謝他爲什麼呢？幾千年來的陳舊的因習，我們的住宅同樣的是太不科學化了，自己折掉，或者燒掉，那是太可惜，也沒有人肯捨己這樣幹，敵人這

一來，我們便可以依照新計劃建築新的住宅了，材料在那些近山地方是十分便當而花不了什麼的。山上柴草樹木一經砍伐，反而稀疏起來，不但小的樹木得以伸出頭來容易長大，卽是從那裏流下來的水也比較清淨些，土人吃了也不再同從前那樣容易得黃腫病了。

謝家灘離張天渡只有十來里路遠近，那裏在鄱陽湖的北岸，是一個頗爲著名的水碼頭，而抗戰以後東北道趕水路到張天渡去的，都必須走謝家灘，成了水旱兩道，南北交通的咽喉。

那裏約計有一百多家舖子，做買賣，趕前程的，像舊小說上說的一樣，眞叫做商賈雲集，輪軸雜奏，十分的熱鬧，我們住在一家門口懸掛着「中秋便益」的招牌的飯店裏，「益」字雖然寫別了；秀才們見了或者要笑掉牙，但推車子的這些伙伴們，是不管這些字別不別的。把車子一齊推進去擠到後邊，便忙着打水洗脚，糴米自己燒飯，塡飽了肚子，預備明天去趕路。我打半斤酒請他們，他們高興得很，天剛一黑就爬上飯店給他們預備的床上去呼呼的睡了。

那老板娘是相當乾淨的，約有二十一二歲，一身的風騷，穿一件淺藍竹布罩衫，已經褪了色，但那月白色益發顯得乾淨，使人油然而生愛好之感；下面是青色布夾褲，一雙苗條的天足白襪黑鞋，襯着那長臉蛋兒，那瘦個兒，風擺柳的腰兒，伶俐嬌媚，叫人在辛苦的旅途上感到一陣甜蜜蜜的慰安。我是本來有一點文縐縐酸溜溜的，在這[illegible]百感交集的旅途上，更是不容易入睡，於是請她買了些肉，炒了碗肉絲子，打了半斤酒，又買了些落花生，便在那堂屋對着那如豆的一盞燈淺斟低酌起來。

那家的老頭子老媽媽，老早就去睡覺了，只剩下這個媳婦兒照應客家。這時，她坐在桌旁靑油燈下趕針綫。堂屋裏打滿了舖，那些客人，在床上有的還談着話，有的却打雷似的發着鼾聲，吵鬧成一片，這情景使我想起我的浪漫史來：

那是一個淸秋的夜晚。倩是將要離開他家到她不願意去的地方去。四週靜悄悄地沒有一些人聲，只遠遠的聽見一兩聲狗叫。她住的地方原本偏僻，家裏的什麼人都睡了，這房間裏只剩下我和她。她原先就替我預備了酒菜，她將她明天要走的消息告訴我，她一向是對我溫柔體貼入微的，我在當時只好忍住了別離的悲痛，強裝着微笑說：

「不走也沒有什麼好辦法，你家裏人還要多生產的一個也沒有，而況那裏一次又一次的錢哪電報哪，儘催促，你怎能不去，況且你也快三十了，也需要一個歸宿呀！」

她的答話是瞟了我一眼，沒有做聲。

我還記得我那時很名士派的做了一律送別的詩：

落拓深慚杜牧之　挑燈密坐意難支

最難遠別將離夜　況値天荒地老時

五〇一四八〇

把盞莫辭千斗醉　歸期猶覺隔年遲
一帆破浪乘風去　叢菊孤舟耐汝思

有一位好事的朋友便給我這詩加上頭尾，說得有聲有色，給在一個頗有權威的某日報上發表，不過謝謝他沒有罵我，後來弄得老前輩們知道了，說：「詩倒聰明，只是不務正，」害我結結實實的挨了一頓臭罵。現在想起來，實在有點糊塗，但人非草木，孰能無情呢？我能同宋朝理學先生一樣的規行矩步嗎？而況他們也會生兒子呢？

多謝日本鬼子，「七七」的炮火，轟走了我那些少爺脾氣同名士派頭，我在故鄉街道上的基石一起挖光了做阻塞工事以後的一個臘月，人們放爆竹過舊曆年的時候，應了一位至友的邀約，參加了這偉大的民族戰爭，算是沒有被這時代所遺忘，得以追求我這人生的真義。

這晚上鄉下飯店的老板娘坐在爐下那種情景，使我這國仇未報的天涯遊子，不禁想起當時那種沒出息的而又甜蜜的勾當，真是如在夢裏，我不禁把那壺酒統統的灌下去，糊糊塗塗地也摸去自睡了。

那是民國十九年的事，蕭家嶺這三個字在我們小縣城的每個老百姓以及軍政人等的心里留下了個很深刻的印象。蕭家嶺離縣城只有八十華里，不要一天的工夫就可以走到，那時×軍盤據在這兒。有一天晚上不知道是誰傳出了×軍到了蕭家嶺這消息以後，那小山城便立刻鼎沸了起來，大家都低着頭懷着一腔心事，匆忙的去預備自已認為應當預備的事，倘遇着熟人也只有把頭略點一點便加緊脚步走前去，怪事！大家都一個樣，就像同受過訓練般的繃着臉沒有一絲笑容。那時我同她還正在熱戀裡，她家裏是頑梗不化的十足的封建思想，又沒有一個問事的人在家。她那時同×姐很要好，我於是跑到×姐那裏，要×姐同她一淘走。切記得那是一個夜晚，×姐是一個未出閣的小姐，她家裡沒有作主的人，聽她的母親的話要過河那邊的村子裏去。於是我安排她們過了河。同着剛到了本縣的一位紳士五先生那裏，一方面看他們這些人的庸人自擾的好玩，一方面是打聽着確實的消息。五先生雖然表面上很鎮靜拿出他在外國所學的軍事學來判斷說「匪是沒有這麼快的，」但一眨眼便不見了，只剩下許多客人胡亂哄哄的交頭接耳在那裏亂成一片。剛於是把我一扯長步的走上街來，在那近街的巷口，遠遠望見五先生後面跟着許多人快步過去，他們連太太小姐一概走光了，只剩下老童，他們家的男用人看門戶。

「蕭家嶺」就是這一次在我腦筋裏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並且幻想那是同梁山泊一樣的險阻，同牛頭山一樣的可怕。

這一回走過蕭家嶺時，雖然沒有懷着什麼害怕的鬼胎，但細

兩迷濛。老趕這山嶺是真有些膽怯怯的。那些棉花客人的空車子跑向前去了，而那兩個山裏人的主車子又被我丟在後邊，孤另另的單身漢，又是黃昏的時分，身上雖然沒有錢，也沒有金戒指等惹禍的東西，但一件大衣，一套華達呢，是在這鄉村可以打眼的，實在叫我心裏暗暗着急。

蕭家嶺是萬山當中的一個嶺，正嶺上有着兩頭各有柵門的一條街，不過十來個鋪子，二三十家店面，多半是關了門的。那上面有碉堡，有××縣的自衛隊守着，過這街盡頭有一道橋，朝左靠山走才是我應走的路，但我匆促間走岔了，過了那橋忽然碰着一個挑東西的人匆匆的走來，我上前問了訊才知道，然我已多走了兩三里的冤枉路了，看看天色漸漸的黑了下來。

從蕭家嶺過去五里地便是黃板橋，再過去五里便是縣行署的所在。因為那山城已經淪陷在敵人的手裏了，便把縣府移到這裏辦公，取名叫做行署。

我本想當天趕到縣行署的所在，但走到黃板橋天色便黑得伸手不見掌了；黃板橋的西頭較蕭家嶺更可怕，從這頭去有個一里多路的森林，陰森森的寂無一人；假如有誰要做強盜，只要拿一根悶棍就夠了，用不到什麼鎗。那一路是一個十多板的像四川棧道一樣的小橋，走在上頭，呼呼軋軋的搖擺，看着底下的一道流水，這橋就像動着似的快要倒去一般。聽說山水一大，可以把這橋冲掉。

我當晚便宿在黃板橋的一家飯舖裏，主人很慇懃，招待我樓上睡，但我的被褥給他們帶上前去了，只得借老板的。當我吃完飯，爬上樓，鑽進他給我預備的被子時，那股味道直把我薰得要命，於是我和了大衣，把脚鑽進那被子裏邊，半靠半躺的算是胡亂的睡了一覺。

雖然是這樣的疲勞，那臭氣的薰蒸還是不能使我安睡，劃了根洋火，點燃一枝煙，度刻如年的，瞧瞧錶才三點半，我便起來了，外邊正嘩嘩的下着雨，天氣在這深山裏也相當的冷，起來喚起店老板燒了熱水，洗了面，算還錢，冒雨走上大道。

雨淋得我那件呢大衣漸漸重起來，眼睛也打不開，於是好不容易的在路旁一處人家，借喝茶的機會，化兩毛錢向他買了一頂破斗笠戴上。脚底下的皮鞋，走在那稀黃的泥土路上，又實在有跌交的危險。

鄉道是新修的，那樣式就仿照城市的馬路那樣都拱着脊梁。這裏說明了我們民族的偉大，這些寬大棚的平舖的大道，在一個月以前還是羊腸小徑；所以在抗戰時期敵人給我們的好處是開發了許多的窮鄉僻壤。比如這些地方向來沒有人過問的，鄉下土佬也是像桃花源裏的人一樣，不知秦漢，何論魏晉的，現在可不同了，老頭子也知道日本，廣田，什麼，和德國的希特勒的向左下垂的

五〇—四八二

流氓式的頭髮，也被那些士佬兒所輕蔑詘笑。從前的那種義和團事變以後所留下來怕外國鬼子的心理，現在也一變而為輕視日本鬼子了。這到是敵人給與我們的一點成績。

五　縣行署

縣行署的所在叫做黃土崗，四面都是山，山頭上都做了工事那些長的山崗上都設了不少的松樹炮，——那是一種鄉下士佬自己做的炮，把一截松樹的正身縱直劈開，挖空了心，再合攏加箍上幾套鐵環，把硫磺，煙硝，碎石子，鋼鐵片雜在一掏灌進去，安上一個引綫，用時點着引綫，引綫走火門裏燃及裏面的硝磺，便天崩地裂的砰然一聲，放出來比大炮還要利害，只是有兩個缺點，一是打不遠，二是打過以後裝藥來得慢。他們為着補救這缺點，第一是敵人不走到山脚，不够火力，他們不發炮，預先將炮裝在山上，對準了敵人必由之路的山凹，澗角上，等到了時候發炮，但這裝炮，放炮的人要有相當的經驗，鎮定，不然他一着嚇，一慌亂，不但炮失去效用，就他自己的生命也同時發生危險。二是用多來補救慢，幾年來，敵人可能來侵犯的要路邊山頂上，差不多都裝有了這種東西，可以說很多很多，不過平時不裝上藥能了，這種東西價廉物美，縱然時機緊迫也犯不上死守，盡保護之責，丟了幾十尊也並不值什麼，不像敵人的大炮丟一尊就是多少萬，爬山越嶺，又不容易補充。那士佬兒是要佔便宜得多了。

有一個笑話，他們笑日本佬沒有見機和無用，他們還另有一種武器是打雁用的「鴕鎗」。有很長很長的鎗桿，裡面灌鉛子，打出去子彈散開來，有大筐這們大的圈圍，大概有一丈的直徑，有回一個日本兵，被這東西打傷了，滿身都是小鉛子，他們的軍醫用鉗器來取，取了一個又一個，於是他們拿去研究，說中國有一種新武器的發明，相戒弟兄們在臨陣的時候要特別小心，不要被這東西打傷，取子是非常麻煩而不容易的。那個受傷的敵兵，結果被那醫官取鉛子照取子彈的方法，每一顆鉛子都拿小刀在那傷了有鉛子的肉上週圍一挖，然後再用鉗子去鉗出來，在他自己費了許多工夫才弄畢他的手續，而結果那傷兵遍體的百孔千瘡，又流血過多，以至於死，真把那些士佬兒笑死了。

從前縣政府的那種封建時代傳留下來的惡習，也已打破了，那種腐化的官僚習氣沒有了，他們真正的跟老百姓站在一起。鄉下士佬兒到縣政府去也不再受到門房衛兵的吆喝了，警役們不再敢在鄉下敲老百姓的竹槓。這同樣是謝謝敵人的，給我們革除了千百年來的封建惡習。

這裏有幾百家人家，百多家舖面，那些不願在敵鐵蹄下做順民的義民，都麕集在這裏，他們住的是茅舍，吃的是粗糲，穿的是補釘上加補釘的衣服，然而他們在這艱難困苦的奮鬥中一個個精

神都比從前飽滿，生活比從前嚴肅，不再是從前那種苟且偷安的事業主義那種小城市的市民的豐度了。這是一個大大的社會進步，從幻夢裏驚覺了過來，他們不再將日子銷磨在麻將桌上，煙燈舖上，茶酒杯上，小說書上，他們從墮落裏得救了，前進了，他們負起了挽救危亡的擔子，朝夕在含辛茹苦中與敵人作着極危險週旋的計劃，當我初看到這些英勇的朋友的劇烈的改變時，我不禁欣然鼓舞起來，在這裏我謹為他們祝福。

週遭風景特別的雄渾，我們生長在江城裏的人，初到這裏，看到那些重巒叠障，聽着深澗鳴泉，過度那長橋流水，簡直像個鄉下土佬兒忽而跑進了上海的大世界那樣，手足無所措的，只顯得自身的渺小。

這裏距離敵人根據點，只有四十華里，但人們都安謐得很，就像沒有什麼，不在乎一般，一樣做他們的事，耕他們的田，牧童到晚從山嶺上回來，在夕暉的投射裏倒坐在牛背上唱新學來的「義勇軍進行曲」。這多美麗，多清幽！但其實他們的生活是極清苦的，而他們的工作則是極度緊張的，差不多每一個人要做兩個人以上的事；這是說以極大的勞力換取最低的生活資料，然而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吃苦奮鬬。

我到行署去，老朋友石君在那裏做三科長，桌上推了一大摺的公事，像幾座連續的山巒，環繞住他。他還是那種簡單樸素鄉下人的老實樣兒，穿的布制服，不抽香煙，喝白開水，早上五點鐘起床，晚上九點鐘睡覺，成了一種刻板的生活樣式。但是在那精神爽爽的壯健體格裏微微的現一點老態。這也許是他的鬢角的幾根白髮告訴我的印象。那澄清的雙眼像一對泉水潭，冷隽澄澈的光輝，投射過來，裏面有熱情，有青春的光燄，把我怔住了。

許多年不見了，久別重逢反而一句什麼也說不出，兩人對坐着，各自搜尋最親熱的談話。半天，我在那簡陋的辦公廳裏木椅上坐了一下，兩個臉上都露着不經見的微笑，不知是歡欣，抑或痛苦或者艱辛。他清理清理案頭的那些公牘，檢要緊的處理了幾件，便要我到他家去吃飯。時間離吃飯還早，我趁這機會到縣太爺那裡去坐了坐。

這縣太爺原來與我也是熟人，那根八寸長的旱煙管給我的印象並不好，雖然他是拿小大英香煙來招待他的客人。據傳說，那裏的老百姓都說這縣太爺很刻苦，每天早上四五點就起床，帶着那些自衛隊和警察隊去爬山，說是練習打游擊，因此人家都稱他做「游擊縣長」。

他用着十分殷勤誠懇的態度接待我，同我談了約十分鐘。所謂的結論，依照他自己的說法是「幹部不健全，意志不得集中」。幹部不健全，在我看來頗是事實，因為好一點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的人材都到大後方去了。剩下的有家累的，懷了點顧忌，便減少

了點勇氣，小夥子又有點兒冒失，常做出些沒有加以深長考慮的事情，所以在他的政治方面的感覺的確是欠缺幹部的。至於意志不得集中這句話在我覺得只表現到這位縣太爺的庸碌，他所說的集中并不是集中打倒日本鬼子與否的問題，而是擁護不擁護他這位縣太爺的問題。因爲那時有許多幹部反對他的吃缺，同他的保守，他於是用那在法院幾十年的經驗與本領，玩弄那些神秘的條文，誘惑那些反對過他的人上了當，用輕輕的幾個字眼要上級使他的反對者坐了牢或者去了職。其實這辦法是不高明的，不久敵人漫山遍野的來了，把黃土崗一把火給燒光了，他自己便因這而僅僅帶了他的太太同一個衞士和一隻小手提皮箱跑出來，沒有和敵人打一鎗，又丟了許多文件，因而撤職，這是後話。有的批評說這是叫做政治的幼稚病，他是要絕對負完全責任的。但依我看來，較之從前我所曉得的縣正堂是進步了許多。

這位姓石的朋友，過的是純戰時生活，很簡單的幾樣菜，使我想起在來時路上吃的「客飯」，就這樣在他家裏草草吃過一頓，因爲天雨，霧從山頭一直漫滅了那些巒嶂，衰草交護着山徑，走不得，我便在這裏休息了一天，我的目的地，由這里還要前進二十華里，那地方叫廟前。

這晚上我便寄宿在這位朋友的堂屋裏，在這十八世紀的深山里，支起了一張行軍床作爲臨時的鋪位，使我想到這一次抗戰的進一步的意義，一切二十世紀的新文化向來都麕集在都市，把深山里的鄉村忘記了，拋撇了在廣大的中華土地上，新文化的急劇的推進，更是靠了有這次的神聖戰爭。

那些做棉花生意的回空車子把我的行李交到了這裏便各自回去了。那兩個山裏人我也沒工夫去訪問，聽取他們一路的新聞。朋友同我談到了深夜，使我明白了許多戰時戰地的事件和新聞。據他說敵人是無足畏的，可怕的是漢奸。

熱愛的友情使我們娓娓的愈談愈親密，他的太太說他吐血病剛好，不應這樣熬夜，催促了好多次，我們才去睡，新的興奮，新的幻想，新的前途的憧憬，使我不能入睡，擁着被同我第一次到上海那晚上一樣展轉反側的睡不着，儘想着一些有趣的問題。

交通參考資料

（一）

中國旅行社潘社長出國攷察道經印度加爾各答，訪晤總領事保君健君，談及加埠現當吾國國際交通之要衝，而食宿之供應，頗為缺乏，國人出國及僑胞回國，一切至感不便，因即建議用總領事館名義設立中國招待所，而由中國旅行社擔負經營之全責。潘社長以該社宗旨所在，未便推却，同時中央各機關駐印代表及國家銀行經理亦均熱烈贊助，敦促實現；乃向各方面探訪，覓妥羅索爾街十二號（12 Russell street）原係公寓之房屋一所及附屋一所，內有客房三十三間，可容旅客七十餘人，已由地方當局發給營業執照，並於四月四日起正式營業。定名為中國招待所，英文之名稱為（Calcutta China House）

（二）

在渝舉辦之交部公路展覽會，於三月十三日籌備就緒，先招待新聞界參觀，於十五日起正式開幕。此次展覽會取材較為廣泛。公路總局各單位對於運輸業務逐年之開展有詳盡之說明。

西北公路運輸，民國三十年起較為冷落，但三十二年每月平均量則超過以往。客貨均有顯著之增加。車輛以年代關係或嫌陳舊，但各種零件之修配，多係自製材料。其他各路所設之工廠，對此亦多貢獻。陳列種類至多，中南橡膠廠將各種破爛車胎整舊如新，中國汽車廠桐油車亦陳列於會場，凡此均可證明在困難中亦可找出辦法。

西南公路陳列沿綫物產，側重於各種輕工業生產，貴州企業公司之出品玻璃瓷器均極精細。玻璃品甚至無殊於舶來者。西北之毛棉紡織成品，更可顯示素較落後之陝甘兩省工業，已造出特殊之風格。至於邊疆方面則包括蒙藏新及滇黔湘等省苗民之文物，為內地不可多見之產品。此外有各公路模型，如川滇東西兩路，川陝路，滇緬路，均為抗戰期間艱辛困苦所完成之後方之大動脈。凡此蜿蜒於拔海二千公尺高原之輸血管，俱係經無數工程人員冒危險流血汗所完成者。參觀會場一週，有如遍遊全國公路。

（三）

交通界消息：盟方供給我國之鐵路重要器材，頃已有運抵國內者；惟一部份因限於天候，尚未能大量運輸；一俟雨季稍逝，即可按量供給。

黔桂鐵路工程局局長侯家源去歲十一月因公赴渝，三月十日公畢經昆抵桂，據談：該路伸延工程所需經費已獲圓滿解決，器材問題，亦無困難。目前獨（山）都（勻

）段業已通車，本月底卽可加强客貨運輸，發揮交通效能。渠對嗣後工程，表示決予再事加强進行，都（匀）貴（定）段本年底前可修通，直達貴陽之計劃，於明年內可望完成。

（四）

粵漢路局，奉令準備復軌工程，現已組成南段測量隊二隊，卽將出發，其北段一隊，俟南段測量完竣後，再行出發，聞該項測量完成後，卽着手橋樑架設工程；先行預備架設各地便橋樑椿及搜集鋼軌，上項材料，擬在三個月內完成一部份云。

又訊：粵漢路資光支綫，鯉魚江大橋工程，本年三月底可以完成。

（五）

湘桂鐵路頃正加强運輸效率。據該路有關方面統計：本年來平均運輸數字，計旅客每月三十四萬人，貨運每月五萬六千噸，鹽運一萬二千噸，較去歲「煤荒」時期加强一倍以上。關於煤質最近卽可逐求改進，今再配以本年內之修換枕木，趕修車輛及清運物資等中心工作，嗣後運輸當可益形加强云。

（六）

黔桂鐵路獨山至都匀段已修築竣事，經於本年二月十六日通車都匀，並於獨山都匀間行駛交通車。於三月三日正式通車都匀，辦理客貨運輸。

黔桂鐵路第二十二次列車，自二月一日起，改定於每晚八時開駛，目前該路行車狀況，頗感良好。

（七）

交部公路總局決定各區綫汽車客貨運運價自三月一日起調整，桂林區方面有關機關因奉令較遲，改由四日起實行，茲探誌各綫運價於次：（一）川滇東路，渝筑、昆筑、柳川、湘鄂、蓉廣、寶漢、白老等綫及川陝豫湘桂東南各區，客票每人每公里改訂為三元二角，貨運每噸公里為四十三元六角。（二）川滇西路，川康路區，川康公路管理局管轄內及康省公路，客運三元四角，貨運每噸公里四十四元一角。（三）滇緬路客運三元八角，貨運每噸公里五十元一角。（四）西北區客運二元，貨運每噸公里二十二元一角。至養路費亦經調整，貨車改為二元二角，自用或營業大客車六角，營業小車三角。

（八）

贛省第四區專署為發展贛南交通，溝通各縣運輸起見，於本年二月中旬着手籌組贛南汽車公司，行駛贛縣公路，至各縣間未有公路者，卽將興工建築。

（九）

交通部川湘聯運處自在重慶沅陵衡陽三地接收包裹聯運以來，商旅稱便。茲據該處公告：自本年二月一日起，更在四川彭水、龍潭兩地增加包裹聯運，全綫運輸均用汽車，限期可達，所有費用，里程等，摘錄如后：（一）里程及運費：渝彭三九五公里，彭龍三〇五公里，龍沅三一六公里，沅衡五三二公里，概按公路總局規定。包裹運價每五公

斤每公里三角另三厘計算（二）限期到達：計渝彭七天，渝龍十四天，渝沅二十三天，渝衡三十天（自交運之次日起計算，每逾到五天賠償損失費按運費百分之二計算。）（三）包裹收發地點；重慶中正路特十號重慶辦事處，彭水總領分處，龍潭川東分處，沅陵驛運碼頭汽車站常晃段，衡陽學宮街一二四號衡陽辦事處。

（十）

交通部公路總局川陝汽車聯運處，自辦理渝寶聯運以來，旅客便利不少。茲悉該處又將發售渝蘭通票至渝與新疆綏遠，寧夏，湖北等省交通，該處及西北公路運輸局正與有關各省洽商聯運辦法，擬於三月起於重慶迪化間，重慶陝壩間及重慶老河口間，每月至少開行班車往返各一次並分在廣元，蘭州，哈密，寶鷄，西安，寧夏，白河等處換車。

（一一）

黔東銅仁至湘西晃縣公路，全程八十一公里已於二月底修築完竣，日內即可通車，將由交部川湘運聯處辦理客運。又玉屏至秀山公路之銅仁松桃段，正計劃修築中，全長二十六公里餘，約三個月可完成。

（一二）

康青路之營日段于本年一月初由交部派員前往試車，據云：經過情形尚稱良好，惟暢通尚有時日。雅富公路之雅榮段，現已進行鋪設路面，本年底即可完工云。

（一三）

交部川鄂聯運處，決定自四月一日起，開闢恩施長沙水陸直達路綫。全綫九日可達。自恩施至沅陵乘車，沅陵以下循沅水乘汽艇至桃源，再由桃乘輪抵此，全部票價四四〇〇餘元，至開班日期，恩施站定每月一日十一日廿一日各開一次，此段路綫通過附帶經營包裹運輸，運費按照公路定量計價，即每五公斤之重量，一公里收費三角五分四厘。

（十四）

中國航空公司，近重訂客貨運價目如下：

起點	終點	客票（每位）	貨運（每公斤）	附註
重慶	昆明	三，二〇〇元	一三〇元	行李與貨物同
重慶	桂林	四，〇〇〇元	一六〇元	
昆明	丁江	四，五〇〇元	一三〇元	
重慶	成都	一，七〇〇元	七〇元	
昆明	加爾各答	七，八〇〇元	二〇〇元	
重慶	加爾各答	一一，〇〇〇元	三三〇元	
重慶	寶鷄	五，七〇〇元	二三〇元	
重慶	蘭州	五，七〇〇元	二三〇元	
重慶	丁江	八，一〇〇元	二五〇元	
加爾各答	重慶	一，二七五盧比		

（十五）

重慶中國航空公司定購客票手續，原由該公司與軍委會航空檢查所合辦。茲自本年二月十五日起，一切手續均由航檢處特檢科辦理，以資統一。

（一六）

中國航空公司原有桂蓉班機，暫告停航，據聞約需時三閱月，始可恢復。

交通部公路總局川湘鄂汽車聯運行程表

渝恩上行通車

開車地名	每月日期			午前行程（公里）	午地膳名	午後行程（公里）	住地宿名	全日行程（公里）
恩施	4	14	24	104	咸豐	56	黔江	160
黔江	5	15	25	76	郁山	53	彭水	129
彭水	6	16	26	69	江口	22	巷口	91
巷口	7	17	27	57	白馬	77	南川	134
南川	8	18	28	86	綦江	84	重慶	170
共計五天				392		292		684

渝恩下行通車

開車地名	每月日期			午前行程（公里）	午地膳名	午後行程（公里）	住地宿名	全日行程（公里）
重慶	4	14	24	84	綦江	86	南川	170
南川	5	15	25	77	白馬	57	巷口	134
巷口	6	16	26	22	江口	69	彭水	91
彭水	7	17	27	53	郁山	76	黔江	129
黔江	8	18	28	56	咸豐	104	恩施	160
共計五天				292		392		684

渝沅上行通車

開車地名	每月日期			午前行程（公里）	午地膳名	午後行程（公里）	住地宿名	全日行程（公里）
沅陵	2	12	22	53	瀘溪	71	所里	124
所里	3	13	23	98	茶洞	94	龍潭	192
龍潭	4	14	24	57	酉陽	118	黔江	175
黔江	5	15	25	76	郁山	53	彭水	129
彭水	6	16	26	69	江口	22	巷口	91
巷口	7	17	27	57	白馬	77	南川	134
南川	8	18	28	86	綦江	84	重慶	170
共計七天				496		519		1015

渝沅下行通車

開車地名	每月日期			午前行程（公里）	午地膳名	午後行程（公里）	住地宿名	全日行程（公里）
重慶	1	11	21	84	綦江	86	南川	170
南川	2	12	22	77	白馬	57	巷口	134
巷口	3	13	23	22	江口	69	彭水	91
彭水	4	14	24	53	郁山	76	黔江	129
黔江	5	15	25	53	兩河口	122	龍潭	175
龍潭	6	16	26	94	茶洞	98	所里	192
所里	7	17	27	71	瀘溪	53	沅陵	124
共計七天				434		561		1015

沅恩上行通車

開車地名	每月日期			午前行程（公里）	午地膳名	午後行程（公里）	住地宿名	全日行程（公里）
沅陵	5	15	25	53	瀘溪	71	所里	124
所里	6	16	26	98	茶洞	94	龍潭	192
龍潭	7	17	27	57	酉陽	118	黔江	175
黔江	8	18	28	56	咸豐	104	恩施	160
共計四天				264		387		651

沅恩下行通車

開車地名	每月日期			午前行程（公里）	午地膳名	午後行程（公里）	住地宿名	全日行程（公里）
恩施	7	17	27	104	咸豐	56	黔江	160
黔江	8	18	28	53	兩河口	122	龍潭	175
龍潭	9	19	29	94	茶洞	98	所里	192
所里	10	20	30	71	瀘溪	53	沅陵	124
共計四天				322		329		651